

清宮三十朝演義

許嘯天先生著



第二册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1059B

建國書社出版
有塗改撕毀照例賠償

清宮十三朝演義卷二

海 館 書

許嘯天撰
施濟羣評

第十七回

依翠偎紅將軍短氣

嬌樓雛兒天子託孤

却說光宗皇帝自從服了李可灼的紅丸，到第二天便歸天。宮裏便頓時擾亂起來。那李可灼進了紅丸，藥死了皇帝，非但沒有罪名，那方從哲反推說是皇帝的遺旨，賞李可灼銀兩。外面便有人疑心是鄭貴妃的指使，便有禮部尚書孫慎行，御史王安舜，給事中惠世揚，上奏章說方從哲有弑逆的罪名。這時熹宗皇帝即了位，知道國事已糟到十分，不願追究家事。但是明朝自從楊鐸兵敗，張宰相去世以後，神宗皇帝二十多年不問朝政，光宗皇帝即位，不到一年，便即逝世，這裏邊再加太監弄權，大臣貪贓，開釐加稅的事體，圖得矢怒人怨，又是什麼東林黨宣崑黨，鬧得昏天黑地。宮裏又鬧什麼梃擊紅丸的案件，全國的君臣人民，終日在慘霧愁雲裏，還有什麼工夫去管那關外的滿洲人。那滿洲的英明皇帝，却趁此機會，得步進步；他一方面勤修內政，一方面結好蒙古，一方面却悄悄的買馬招兵，先鋒隊已進到瀋陽一帶，先攻取了瀋陽東西的懿路蒲河兩座城池。這軍情報到明朝京裏，那神宗皇帝正在宮裏游玩，得了這個消息，便忙得手足無措，立刻陞殿，召集了大小臣工，商議禦敵之策。當時便有人保舉江夏人熊廷弼，熟悉邊情，才堪大用。神宗皇帝聽了，便接二連三的聖旨下去，把熊廷弼召進京來，給他掛上遼東經略使的印綬。又賜尚方劍一口，准他先斬後奏。神宗皇帝打發熊廷弼去了以後，便又躲在深宮裏，不問外事了。他在二十六年

裏面，祇有這一回接見大臣。那熊經略奉了皇上的旨意，便帶領十八萬大兵，殺奔關外來，誰知他纔出得山海關，探子報來，那鐵嶺城又失守了。熊經略便催促兵士，晝夜兼程而進。到了遼陽地方，看看那沿路逃難的軍民，實在狼狽得可憐；又看那駐紮的兵隊，實在腐敗得不成個樣子。他便赫然大怒，捉住劉遇節，玉捷，王文鼎三個逃將，綁在院子裏，審問明白，斫下腦袋來，送到各營去示衆。那班軍士們看了，個個害怕，人人聽令。熊經略一面教練兵士，一面督造戰車火砲，掘壕修城，把十八萬精兵，分紮在駿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幾個要緊隘口上。這時打聽得滿洲兵隊，已到了奉集堡，祇離瀋陽四十五里路；熊經略忙帶領大兵，乘雪夜趕到瀋陽。一面安撫百姓，一面又進守撫順，和滿洲兵對壘。那英明皇帝打聽得熊廷弼是中原第一條好漢，也便不敢進去，傳令退守與京去了。這裏熊經略正要整隊進兵，忽然北京接連來了幾道上諭，把熊廷弼革了職，又派袁應泰接任遼東經略使。熊經略接了聖旨，不得不交卸了兵權，垂頭喪氣的回去；到得京裏，纔知道朝廷大捉東林黨人，因為熊廷弼也和東林黨人通聲氣，所以也把他革了職。這時神宗皇帝已死，朝廷裏正亂得不可開交；熊經略也祇得嘆了一口氣，同老家種地去了。這裏袁應泰接了經略的任，消息傳到英明皇帝耳朵裏，便拍手大笑道：「我獨怕那個熊蠻子，如今他去了，這個袁蠻子却是一個文官，懂得什麼兵法？便又點起大兵，進駐奉集堡。明朝的守將李秉誠，出城應敵；英明皇帝分左翼四旗兵去和他廝殺，却分右翼四旗兵去攻打黃山。四貝勒獨領一枝精兵，殺向武靖營去。英明皇帝親統八旗大軍，進圍瀋陽；一面約蒙古兵在西北角上夾攻，打了十三天，便把瀋陽城打破，急進兵至遼陽。那時

經略使袁應泰，統領大兵，在遼陽駐紮；一聽得瀋陽失守的消息，便嚇得魂不附體，忙召集大小將領，商量守城之策。有一位巡按御史，名叫張銓的，便獻計快快決太子河的水，灌入城壕，沿壕排列槍砲，小心把守。另派分守道何廷魁，帶領五千人馬，在城外東北角上駐紮，成個犄角之勢。那東北角上，有一座馬鞍山，是進遼陽城的咽喉。何廷魁却是一員有名的武將，袁應泰所以派他去當這個要隘。說起這位何將軍，雖十分有英雄氣，却又很有兒女情；他有兩位如夫人，是他心上的人兒。那兩位如夫人，原也長得標緻；一個能操琴，一個能作畫，日夜伴着何將軍，寸步不離的。這兩位如夫人，又各生有一女；那面龐兒和他母親長得一模一樣，何將軍看了，又是十分寵愛。如今聽說要調他去把守馬鞍山，叫他如何丟得下這四個寶貝？嘴裏雖答應着，臉上早露出不快活的神色來。袁應泰深知他的心病，便許他把家眷隨帶在營裏；這一來，把個何廷魁感激到五體投地，便說了一句：末將以死報國！立刻出城去了。那邊英明皇帝，打聽得明白，便帶着砲車，渡過太子河，在東山上結一個大營，和東門的明兵，砲火交攻。明兵漸漸的有些不支。英明皇帝親統八千步兵去攻打小西門，一面又約蒙古兵去當東門；又打發大貝勒帶領左翼四旗，直取馬鞍山的明兵。那何將軍帶兵在馬鞍山駐紮，原要在山下紮營；又怕兩位如夫人受了驚慌，便搬到山頂上一座娘娘廟中去住下。却派一二百名兵士，在山下做探子。誰知那大貝勒在深夜時候，踏雪進兵；這三百名探子兵，在睡夢中，被他們打得一個也不留。待到山頂上，何將軍知道，要衝殺下去，早已被滿洲兵圍得鐵桶相似，休想下得山來。眼看着滿洲大隊人馬，在山下走過，却不會攔得住一個。到第三天，忽見遼陽城中火

光燭天；何將軍知道大事已去，這時也顧不得他的家眷，催逼人馬，衝殺下山去。却被大貝勒的兵殺死的殺死，活捉的活捉，休想逃得一個；何將軍也被他們捉住了，便破口大罵，又被滿洲兵斬成肉泥。山上的兩位如夫人，聽說丈夫已死，便各各抱着他的女兒，向廟後井中一跳。後人感動他的烈性，便把這座廟改稱雙烈婦廟，供着兩位如夫人的神主。此是後話。却說當時滿洲兵打進遼陽城的小西門，放起一把火，城內大亂；袁應泰知勢不可救，便跑上城樓去，意欲跳下城去盡忠。後面巡按御史張銓，却上來扯住了；袁應泰淌着眼淚，對張銓說道：我受了皇上的恩典，不能保守城池，原當以身殉國；但將軍有闔外之寄，我死後還望將軍收拾殘兵，爲退守河西之計。袁經略說罷，急拔下佩刀來，自刎而死；張銓捧着屍首，哭了一陣，正要走下樓去，那滿洲兵已蜂擁似的上來，吃他們捉住，推到大營裏去，見了英明皇帝，頓足大罵，四貝勒聽了大怒，一刀砍下頭來。這時遼河以東七十多城池，都投降了滿洲。英明皇帝便把京師搬到遼陽城中來，這遼陽城失守的消息，報到北京城裏，把個熹宗皇帝急得捶胸頓足。第二天臨朝，便商議抵敵滿洲的計策。當時大臣劉一燝出班，奏請皇上，仍舊起用熊廷弼；又薦王化貞巡撫遼東。皇帝一一依他奏章，立刻派人到鄉間去，把熊廷弼拉進京來；熹宗皇帝在偏殿賜宴，拜他做遼東經略使，給他統帶二十萬大兵，又向山東登州萊州地方調動海軍，歸他節制。大軍出發的時候，皇帝親送出城，賞一件麒麟戰袍，彩幣四箱；又在城外設宴，命滿朝文武大臣，陪他錢行。熊經略打發王化臣，帶領大兵，先出關去；自己却帶了四千名親兵，慢慢的向遼東進發。沿路察看地勢，撫問民情；到了廣甯，便住在經略衙門裏。第二天，王化臣來見熊經略。

問起兵隊的事，王化臣同稱：已把大軍分做六營，沿遼河西岸把守着。熊經略聽了，大不高興。說：遼河狹窄，難守，堡小難容大兵；今日的情形，祇須牢守廣甯。如今駐兵河上，兵分便無力；倘然敵兵以輕騎偷渡，專打一營，力必不敵。一營敗，那六營都敗，便是廣甯也守不住了。熊經略再三開導，無奈王化臣生性倔強，依舊把守遼河去。這裏祇留經略使的親兵四千人，把守廣甯城。熊經略看看王化臣不聽號令，他是一位巡撫官，又不好輕易得罪他；祇得寫了一本奏章，送回北京去。誰知滿洲英明皇帝，用兵神速；這時他統領八旗大軍，渡過遼河來，攻打鎮武西平閭陽鎮寧一路的明兵，却十分勇猛。打一處得一處，攻一城破一城，王化臣在閭陽地方大敗。這戰報傳到廣甯，熊經略十分驚慌，急急帶了兵隊，從錦州趕到大凌河去；在山僻小路上，遇到王化臣，赤腳蓬頭，祇跟着兩個差役。他見了熊經略，不禁號咷大哭起來。熊經略嘆了一口氣，說道：早不聽我的話，致有今日之敗！如今大事已去，我兩人祇有拚命而已！正說話時，忽聽得前面金鼓大震，一彪軍殺出，正是大貝勒代善，帶領他一萬鐵騎兵，直衝過來，一陣混殺，早把四千個明兵，殺得和落花流水一般。熊經略和王巡撫夾在難民裏面，逃進關來。這時英明皇帝，早已攻破了廣甯城。北京城裏，接連接，着敗陣失城的戰報，嚇得合朝文武，個個都面無人色。熹宗皇帝赫然大怒，下旨捉住熊王二人，押到西城去斬首；把他的腦袋，送到邊地上去號令。那邊英明皇帝，既得了廣甯各地，便又把京城搬到瀋陽來駐紮。把東路兵馬，聚集在瀋陽地方，兵有十萬人。一面和諸貝勒大臣，商量進攻山海關之計；一面再派精明的探子，前去探聽明朝的消息。這時明朝已改任王在晉為遼東經略使，在山海關外八里鋪地方，造一座新

城，設下關隘，小心把守；這時忽然有一個大漢，獨自騎着一匹馬，闖出城來。嘴裏大聲說道：「祇求皇上給我軍馬錢穀，我一人便足以對付十萬滿兵。」那把城兵士聽得了，立刻送他去見王在晉，問起遼東的事體，他便滔滔不絕的說了個透澈。王經略大喜，一面把他留在城中，一面上奏皇帝。原來這大漢，名叫袁崇煥；在熊經略任上，也曾做過武官。後來明兵大敗，他便流落在關外，到處察看地勢，訪問風俗，因此結識了許多關外的屯民，和關內的散兵；後來北京聖旨下來，任袁崇煥爲關外監軍，發國庫二十萬，着他招募散兵。這時兵部尙書孫承宗，也十分信任袁崇煥，常常在熹宗皇帝跟前，替他說話。後來王在晉告退，袁崇煥便做了遼東經略使。袁經略主張水陸並重，陸路守甯遠城，水路守覺華島。袁崇煥在甯遠地方，造高大的城池，激勵將士，誓與城共存亡。到天啓六年正月，英明皇帝，親統大兵十三萬，去攻甯遠；袁經略聽說滿洲兵到，便把葡萄牙國的大砲，排列在城上。又調善放火箭的福建兵，把守城頭。親自登城督戰，吃喝睡息，都在城樓上，和兵士們一樣；那兵士們個個感激，都肯爲袁崇煥拚命。袁崇煥在敵樓上，和他的繙譯官談詩論文。忽然城外金鼓大震，袁經略笑說道：「敵兵來了！忙把大砲架起，又從城堞上推出一隻一隻木櫃，櫃裏面躲着火箭兵；看看滿洲兵已到外城，這是袁經略的計策，把敵兵誘進外城，一聲砲響，那外城門緊緊關住，滿洲兵好似圍在鐵桶裏。城頭上砲火齊發，祇聽得一片哭聲，打死了滿洲兵無數；停了一回，轟的一聲，地雷大發，祇見空中拋起許多滿兵，都是焦頭爛腦，斷手折腿的。這時那英明皇帝，也被困在內城，被地雷打倒在地；虧得他身傍有一個小兵，搶得快，把英明皇帝抱起。接着又是第二個地雷起來，正在英明皇帝倒上

的地方；那小兵跑得快，已經被城牆上一塊磚頭落下來，打在英明皇帝的腦殼上，昏暈過去了。這時滿洲兵馬大亂，各人自投生路；大貝勒在塵土中爬起來，找到了他父親，忙扶在馬上。幸而這時東面城根，被地雷震坍了一個缺口；大貝勒保着他父親，從缺口裏逃出去。在路上遇到四貝勒，帶兵來接應。這時英明皇帝已清醒過來，覺得渾身疼痛，知道自己內傷甚重，便吩咐大貝勒從速退兵，守住廣寧要緊。自己卻坐着船，沿太子河下去，到清河地方，在溫泉裏洗了一個澡；看看傷勢一天重似一天，英明皇帝睡在牀上，幾回暈絕過去。他昏昏沉沉的時候，心中便記念着他最心愛的繼大妃烏拉納喇氏，和納喇氏生的九王子多爾袞。便打發人星夜到瀋陽去，召他母子到來；一面又到營中去，把大貝勒代善喚來。那大貝勒聽說父皇傳喚，忙把兵權交給四貝勒，匆匆趕到離瀋陽城四十里駿難堡地方來。納喇氏先到，見皇帝病勢危在旦夕，不由得坐在榻前，悲悲切切的哭泣起來；第二天，大貝勒也到了。英明皇帝偶然清醒過來，一手拉着納喇氏，一手拉着代善，囑咐了許多身後的話，又說道：納喇氏是我最愛的妃子，我死以後，你須如母親一般看待他。當時大貝勒聽了父親的話，便對納喇氏跪下去，磕了三個頭，嘴裏喚着母親，說道：母親放心，孩子一輩子孝順便了。英明皇帝在枕上看了，便點着頭說道：這纔是我的好孩子！停了一回，又說道：講到立太子的事體，我心裏很歡喜九王子多爾袞；可惜他年紀還小，懂得不得什麼。你是大哥哥，又是我的孝順兒子；我死以後，你做個攝政王，守候你弟弟年紀大了，便保護他登了皇位。這是我肚子裏第一件心事，如今趁沒人在跟前的時候，俺爺兒兩個說定了，免得日後爭執。說着，便拉過多爾袞的手來，放在大貝勒手心裏；

大貝勒一時感動了骨肉的情分，便把他弟弟攬在懷裏，緊緊的摟住。英明皇帝看了，微微一笑，便把雙脚一頓，兩眼一翻，死過去了。納喇氏倒在他丈夫身上，號咷大哭。那代善和多爾袞兄弟兩人，也拉着手對哭。正悽愴的時候，忽見四貝勒慌慌張張的進來，見他父皇死了，他也不哭泣，便連連追問：父皇可曾吩咐立誰爲太子？大貝勒見他氣色不善，知道一時不能直說，便含糊說道：父皇纔死，我們諸事再從長計較。四貝勒聽了，冷冷的說道：有什麼從長計較？父皇身後，立太子是第一件緊要事體。大哥請在裏面料理父皇的喪事，俺如今手中有的是兵權，可以做得主；便是那阿敏、莽古爾泰兩位哥哥，俺也和他們商量過了，他們也很肯聽俺的說話。外面的事體，大哥哥不用管，由俺安排去。四貝勒說完了話，便揚揚得意的出去了。這裏納喇氏和大貝勒看了這情形，知道四貝勒外面已有預備，這件事，倘然爭鬧起來，定然十分兇險。便是納喇氏，也不願把自己寵愛的兒子送性命去。當下便悄悄的求着大貝勒，千萬不要把父皇要立多爾袞做太子的話說出來；情願丟了這個皇位，保全母子的性命。大貝勒看看納喇氏求得可憐，便也耐了這口氣。到了第二天，諸位貝勒大臣，把英明皇帝的屍首迎進瀋陽城去，在正殿上供着；自有達海法師，帶領衆喇嘛僧，在殿上唵經超度。看看到了大殮時候，那許多文武百官，和貝勒親王，都齊集在殿上，預備送殮。忽然四貝勒，二貝勒，三貝勒，各各帶着佩刀，闖進殿來；後面跟定了二三百武士，一字兒站在階下。四貝勒走上殿去，口中大聲嚷道：還有大事未定，父皇的遺體且慢收殮！說着，過去一把拿大貝勒拉了過來。嚇得滿殿的大臣，都面無神色。祇聽得四貝勒大聲對大貝勒說道：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不可一日無主；如今父皇

賓天，已有三日，還不會立定國主，弄得外面軍心搖亂。我雖掌着兵權，却一天一天的壓不住起來；你若不信，你看四貝勒說着，舉手向殿門外一指，祇聽得唿喇喇一聲響亮，那殿門一重一重的一齊打開；殿門外站着無數的兵士，各各全身披掛，擎着雪亮的刀槍。他們見了四貝勒，便齊聲嚷着：四貝勒萬歲！把手裏的刀槍高高舉起，不知大貝勒見了這情形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士人積習，獨成風氣；清流自賞，每以空言賈實禍。如明之東林黨、宣崑黨，招忌集怨，至身敗名裂；於國於家，如無幾微裨益。而在上者，每喜羅致以博聲譽。卒之小人之忌之也益甚，而身位亦隨之以去。如態廷弼者，自壞長城，貽誤戎機，國亡家破；彼所謂名士者，其罪實與賣國奸臣均等也！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讐言也。蓋孝為天性，忠乃人事；至欲於情愛天中求疆場效命之死士，尤屬不合人情。蓋長於兒女情者，無不短英雄之氣。如何將軍者，以戀內之人而欲其折衝沙場，徒中於一時之虛榮，不有馬鞍山之役，吾已卜其必敗矣。

袁經略畢竟不凡。甯遠之戰，頓使奸雄墮膽；地雷一發，惜乎不中！然赫赫英明帝，於以喪其生。吾於此益痛明時之自命為高人義士者，何不於此羣策羣力，奠定國基？毋使養癰貽關內之患也。

第十八回 逼宮庭納喇氏殉節 立文后皇太極鍾情

却說殿外兵士，喊過萬歲以後，四貝勒又接着對大貝勒說道：父皇臨死的時候，祇有俺和哥哥兩人送終；俺父皇對哥哥說些什麼來？大貝勒聽了四貝勒的話，纔明白他的意思；心想自己原不想做什麼太子，樂

得順水推船，解了這個讎恨。當下便說道：父皇臨死的時候，曾對俺說來：四貝勒年少有識，應立爲太子。這句話一出口，接着殿下又齊聲喊着：萬歲！便有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搶上殿來，扶着四貝勒，在寶位上坐定。回過頭來，對大衆說道：如今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也無所爲立太子，不立太子，國不可以一日無君。如今俺們便奉四貝勒爲君，有不依的，看我寶刀！說着，自己先爬下地去，對四貝勒行了大禮。那滿殿的文武百官，也不由得一齊上去磕頭朝賀，口稱：皇帝萬歲萬歲萬歲！這四貝勒到了這時候，倒又不好意思起來，忙拉着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並肩兒坐下，同受百官的朝賀。一時朝賀已畢，刺麻僧前來請皇上送殮。皇太極坐在上面，動也不動。大貝勒認做他沒有聽得，便重說了一邊；皇太極忽然說道：大行皇帝還有心願未了，且慢收殮。接着便傳承宣官，請繼大妃出殿。大貝勒聽了，知道皇帝不懷好意，忙上去奏道：不可！來，是如今繼大妃已是太后的地位，皇上倘有諭旨，祇宜屈尊到太后宮中去傳諭；二來，如今大行皇帝新喪，繼大妃正萬分傷感的時候，皇上不宜有所宣召。皇太極聽了，笑笑說道：大貝勒的話雖是不錯，但是如今的事，不是朕敢宣召繼大妃，仍是大行皇帝的遺旨宣召大妃；朕如何敢違抗父皇遺旨？大貝勒聽他名正言順，也不好再去攔阻；不一刻，那納喇氏滿面淚痕，走出殿來。文武百官上去請安，皇太極也請過安。喝一聲：聽遺旨！皇太極自己先朝上跪倒，文武百官也跟着跪倒；祇聽得皇太極爬在地上，說道：大行皇帝有口詔付朕遺：我死後，必以納喇氏殉葬。這句話說罷，便站了起來。納喇氏聽了這句話，喻的一聲，一縷柔魂，飛出了泥丸宮；身軀一歪，倒在宮女懷裏。停了一回，悠悠醒來；他親生子多爾袞多鐸兩人，上去拉住他母

親的衣袖大哭起來。納喇氏也哭着說道：我自十二歲得侍奉先帝，至今二十六年，海樣深情，原不忍相離。祇是我兩兒多爾袞多鐸，年紀都小，我死以後，總求皇上看先帝面上，好好看待他。說着，便對皇太極拜下地去。皇太極也慌忙回拜。納喇氏站起身來，回宮去了。停了一回，宮女出來，報說：大妃已殉節了！接着，又報說：庶妃阿濟根氏，德因澤氏，也自縊死了。這裏正殿上，纔大吹大擂的把英明皇帝的屍首收殮起來。從此改年號稱天聰元年，皇帝稱做太宗。這太宗皇帝，又因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有功於他，便也另眼相看。每日設朝，便和三位哥哥並肩坐在上面，受百官的拜跪。後來太宗又和大貝勒商量立皇后的事體。大貝勒便問：意欲冊立何人？太宗說道：父皇在日，雖已給朕娶了元妃，此外後宮得寵的妃嬪，却也很多；但是朕心目中，祇有那博爾濟吉特氏。朕意欲立他爲后，又怕人知道他是再醮之婦，給人恥笑，因此遲疑不決。大貝勒便回奏道：陛下也忒煞過慮了，從來夫婦以愛情爲重，吉特氏既合陛下的心意，便也不妨冊立爲后；若然怕人恥笑，臣今有一策，陛下可與吉特氏重行婚禮，告過宗廟，還有誰敢取笑陛下？太宗聽了，連說：不錯。又說這禮節却須十分隆重，如今却叫誰去籌備這個大典呢？大貝勒思索了一回，說道：有了！有了！陛下宮裏不是有一個范先生麼？他肚子裏有的是禮數，不妨叫他去擬來。太宗聽了，也點頭稱是。這日退朝回宮，便把那范文程傳了進去，一夜工夫，擬定了一張大婚的禮節單兒。太宗下旨，發交禮部籌備。一霎時滿城傳遍，都嚷道：皇帝要娶皇后了，到了大婚的那日，皇宮裏燈彩輝煌，果然熱鬧非常。皇后坐着鳳輦，一隊一隊細樂，迎進宮去；見了太宗，先行君臣之禮，後行夫婦之禮。皇帝和皇后並肩坐在寶座上，受過百官的朝

賀；然後起駕往太廟行廟見禮。回進宮來，受過妃嬪的朝賀，又行家候禮；那弟兄叔伯妯娌姊妹，都一一見過禮，接着又受命婦的朝賀。行禮已畢，夫妻雙雙同寢宮去行合巹禮。太宗放眼看時，見吉特氏穿着皇后
的服式，便覺得儀態萬方，容顏絕代；後面隨的一羣妃嬪，雖也華服鮮衣，却都被吉特后的顏色壓下去了。
好似鴉鵲隨着鳳凰，野花傍着牡丹，都是黯然無色。太宗這時心中，止不住癢癢的，忙命衆妃嬪退去，自己
拉着吉特后的纖手，並肩坐下，淺斟低酌起來。原來這位吉特后與太宗的一段姻緣，真是說來話長；如今
趁他們吃酒的空當兒，待我約略的補敘幾句：講起這段姻緣，還是在英明皇帝出兵撫順這一年結成的。
皇太極的生母，便是葉赫納喇氏；這時英明皇帝和葉赫氏十分恩愛，皇太極也長得俊秀聰明，越發能夠
得他父親的寵愛。皇太極年紀雖輕，辦事體却極有決斷；因此英明皇帝把他留在城裏，代理部務。又叫阿
拜湯古岱，塔拜，阿巴泰，幾個哥哥，幫着他照料照料。皇太極牽了父親之命，不敢怠慢，日日夜夜辦着公事，
連吃飯睡覺也沒有工夫。葉赫氏見他兒子這樣辛苦，不由他不肉痛起來。又知道他歡喜打獵的，父親在
家的時候，他終日在外面追飛逐走，快樂逍遙；如今拿他拘束得寸步不移，豈不要把他悶壞了。葉赫氏想
到這裏，便和皇太極的幾位哥哥商量，弟兄五人，輪流着管理部務；皇太極空下來，也給他出外去舒散舒
散。幾位哥哥都答應了，便放他三天假，聽他游玩去。皇太極得了空，依舊帶了他一班侍衛，到西山打獵去。
他們打得高興，愈走愈遠，足足走了四五十里路；便在深山裏支起棚帳，胡亂宿了一宵。到了第二天，又向
前進，打得的野獸越法多了；看看走到一座松林裏面，遠望林外空地上有一羣梅花大鹿，正在那裏吃草。

皇太極見了，開心得了不得，忙發下號令去；一百多名騎馬的侍衛，向西面趕去。這裏祇留下皇太極一個人，站在林子裏；忽然一頭母鹿，被人追趕得慌慌張張，躡進林子裏來。皇太極見了，急急跳上馬，搶上前去；那母鹿見林子裏有人，便向東一繞，繞出林子外，箭也似的逃去。皇太極那裏肯捨，在後面緊緊跟住，在一片平陽上，流星似的趕着；皇太極的一匹馬，是有名的大宛馬，騎在馬背上，又穩又快，真是瞬息千里。看看趕上，皇太極便左手彎弓，右手抽箭，吱吱的連飛三箭；有一箭射中在母鹿的背脊上，那母鹿忍着痛，便發了瘋似的，帶跑帶跳，竄過山頭去。這匹大宛馬也有幾分左性，見這頭鹿逃得快，他便追得快；看看追過山頭，前面漆黑一座林子，高高的兩座山岡對峙着，到掛在林子上面。皇太極這時覺得有些疲倦，意欲到林子裏去休息休息；那頭鹿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便放寬了手中的繮繩，慢慢的踱到林子裏面；正要下馬，忽然腦額子後面呼的一聲，一支箭從頭頂上飛過。接着呼呼兩支箭，一支從皇太極的臂下攢過，一支直插在肩頭的軟甲上。皇太極知道有人謀害他，忙一低頭，把手中繮繩緊一緊，那頭馬潑刺刺直向林子裏跑去。祇聽得後面一聲吶喊，一陣馬蹄聲，緊緊跟住；那飛蝗似的箭，在他馬尾肩頭落下來。一支箭，射中了馬的後腿；一支箭，射在皇太極的大腿上。幸而路隔得遠，箭力不強；皇太極急把箭頭拔去。那馬中了箭，發起怒來，大叫一聲，四脚騰空，穿岡越嶺的過去；皇太極騎在馬上，緊緊抱住馬頸子，耳中祇聽得風聲嗚嗚的響着，昏昏沉沉的跑了許多時候，那馬纔慢慢的放緩來。皇太極在馬上，喘過一口氣來；抬頭看時，四圍一帶山岡，草長鶯飛，另是一種風景。遠遠聽得山泉潺潺的響，皇太極嘴裏覺得萬分枯渴；又想

這頭馬也乏了，須得給他吃一口水，養息養息精神，再想法覓路回去。回過頭去看看，後面並沒有人追趕，他便跳下馬來，一手拉着繮繩，在長草堆裏，慢慢走着。那腿上的箭創，原不十分疼痛，走着路也沒妨礙。聽聽泉聲，近在耳邊；左找右找，却是找不着。慢慢的走過一座山峽，祇見那一股瀑布，從山峽裏直衝下來；曲曲折折，向平地上流去，流成一道小溪。皇太極蹲身下去，拿手掬着泉水，吃了幾口，頓覺神清氣爽；又拉着馬走下溪去，吃水，他自己坐在溪邊養一回神。正靜悄悄的時候，忽聽得一聲吶喊，接着馬蹄聲和風馳電掣一般的過來。皇太極此時已成了驚弓之鳥，聽了這個聲音，不由得心頭一陣亂跳。心想，莫非那讎人又追上來了嗎？幸而他坐在溪邊，身子却被溪岸遮住，來的人還看他不到。皇太極這時悄悄的把馬拉近身來，伸長了頸子，向岸上一望，祇見一片平陽，有三四十個騎馬的，正在那裏追一頭大狼。那頭狼被他們趕到平地上來，東奔西竄，四面都有騎馬的圍定；再看馬上的人，不由皇太極怔了一怔，原來那騎在馬上的，並不是男子，却個個都是粉裝玉琢的女孩兒。他們一面追着野獸，一面吶喊着；這頭狼給他們逼得無路可走，便向溪邊奔走。五六個女孩兒，拍馬追來，看看快到溪邊，皇太極却忍不住了，便彎弓搭箭，覷定那野獸的腦門，颯的一箭，中個正着。同時有一個姑娘，馬跑得快，趕上前來，一箭也射中在那野獸的腦殼上；和皇太極那枝箭，恰恰對面。這頭狼，長嘯一聲，倒在地下死了。那姑娘趕上前來一看，見有兩枝箭，却十分詫異；正出神的時候，後面一大羣女孩兒，都跑到溪邊來，圍定那隻死狼。就中有一個女孩兒眼尖，一瞥眼，見溪中有一個男子站着，忙聲張起來，大家都跑到溪邊來，皇太極這時也躲不過了，祇好拉着馬走上岸來。

許多女孩兒領他到一位姑娘跟前。去。皇太極抬頭一看，不覺眼花撩亂起來。這姑娘真長得俊呢！你看他苗條的身裁，嫵娜的腰肢，短袖蠻靴，紮縛得俊俏動人。再看他臉上時，一張鵝蛋樣的臉兒，不施脂粉，又白淨，又滋潤，好似一塊羊脂白玉。彎彎的眉兒，剪水似的瞳兒，瓊瑤似的鼻子，血點也似的珠唇，兩邊粉腮上，露出兩點笑渦來。這時他見了陌生男子，不覺有點含羞，便回過頭去對身傍的侍女說道：你問他，是什麼人？怎麼這樣沒規矩，闖進俺們的圍場來？那侍女聽了，便過來對皇太極說道：俺姑娘的話，你聽得了麼？連問了幾句，皇太極却是開不得口。原來這時皇太極眼中見了這絕色的女孩兒，早把他的魂靈兒吸去了；祇是眼睜睜的望着，任你再三追問他，好似不會聽得一般。這時他前後圍着許多女孩兒，見了他這種失魂落魄的樣子，大家笑說道：這人怕是聾子嗎？又說道：怕是啞子嗎？又說道：怕是傻子嗎？內中有一個女孩子，冷笑一聲，說道：什麼傻子，他正是一個壞蛋呢！一句話，引得他們姑娘也嗤的一聲笑了。皇太極聽得有人罵他壞蛋，纔明白過來，禁不住哈哈大笑，說道：我做了一輩子貝勒，誰也不敢罵我壞蛋，今天吃你這黃毛丫頭罵得好兇。他們聽他說是貝勒，便又吃吃的笑起來，說道：再沒看見這樣的窮貝勒出來連侍衛也沒有一個，却自拉着馬。我家塞桑貝勒出門來，前呼後擁的帶着一百多人，那纔正是威風呢！皇太極到此時，纔把自己的名姓家世，和出來打獵，獨自射一隻母鹿，不覺走遠了路；又在半路上遇見饑人，一陣子亂跑，不覺跑到這個地方來；前前後後，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那位姑娘聽皇太極吐露真情，他也聽得父親常常說起：如今建州部落，如何強盛；那四貝勒又是如何英雄。如今看他果然是一表人才，說話流亮。從來

佳人愛才子，他不覺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意。便開口說道：「既是建州四貝勒，俺們都是鄰部，這地方離貴部已有二百里路，想來貝勒一時也不得回去。俺棚帳便在前面，請貝勒過去坐著，喝一口水再談罷。」說著，自己攀鞍上馬，在前面走着領路。這時皇太極早已被他這嚶嚶鶯鶯聲迷住了，也不由得上馬跟去。後面一羣女孩子，說說笑笑，跟着轉過樹林，便露出一座大棚帳來。皇太極跟着走進帳去，分賓主坐下。侍女拿上酥酪饅饅來，他肚子裏正飢餓了，便也老實不客氣，一邊吃着，一邊動問姑娘的家世。那姑娘笑笑說道：「這地方已是科爾沁部邊界，俺父親便是部主博爾濟吉特塞桑貝勒。皇太極聽他說是塞桑貝勒的女兒，早不禁心中一喜，忙上前去請了一個安，說道：「原來是一位格格，真是冒犯冒犯！」他說着，偷眼看他肌膚白淨細膩，心想這玉人兒，果然名不虛傳。原來這滿洲一帶地方，人人知道塞桑貝勒兩位格格，是兩個尤物；因他皮膚潔白如玉，那大格格便名大玉兒，二格格便名小玉兒。這時皇太極故意弄個狡獪，接着問道：「請問格格的芳名是什麼？」那大玉兒聽了，便把頸子一低，拿手帕掩着珠唇，微微一笑，不肯答他。誰知傍邊站着的侍女，却接着答道：「俺格格名叫大玉兒。」這大玉兒聽了，霎時把臉兒放下來，慌得那班侍女倒退不迭。大玉兒把手一揮，說道：「快出去！莫在此地多嘴；不奉呼喚，便不許進帳。」那班侍女見格格發怒，忙一齊退出，找女伴們說話去了。這帳裏祇留下大玉兒和皇太極二人，唧唧嚶嚶的直到天晚，也不喚張燈，也不傳晚飯。侍女們又不敢進帳去問，祇在帳外伺候着。祇聽得裏面說一陣，笑一陣，直到天明，纔喚侍女預備酒飯。大玉兒和皇太極並肩兒坐着，淺斟低酌起來，這一席酒直吃了兩個時辰。皇太極因記念家裏，再三告

辭，大玉兒沒奈何，祇得打發人到自己部落裏去調一隊兵士來，護送皇太極回家去。侍女們留心看時，祇見他格格兩個眼皮哭得紅腫，騎在馬上直送到邊界上還不肯回去。皇太極再三勸慰，兩人並着馬頭，說了許多話，纔依依不捨的分別。大玉兒也無心打獵了，便捲旂息鼓，回自己部落裏去。却說葉赫納喇氏自從皇太極出去打獵，他心中常常掛念着；第一天夜裏不見他兒子回來，原不十分盼望，因為皇太極打獵，常常在外面過夜的。到了第二天，看看天晚還不見他回來，心下便着急起來，直到上燈時候，祇見跟去的一班侍衛，慌慌張張的跑來說：四貝勒走失了。葉赫氏便詫異起來，仔仔細細的盤問那班侍衛，他們也說不出個原因，也祇說：大家趕一羣鹿去，祇有四貝勒留在林子裏，待到回來，林子裏找時，已是影跡全無。後來又在山前山後各處找去，直找到天黑，也不見四貝勒的影踪。奴才們沒有法想，祇得先回來稟告大福晉，請大福晉想個主意。葉赫氏祇生有這個兒子，如今聽說走失了，不由他不吊下淚來，便立刻傳集一千兵士，同着侍衛再到西山上找去。對他們說道：倘然不把四貝勒找回來，休想活命！可憐那班兵士們，翻山過嶺的找尋，直找到第四天上，祇見四貝勒洋洋得意的回去。葉赫氏見了，一把摟住，心肝肉兒喚着問着：四貝勒不說別的，祇嚷着快打發人到科爾沁說煤去！那班福晉格格聽了他的話，認做他是瘋了；葉赫氏再三追問，四貝勒纔把遇見讎人和見了大玉兒的情形說了出來。又說：我這一遭纔看見真正的美人呢！又立逼着他母親打發人說親去。葉赫氏聽了，縐一縐眉頭，說道：父親不是早已給你說下親事了嗎？怎麼又到別家說煤去？四貝勒再三纏擾不休，他母親便推說：你父親早晚要回來了，這事體也得待你父親回

來做主。四貝勒無可奈何，祇得天天望着父親回來。不多幾天，那英明皇帝果然回來了。此番出兵，又打了勝仗，正是十分高興；四貝勒把說媒的事體說了，英明皇帝一口答應。吃過了慶功筵宴以後，便打發大臣帶了許多聘禮，到科爾沁說親去。四貝勒自從大臣去了以後，六天伸長了頸子盼望着。望了許多日子，好不容易，盼望到這大臣回來，祇見他拿去的聘禮，又原封不動的帶了回來。英明皇帝問時，那大臣說道：可惜去遲了！臣到科爾沁部，見塞桑貝勒，把來意說了；塞桑貝勒一口回絕，說小女却巧已於昨天說定了，配給葉赫國貝勒金台石的世子德爾格勒了。臣當時不信，那塞桑貝勒說：媒人現在，便喚出一個人來，原來是葉赫國的臣子，名叫阿爾塔石的。當時臣也無話可說，祇得告辭回來。英明皇帝聽了這話，便也沒得說；祇是皇太極聽說這樣一個美人，被舅舅家的表哥搶了去，他如何肯依？便逼着他母親去對他舅舅說，要把那美人讓給他。葉赫氏關礙着自己娘家人的面子，如何肯去說？皇太極惱恨起來，便打算帶了人馬打他舅舅去。英明皇帝攔住了，一面給他成親。四貝勒在新婚的時候，倒也忘了那大玉兒了。誰知後來因為葉赫部暗助明國，英明皇帝在薩爾滸山打敗了明兵，便移師去征伐葉赫。皇太極第一個告奮勇，充着先鋒隊去打東城；這東城正是金台石父子兩人住着。皇太極心中記掛着大玉兒，便督率士卒，不分晝夜的攻打；那座東城，居然被他打開了。金台石帶了他的福晉和小兒子，逃在高臺上。四貝勒認是那大玉兒也；在高臺上，便帶了兵士，把高臺緊緊圍定，大叫：舅舅快降！免得舅母表嫂受驚。後來聽說大玉兒還在宮裏，却巧大貝勒代善，也帶兵到來；他便把人馬交與哥哥，自己帶了一二百親兵，飛也似的趕向宮裏去。那大

玉兒自從嫁了德爾格勒，倒也一雙兩好，夫妻兩人，常常並馬出獵，放鷹逐犬，十分快活；有時想起未嫁時候和皇太極在棚帳裏一夜的情愛，便又忍不住芳心搖動起來。祇因德爾格勒待他萬分恩愛，便也慢慢的把想皇太極的心淡了下去。到了這時，國破家亡，他丈夫又被滿洲兵捉了去，生死未卜；獨自一人，躲在宮裏，心中不由得害怕起來。轉心一想，我家和愛親覺羅氏是甥舅之親，想來他們也決不難爲我丈夫的。正想時，祇見那班宮女，倉皇失色的跑進來，說道：不好了！滿洲兵已闖進宮裏來了！接着又聽得外面許多脚步聲。大玉兒到了此時，也祇得大着膽，帶着宮女出去，正顏厲色的對那班兵士說道：你們帶着兵器，向宮裏亂闖，是何道理？你家皇帝和我家是耶舅至親，便一時失和，也不該來騷擾宮禁。你家皇帝知道了，怕不砍下你的腦袋來。看他的容貌，真是豔如桃李；聽他的說話，又是冷如冰霜。把那班兵士倒弄得進退兩難，手足無措起來。正尷尬的時候，忽見一個少年將軍，騎着馬，飛也似的趕來，到宮門口下馬。那班兵士見了，忙上去打了一個簽，嘴裏叫着四貝勒，垂手站在一傍。大玉兒認得是皇太極，偷眼看時，見他面龐兒越長得俊秀了；止不住粉腮兒上飛起一朵紅雲來。那四貝勒搶上前去，請了一個安，問一聲表嫂好；偷看他粉龐兒，又比前豐滿得多了。一時想起從前的情愛，忍不住接近身去要拉他的手；同心一想，給兵士們看見不好意思。便回過頭來，把手裏的馬鞭子一揮，說一聲：退去！那班兵士，便和潮水一般的退出宮去了。皇太極這纔挨身上去，向大玉兒兜頭一揖，說道：俺來遲一步，驚動了嫂嫂，請嫂嫂恕罪，俺在這裏陪禮了。大玉兒嬌羞滿面，低頭斂袖，含笑說道：貴部兵士闖進宮來，不由俺不害怕；幸得貝勒到來，免受驚恐。但是俺

如今變了亡國的宮嬪，便受些驚嚇，也是分內！又怎麼敢怨恨貝勒呢？他說着，由不得眼圈兒一紅，向皇太極臉上看了一眼，露出無限怨恨來。皇太極看了，恨不得上去撫慰他一番，又礙着宮女的眼，一時不敢放肆。便挨近身去，低低的說道：我站了半天，腿也酸了，可否求嫂嫂帶我進宮去，略坐一回？我還有緊要的話奉告。大玉兒却坦然說道：彼此原是最親，坐坐何妨？說着，自己扶着宮女在前面領路，皇太極在後面跟着他，曲曲折折走過許多院子，到了一所錦繡的所在，皇太極知是大玉兒的臥房了，却站住了，不好意思進去。大玉兒回過頭來，嫣然一笑，說道：這地方可還坐得嗎？皇太極接着說道：坐得坐得！忙走進房去，揀一個座兒坐下。大玉兒打發宮女出去，皇太極看看左右沒人，便站起來，上去拉住大玉兒的手，說道：嫂嫂，想得我好苦吓！大玉兒一摔手，轉過背去，拿一方大紅手帕抹着眼淚，抽抽咽咽的說道：好一個薄倖郎！祇說得一句，便悲悲切切的痛哭起來。皇太極這時打疊起千百溫存，把從前一番經過，和自己的苦心，委委宛宛的說了出來；接着又說了無其數的勸慰話，又自己再三賠着罪。好不容易，把這位美人的眼淚止住了。皇太極伸手過去，輕輕的把他拉近身來，一面替他揩着眼淚，說道：你不用過於傷心，我若不真心愛你，便也不拚着性命來打仗了；如今既見了你，俺們從前的交情還在，你還愁什麼國亡家破呢？他兩人墜歡再拾，破鏡重圓，便說不出的有許多悲歡啼笑。要知道這大玉兒後來到底怎樣做了皇后，且聽下回分解。

創業者，爲子孫而私天下。然子孫亦因天下而自殘骨肉。大業未成，橫屍殿陛；努爾哈齊死而有知，當亦自傷徒爲其子孫作傀儡也。

凡事有因必有果。惟情愛天中，尤爲歷歷不爽。大玉兒與皇太極圍獵相遇，因也；日後納爲文皇后，果也。然使彼一對美男女，祇留此帳中一宿緣，從此海角天涯，相思不相見，保此純潔之愛情，留爲千古佳話，豈不甚佳？然天地齷齪，必欲皇太極殘花再拾，卒釀成清室開國時一段穢史，是尤爲因中之因果中之果。於以見男女之事，初合爲情，再合爲淫也。

從大玉兒圍獵說來，直至宮中敘舊，又堂皇，又纏綿，凡手不能任此。

第十九回 朱脣接處嫂爲叔媒 黃旗展來臣尊帝號

却說：大玉兒原是天生尤物，他在七歲的時候，跟着奴僕到牧場上去游玩；有一個喇嘛，見了他便說道：這位格格，却有大貴之相。奴僕在一傍笑說道：俺科爾沁貝勒的格格，不貴也是貴了，何用你多說？那喇嘛搖着頭說道：我說的貴，是貴爲天子的貴。那班奴僕又笑說道：你這和尚說話，越說越離遠了。俺這滿洲地方，和內外蒙古，那裏找個天子去？難道叫我們格格嫁那明朝皇帝去？這幾句話，大玉兒的母親常常拿他說笑，大玉兒也聽在耳朵裏。如今見了皇太極，又想起他父親現在已做了皇帝，保不定他將來也是一個太子。再加他兩人原有一番舊日的恩情，如今他又在患難之中，心中早有了一段私意。他兩人在宮中唧唧嚶嚶的談着心，宮女們在房門外站着，又不敢闖進房去；隔了半晌，裏面傳出話來，給福晉備馬。祇見皇太極和大玉兒兩人手拉手兒，走出宮來；大玉兒又招呼他貼身服侍的四個宮女，一齊上馬。皇太極帶領着到自己宮裏去藏起來。從此大玉兒做了皇太極的妃子，宮中都稱他吉特妃子。皇太極又看他在吉特氏面

下求着父親，饒了德爾格勒的一條命。這都是過去的事實：如今皇太極趁自己即位的時候，便把他心愛的吉特氏冊立了皇后，稱爲孝莊文皇后；他的元配，祇封爲關雎宮宸妃。文后住的宮，稱做永福宮。太宗皇帝天天在永福宮裏住宿，別的妃嬪，休想得到一夜的臨幸。皇太極雖做了皇帝，祇因常常要陪伴文后，所有國家大事，都由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分管。這時十四親王多爾袞，年紀祇有十五歲；十五親王多鐸，年紀祇有十三歲。因爲文皇后歡喜他弟兄兩人，便留在宮中，常常和皇后做伴。太宗也因他母親死得慘，這時良心發現，便格外好意看待他。多爾袞格外生得乖巧，面貌也漂亮，文皇后格外多歡喜他些。文皇后有一個妹妹，名叫小玉兒，這時也跟着他姊姊住在宮裏，却和多爾袞同年伴歲。他兩人朝朝見面，自然容易親熱；再加那小玉兒的面貌，和他姊姊真是長得一模一樣。他姊妹兩人的皮膚，都長得潔白無瑕，因此他父母便拿個玉字做他的名字。這時正是長夏無事，文皇后午睡醒來，不見了小玉兒和多爾袞兩人，知道他們又往園子裏玩耍去了，便也帶着幾個宮女向園裏走來。走到一帶高槐下面，樹蔭單地，遠遠的祇見小玉兒坐在樹根下一方湖石上。不知什麼事惱了小玉兒，慌得多爾袞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向他拜着；小玉兒祇是轉過臉去不理他。文皇后看了，不覺好笑起來。說道：「小丫頭！總是這副執拗脾氣，老不肯改的。說着，自己在一方湖石上坐下，吩咐宮女過去把他兩人喚來。多爾袞走到皇后跟前，皇后伸手過去，把他攬在懷裏；多爾袞跪在地下，仰着臉，皇后兩手按在他肩上，低着頭，子看他。真是長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忍不住低下頭去，在他唇上親了一個嘴。說：「好叔叔！你愛上了他嗎？我便拿他給你，好嗎？」多爾袞倒也乖巧，聽

了，忙磕頭謝恩。這時小玉兒站在一邊，心裏雖也愛多爾袞；但是見他姊姊和他親嘴，心裏不覺起了一陣醋意。後來聽他姊姊又把自己的終身許給了多爾袞，他臉上一陣臊，便一轉身飛也似的逃去了。到了晚上，皇后把這個意思對皇帝說了；皇帝也十分歡喜，立刻傳了內務大臣來，吩咐給十四親王造一座高大的王邸，便在衍慶宮後面。到了第二年，多爾袞和小玉兒都是十六歲了，便行了大禮；這一場喜事做得十分熱鬧，便是他小夫妻兩口也過得十分恩愛。可是這一來，却撇得文皇后十分冷靜了。雖說有太宗皇帝天天陪着，但是從來說的，日久生厭；任你是第一等的恩愛夫妻，倘然是朝夜不離，行監坐守，甜蜜到十分，親熱到十分，便也要覺得厭倦起來。何況赫赫一位皇帝，有的是三宮六院；纒立遠視而望幸的，隨處都是。皇帝到了厭倦的時候，豈有個不想異味的嗎？因此太宗空閒下來，也常到別的宮院裏去走走，越法撇得皇后冷清清地。皇后到十分冷靜的時候，便帶了一班宮女，臂鷹跨馬，依舊到外面打獵去。滿洲人無論男女，都拿打獵當一件消遣事體；皇帝知道了，也不去攔阻他。誰知皇后今天打獵，明天打獵，却打出意外奇緣來了：這一天，皇后在花崗子打獵，正追着一頭野豬；皇后馬快，趕在前面，追進林子去。那頭豬却也乖巧，儘在林子裏左繞右繞；皇后盤馬彎弓，東趕到西，西趕到東，兀自射他不着。把個皇后弄得嬌喘細細，香汗淋漓；正忙亂的時候，那頭豬忽然惱怒起來，大叫一聲，掉轉身體，直向皇后撲來。張着血盆似的大口，露着鋼刀似的齒牙；把個皇后嚇得魂不附體，嬌聲叫喚起來。正危急的時候，忽聽得颼颼兩聲，左右林中飛出兩枝箭來；不偏不斜，齊插入那頭野豬的兩隻耳朵裏去。祇聽大噯一聲，這頭野豬也倒在地下死了。接

着後面的宮女也趕到了，皇后略定了一定神，便吩咐到左右林子裏搜人去；誰知也不用搜，那林子裏攢出兩個大漢來，一齊跪倒在皇后馬前。皇后吩咐宮女問他什麼地方人姓什麼？叫什麼？爲什麼？躲在這林子裏？那兩個大漢見問，便有一個磕着頭說道：奴才名叫王臬，他叫鄧倚子，都是山東人氏，祖上在關外做買賣，折了本錢，流落在遼陽地方，不得回家。因爲家貧，不能度日，幸喜習得一手弓箭，便以打獵爲生。弟兄兩個，常在撫順捉幾頭野獸度日；這幾天因爲那地方野獸稀少，所以趕到這瀋陽地方來尋些野獸。祇因人地生疏，不知道這裏是禁地，誤犯了娘娘的聖駕，求娘娘饒恕了奴才一條狗命罷！皇后聽他說話伶俐，狀貌魁梧，心裏不覺一動；又想起方纔那種慌張樣子，虧得他兩人救了危急，心裏又有幾分感激他。心想在宮裏終日和宮女纏得怪膩的，這兩人說話又伶俐又爽快，倒不如把他兩人帶進宮去，空閒下來，也好找他說話解解悶兒。皇后想到這裏，便自己撥轉馬頭，繞到林子外去，把個貼心的宮女喚近身來，悄悄的對他說了，自己却在林子外面等了一回，宮女把王臬鄧倚子兩人領出來，皇后看時，不覺好笑起來；原來他們把這兩個漢子也打扮成宮女模樣。趁皇后回宮的時候，混進宮去。從此這兩個獵戶，一跤跌在青雲裏，輪流着伺候皇后，空閒下來，搬出許多鄉間的故事來說說。文皇后生長宮闈，這些事體，真是他聞所未聞，他越法覺得這兩個人可愛；因此文皇后便安安靜靜的住在宮裏，也不出去打獵了。好得太宗皇帝終究是英雄性格，他在宮裏和皇后妃嬪廝守得膩煩起來，便天天上朝，和貝勒大臣們商量國家大事。天聰五年十一月的時候，忽然有探子報稱：內蒙古林丹汗，私受明朝賄賂，白銀四萬兩；現今出兵在西刺木倫

上源地方，窺探我國邊地。太宗皇帝聽了，十分動怒。說：我國和林丹汗結盟在先，共拒明國；如今他們貪利忘義，罪由自取，朕誓必討之。一面把國事託付給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一面點兵大隊人馬，親自帶領着，直攻察哈爾。太宗皇帝多年不打仗了，如今帶兵出來，却十分有興；到第二年，又召集了許多蒙古歸附來的部主，到西刺木倫河上，過興安嶺，到達里泊地方，打敗了林丹軍隊；那林丹汗帶了他的人民，逃過歸化城，渡過黃河口，到大草灘地方，忽然害病死了。太宗皇帝便收兵回去，路過明國邊地，他便越過萬里長城，到大同宣府一帶地方，耀武揚威的走着。明朝人也奈何他不得。到天聰九年時候，打聽得林丹汗的兒子額哲，逃在托里圖地方，另立了一個部落。小玉兒雖說是一個女流，他却勸多爾袞帶兵出去收服額哲，借此也立些功勞；多爾袞却也聽小玉兒的話，便奏明太宗皇帝，出兵到托里圖地方，收服了林丹的部衆，又得了林丹的傳國璽回來。從此內蒙古各部落，完全歸併在太宗部下。太宗見多爾袞有功，便又格外和他親熱，常常傳他夫妻兩人進宮去；姊妹弟兄四人，在一塊兒吃酒說笑。那皇后從小看多爾袞長大，自然格外親熱些。皇后長得一個美人西子似的，任你鐵石人見了，也要動心。這時皇后親手遞一個果子去給多爾袞，多爾袞忙上前接着；在皇后的臂膀上一擦，覺得滑膩如酥，不覺心中一動。他想：小玉兒的肌膚白淨滑膩和他姊姊不相上下；這皇后身上不知怎麼個有趣？我今生若得和皇后真個銷魂，便死也甘心的。他祇是怔怔的想着，皇后問他說話，也不聽得了。皇后看他這癡狀的樣子，知道他心中不轉好念頭；又看他臉兒，依舊是眉清目秀，唇紅齒白，他陡然想起那年在槐樹蔭下和他親嘴的情形，不覺心中一動，急回過臉

去，不覺一陣臊熱，紅上臉來。幸而這時皇帝，正和小玉兒說着話，不會留意到他們。但是他兩人，自從這一回種下愛根，到底忍耐不住；後來鬧出一段風流佳話來，這也是前生注定的緣份，無可免強的。這都是後話。第二天，太宗坐朝，祇見武英郡王阿濟格出班奏道：「今有明將總提兵大元帥孔有德、總督糧餉總兵官耿仲明，帶領他兵士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名，前來投降我朝。如今他兵隊駐紮在安東，現有降書在此，請陛下下的旨意。」說着，把那降書捧上御案去。太宗看時，上面大略說道：「昨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衆兵奮激起義，遂破新城，破登州，隨收服各州縣。繼因援兵四集，圍困半載，我兵糧少，只得棄登州而駕舟師，飄至廣鹿島。本師即乘機收服廣鹿長山、石城等島。久仰明汗網羅海內英豪，有堯舜湯武之胸襟；是願率衆投誠，特差副將劉承租曹紹中爲光容。汗速乘此機會，成其大事；即天賜汗之福，亦本帥之幸也。」太宗看了降書，不覺心中大喜，立刻傳見劉承租曹紹中兩人，當面褒獎了幾句。又打發二貝勒、三貝勒、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帶了大隊人馬，到安東迎接去。那明朝和朝鮮，聽說孔有德、耿仲明兩人在安東上岸，便也調動兵隊，前去攔擊。祇因滿洲兵十分利害，孔耿二將的兵也出死力抵抗，便得安全上岸。太宗傳諭賜他田地房屋，在遼陽地方；孔耿兩人心

中十分感激，要親自進京去朝見太宗，當面謝恩。當下便寫了一道謝恩表文道：

皇上萬福萬安。德等所部先來，官兵俱已安插，均蒙給糧，恩同於天。德等欲赴都門謝恩，聽候皇上鈞旨，赴闕叩首，不勝戰慄之至！

太宗聽說孔耿二將要進京來，便親自帶了許多貝勒大臣，迎接上去；走到渾河右岸，遇見了太宗，住在一座黃緞的棚帳裏。孔有德和耿仲明走進帳去，爬在地下磕頭；嘴裏說：謝皇帝天恩。太宗忙上去親自扶他起來，又伸着兩手在他腰上一抱；兩邊站着的大臣，臉上都不覺露出詫異的神色來。原來這抱見的禮，是滿洲人十分看重的；如今太宗和孔耿兩人行抱見禮，那班大臣心中十分詫異。行過了禮，便在帳中賜宴；當時下聖旨，封孔有德做都元帥，耿仲明做總兵官。第二天，太宗同京；孔耿兩人也跟着進京去。連日許多貝勒大臣，輪流替他二人接風。孔有德每天朝罷回來，住在客館裏，和耿仲明談論太宗的恩德，沒有報答的法子；後來孔有德想出一個尊號的法子來，立刻邀集了許多滿洲蒙古的貝勒大臣，在客館裏商議上皇帝的尊號。那班貝勒大臣，一齊說願意；便請范文程擬表文，又把表文寫成滿蒙漢三國的文字。趁明天大朝的時候，吏部和碩墨勒根代青貝勒多爾袞捧着滿洲表文，科爾沁國土謝圖濟農捧着蒙古表文，孔有德捧着漢字表文，一齊跪在殿下。侍衛官把表文送上龍案去，太宗看時，上面寫道：

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及外藩諸貝勒，恭惟皇上承天眷佑，應連而興；當天下昏亂之時，修德體天，逆者威之以兵，順者撫之以德。寬溫之舉，施及萬方。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內外化成；上台天意，下協輿情。以是臣等仰體天心，敬上尊號，一切儀物，俱已完備。伏願俯賜俞允，勿虛衆望。

太宗看了說道：現在時局未定，正在用兵的時候，也無暇及此。諸貝勒大臣一齊勸駕，說道：從來說的名正言順；皇上功蓋寰宇，如今要用兵明國，須先上尊號，纔能和明朝皇帝下個敵體的戰書。太宗聽他們說話

有禮，便也答應了。揀了個吉日，祭告天地，受寬溫仁聖皇帝的尊號，改國號稱大清，改元稱崇德元年。第二天，太宗帶領諸貝勒去祭太廟，尊始祖稱澤王，高祖稱慶王，曾祖稱昌王，祖稱福王，尊太祖努爾哈齊稱武皇帝，廟稱太廟，陵稱福陵。封孔有德做恭順王，耿仲明做懷順王。此外貝勒大臣，都加封進爵；一面拜睿親王多爾袞爲統帥，進兵到大凌河，猛戰三天三夜，打破了大凌河，捉住明將祖大壽，又放他回國去，替清朝做着偵探。多爾袞又進兵圍住錦州，消息報到明朝，熹宗便拜洪承疇做經略使，就帶王樸、曹變蛟、馬科、吳三桂、李輔明、唐通、白廣恩、王廷臣八個總兵官，參將游擊守備二百多名，馬步兵十三萬人，去救錦州。把營頭紮在松山城北，乳峯山的山岡上。多爾袞打聽得明朝兵勢浩大，怕自己抵敵不住，便打發旗牌官回盛京求救兵去。太宗得了消息，便立刻調動大隊兵馬，親自統帶着，到錦州來。京城裏的事體，自有鄭親王濟爾哈明照管。不多幾天，太宗兵馬到了遼河西岸，多爾袞前來接駕，便說起洪承疇兵來攻我右翼和土謝圖親王的營盤，被我們兵士打退。太宗聽了，也不說話，騎着馬帶着許多親王大臣，到松山腳下去看敵兵的形勢。回到自己營裏，便吩咐把大兵散開，包圍住松山到杏山這一段路；又從烏忻河紮營，直紮到海邊，攔斷了一條大路。那明朝兵將，見自己被清兵包圍住了，心裏個個驚慌起來，都打算偷偷的逃去。到第二天一清早，明朝八個總兵官，都帶領本部兵馬，鳴鼓吹角，直衝進噶布什賢的陣地裏來；誰知那噶布什賢已早得了太宗的機宜，祇是把守營門，掩旂息鼓的不動聲色。看看明兵走近營門，祇看見紅旗一動，營裏面萬弩齊發，一箭一個。明兵的先鋒隊，被他射倒了四五百人；明兵嚇了一跳，急轉身逃命。後面的人馬，被

前面的人馬衝動，一齊和潮水一般倒退下去；祇聽得吶喊聲，叫號聲，自己踏死自己的兵馬，也不知有多少。清國兵馬乘勢追殺，鑲藍旗擺牙喇，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四路夾攻，直追到塔山地方。明兵有糧米十二堆，在筆架山地方，統被清兵奪去。明朝將官吃了這一回敗仗，都打算逃回國去；撤退了七營步兵，靠着松山城駐紮。那清朝鑲紅旗兵攔住了明兵的去路。第二天，洪承疇傳令猛撲鑲紅旗兵，兩軍各出死力對敵，正殺得起勁，明兵一見前面一簇人馬，張着黃傘，傘下面一個人威風凜凜的騎在馬上，早嚇得心驚胆戰，撇下敵兵，便逃回營去。太宗一面鳴金收軍，立刻傳集諸將，到帳下議事。太宗說道：我看明兵營中旌旗不整，今夜敵兵必逃。當即傳令着左翼四旗擺牙喇，合着阿禮哈蒙古兵，噶布什賢兵，連接着擺一個長蛇陣；直到海邊，攔住明兵的去路。不知明兵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色爲婦德之賊，亦爲禍水之階。文皇后豔絕人寰，葉赫以此喪其國。清室亦以此亂其綱。既醮劉郎；復醮小叔；不卹以其妹小玉兒爲犧牲品，爲便彼叔嫂之私圖。然吾可斷言文皇后初遇皇太極，爲情後嫁德爾格勒，爲義；再醮太宗，已爲淫矣。迷惑小郎，淫之至矣！收容王臬鄧倚子，則淫而濫矣！然所爲淫者，實美色階之厲也。女之有色者，往往不安於岑寂，好自炫耀，種種孽障，從此起矣。美色可不懼哉！小玉兒之色之才，未必弱於乃姊。其才尤能獨見其大。彼勸多爾袞爲國宣勞，非徒以色迷惑丈夫者可比；奈何多爾袞之孽，因已種於前，不獨小玉兒因此死，即多爾袞錦繡前途，亦毀於是。女色之誤人，有如此！

羣臣推戴，非忠於其主也，爲私人利祿耳！彼高坐殿陛者，自以謂富貴無極；實則羣臣以傀儡玩之，子孫以大馬視之。然千古爲皇帝者，均不能打破此大謎也。

第二十回 傳疑案宸妃逝世 驚豔遇洪帥投誠

却說這一夜一更向盡，祇聽得北風獵獵，刁斗聲聲；清兵營中，烈焰如晝。太宗坐在豹皮椅上，許多猛將分左右站立；御案上攤着一張地圖，太宗手指着地圖，對衆將講着敵兵的形勢。正說着，忽然有一個將軍進帳來說道：「明軍人馬在暗地裏移動，今夜怕要來偷營，請萬歲保重。」太宗聽了，冷笑一聲，說道：「鼠輩決沒有這樣的膽量。」一句話沒有說完，忽然探馬來報說：「明兵逃了！那吳三桂、王樸、唐通、馬科、白廣恩、李輔明，幾個總兵，帶了馬步兵，向噶布什賢陣地上逃去。」太宗聽了，祇說得一個追字；那左右猛將，一齊走出營門，各帶本部兵馬，着地捲起一陣狂風，向海邊追去。這裏太宗又打發蒙古固山額真阿賴、庫魯克爾、漢察哈爾，各帶本部兵馬，埋伏在杏山一路；如見有敵兵，立刻攔頭痛打，不得遠追，也不得擅自回軍。又下令睿郡王多爾袞、貝子羅託、公屯濟一班主將，帶領四旗擺牙喇兵，和土謝圖親王兵，前往錦州城外；塔山大路上，攔腰截斷敵兵；又傳令達齊堪、辛達里、納林，率領鎗砲手，前往筆架山保守糧米；又傳令正黃旗阿禮哈超哈，鎮國將軍宗室巴布海、肅章京圖賴，帶兵去攔截塔山路敵兵；又傳令武英郡王阿濟格，也去攔截塔山路敵兵；倘然敵兵要偷過塔山，可率領巴布海、圖賴從甯遠直向連山路上追去；又令貝子博洛，帶兵從桑噶爾塞堡攔截敵兵。又打聽得明國郎中張若麒，從小凌河口坐船逃去，便令鑲黃旗蒙古固山梅勒章京賴

虎察哈爾部下巴特吧帶兵往前追趕。各路兵馬，奉令四出趕的趕，殺的殺，可憐那班明朝兵丁，被清兵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東奔西逃，祇恨爺娘不給他多長兩條腿，跑得快些。太宗皇帝看看軍事順手，便命多爾袞、阿濟格，調動主要軍隊，進圍塔山；又調紅衣大砲十尊，幫着攻打，打破了塔山城，活捉明副將王希賢。參將崔定國、都司楊重鎮、明總兵吳三桂、王樸，逃向杏山城一帶去。太宗秘兵進逼松山，四面掘壕，緊緊圍定。當夜明總兵曹變蛟，撤退乳峯山的兵隊，棄營偷逃，衝進太宗的御營來；太宗上馬提刀，親自督戰。曹變蛟受傷，逃回松山城去。卻說噶布什賢帶兵在杏山埋伏，守候到第三天，果見前面塵頭起處，一隊明兵到來。打聽得是總兵吳三桂、王樸帶領他本部人馬，要逃向甯遠去；噶布什賢按兵不動，待明兵過去一半，一聲砲響，伏兵齊起，好似餓狼撲羊，一陣掩殺，明兵死了三四千，贖下來的，也是四散逃去。吳三桂帶領敗殘人馬，逃到高橋地方；一聲吹角，清國伏兵又起，前面一員大將，正是多鐸，攔住去路，大聲喊殺，聲震天地。慌得明兵手忙腳亂，反撞進清朝營盤裏去；被清兵關起營門來，殺得一個不留。吳三桂和王樸兩人，單身獨馬，落荒而走。這一場好殺，先後斬殺明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多人，得到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駝六十六匹，盔甲九千三百四十六副。當夜太宗便在營裏犒賞兵士，大開筵宴；正吃得熱鬧時候，貝勒岳託站起來，對太宗說道：「臣請陛下下令，領一旅兵隊，趁今夜月色皎潔，前去攻取松山城。」太宗搖着頭說道：「不可。我國將士連日血戰，趁今夜無事，便該休養；再者，你也莫小覷了這座松山城，我打聽得城裏明朝將士很多，有洪承疇、邱民仰、張斗姚、恭王士禎這班大將，又有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帶領三萬人馬，把守城池。就

中那位洪經略，是朕心愛的；聽說他是中原才子，又熟悉中國政治風俗，朕欲併吞中原，先要說降這位經略大臣，纔能成功。太宗說着，祇見帳下走出一位大臣來，說道：「這事容易，臣和松山副將夏承德，頗有幾分交情；如今臣親自送勸降書，走進松山城去，先說降了夏承德，再請他幫着臣說降洪經略，豈不是好？」太宗看時，原來是貝勒多鐸。不覺大喜，說道：「吾弟肯親自去說降，是大清之幸也！」當下修下勸降書，帶了五百名兵士，走進松山城去；這裏太宗伸長了頸子望他，直望到日落西山，纔見多鐸回來。說夏承德頗有投降之意，洪承疇卻抵死不從；他說：「城可破，頭可斷，大明經略卻不可降！」太宗聽了，縹一縹眉頭，便把范文程傳來，再寫一封勸降書，着范文程自己送去。洪經略總是個不肯降。太宗一連送了六回勸降書，後來洪承疇素興關上城門，拒絕來使；太宗無法可想，祇得把勸降的告示，綁在箭頭上，射進城去。那告示上大略說道：「余率師至此，知汝援兵必逃；預遣兵出圍守松山，使不得入。自塔山南至於海，北至於山，去路俱斷；又分兵各路截守，被斬者屍積遍野，投海者海水爲紅。今汝援兵已絕，此乃天意佑我也。汝等早降，決不殺死；并保全汝等祿位，爾等可自思之。」

到了九月初一這一天，太宗看看洪承疇終沒有降意，便帶領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大臣們，拈香拜天；一面打發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同守盛京。一面拔塞齊起，向松山進兵；傳令：「儻然遇見洪經略，須要活捉，不可殺死。」親自押着紅衣砲隊，直攻松山。洪承疇在城裏，出死力抵敵，兩軍相持不下。忽見一匹馬飛也似的向御營裏跑來，守營兵上前扣住，馬上一位將軍，跳下馬來，手裏捧着文書，直跑進帳去，將文書送上御

案太宗看文書時，不覺赫了一大跳。原來這人是來報喪的。太宗的元配關雎宮宸妃，已死了。太宗雖寵愛莊后，但宸妃和他是結髮夫妻，自有一番恩愛。太宗不覺大哭，便立刻把兵事交給諸位貝勒，星夜趕回盛京去。說起這位宸妃，卻也有十分姿色，祇是趕不上莊后那種風流體態。太宗念夫妻分上，也時時臨幸。這莊妃着了心中，不免起了一點醋意。此番太宗出兵的時候，宸妃還是好好的，不會有一點疾病，誰知太宗出兵不多幾天，宸妃忽然死了。當時大學士希福剛林、梅勒章京冷僧機，得了宸妃薨逝的消息，急急進宮去察看。見宸妃面貌很美，豐容盛鬋，也不像是害病死的。希福剛林看了，十分詫異，說道：「皇上遠出，宮裏大變，倘然皇上回來問俺，叫我拿什麼話回奏呢！」冷僧機在一旁說道：「這個容易，我們祇叫把關雎宮裏的宮女捉來，審問他宸妃死的時候，有什麼人在身傍，我們便把那人抓來一問，便可以知道了。」這幾句話，傳到永福宮莊后耳朵裏，不禁慌張起來，忙打發一個小宮女出去，把大學士傳進宮去，一面又把睿親王多爾袞傳進宮去，幾句話，把一天大事，化爲烏有。第二天，多爾袞打發冷僧機出城去迎接聖駕，冷僧機是多爾袞的心腹，見了太宗，自然有一番掩飾。這裏希福剛林聽了皇后的吩咐，便潦潦草草，把宸妃的屍身收殮了。太宗到來，祇看見一口棺木，便也沒有什麼說的。那皇后又怕太宗悲傷，便打疊起全副精神，趨奉太宗。太宗有這樣一個美人陪在身傍，有說有笑，早把一肚子悲傷，消滅得無影無踪。皇后知道太宗歡喜打獵的，便哄着皇帝到葉赫部打獵去；兩人談起舊情，便越法覺得恩愛，當夜便在棚帳裏雙雙宿下。從此皇后把個皇帝全個兒霸佔着，卻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分他的寵了。看看打獵到第四天上，忽然見他大兒子肅

郡王豪格，笑盈盈的走進帳來，見了太宗，便請下安去。說道：「父皇大喜！那松山城已經吃孩兒打下來了。太宗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放，拉住他兒子的手，坐下來問個仔細。豪格說道：「原是松山守城副將夏承德預先打發人來說，他把守城南，今夜豎起雲梯，向南面爬進城來，他在裏面接進。到了夜裏，孩兒帶了大隊人馬，果然從城南打了進去。當時捉住明朝經略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游擊祖大一名，祖大成，一班官員。又殺死明兵三千六十三人，活捉住婦女孩童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獲得盜甲弓箭一萬五千多副，大小紅衣砲鳥槍三千二百七十三件，請父皇快快回京安插去。太宗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趕快收拾圍場回盛京去。到了宮裏，便有一起一起的大臣，前來報告軍情；太宗都拿好言安慰，又吩咐不許虐待漢人。准了貝勒岳託的奏章，一品的漢官，便把諸貝勒的格格賞他做妻子；二品官，把國裏大臣的女兒賞他做妻子。又特下上諭，把洪承疇送到客館去，好好的看待，每天送筵席去請他吃，又挑選四個宮女去伺候呼喚。那洪承疇原是明朝的忠臣，也是一位名將；如今吃清兵捉來，原拚一死。誰知送他到盛京來，太宗既不傳見，也不殺他；看看那班總兵官，殺的殺，降的降，早已一個也不在他身傍。又看看自己住在客館裏，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錦被繡榻，便知道清朝還有勸他投降的意思。他便立定主意，從這一天起，一粒飯也不上嘴；一天到晚，祇是向西默坐着。太宗皇帝派人來勸他吃，他也不吃，勸他降，他也不降。後來惱了他，索興把房門關鎖起來，所有一切侍從宮女，都不得進去。看看過了兩天，洪承疇卻粒米不進；這消息傳到太宗耳朵裏，太宗十分憂愁。對諸大臣說道：「倘然洪承疇不肯投降，眼見這中原取不成了！便下聖

旨有誰人能出奇謀說得洪經略投降的，便賞黃金萬兩。這個聖旨一下，誰不想得黃金？便有許多大臣想盡方法去勸說；無奈洪經略總給你個老不見面。看看又到了第四天上，洪承疇已餓得不像個模樣了，那多鐸便把洪承疇一個貼身的書僮，名叫金升的，捉來百般恐嚇他；問他：「洪經略生平最愛什麼？那金升起初不肯說，後來多鐸吩咐自己府裏的侍女，把金升領去；大家哄着他勸他吃酒，又和他胡纏。內中有一個侍女，面貌卻長得白淨；金升卻看上了他，那侍女便陪他睡去，在被窩裏金升纔說他主人是獨愛女色的。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多鐸便去奏明皇帝，挑選了四個絕色的宮女；又在擄來的婦女裏面，挑選了四個美貌的漢女，一齊送進客館裏去。誰知洪承疇連正眼也不看一眼，把個太宗皇帝急得在宮裏祇是搔耳摸腮，長吁短嘆；文皇后在一傍看了，卻莫明其妙。問時，太宗皇帝便把洪經略不肯投降的事說了出來。文皇后聽了，微微一笑，說道：「想來那洪經略雖說好色，決不愛那種下等女人；這件事陛下放心，託付在賤妾身上，在這三天裏，管教說得洪經略投降。」太宗說道：「這如何使得？卿是朕心愛的，又是堂堂一位國母，倘然傳說出去，卻教朕這張臉攔到什麼地方去？」文皇后聽了，又說道：「陛下爲國家大事，何惜一皇后？再者，賤妾此去爲皇上辦事，我們夫妻的情愛仍在。陛下若慮漏洩春光，有礙陛下的顏面，這事體做得秘密些就是了。」

文皇后說到這裏，太宗看看皇后的面龐，實在長得標緻；心想任你鐵石人，見了也要動心的。便嘆了一口氣，說道：「去罷！做得秘密些，莫叫他們笑我。」文皇后得了聖旨，便回宮去，換了一身豔服，梳着高高的髻兒，擦着紅紅的胭脂，鬢影釵光，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兒。文皇后打扮停當，便僱一輛小車，帶着一個貼身宮女，

從宮後來道上偷偷的出去。到了客館裏，那輛車兒直拉進內院去，裏面忽然傳出皇帝的手諭來，貼在客館門外，上面寫着：不論官民人等，不許進館。那文皇后到了館裏，看看那洪承疇，倒也長得清秀。他盤腿兒坐在椅子上，已是五日不吃飯了，早把他餓得眼花頭暈，神志昏沉。文皇后指揮宮女，把他扶下椅子來，放倒在坑上。宮女一齊退出去。文皇后爬上坑去，盤腿兒坐着，把洪承疇的身體輕輕扶起，斜倚在坑邊上。那洪承疇昏昏沉沉，起初由他們擺弄去，他總是閉上眼；到了這時，覺得自己身子落了溫柔鄉，一陣一陣脂粉香吹進鼻管來，洪承疇是天生一位多情的人，別的事體都打不動他的心，祇有這女色上的勾當，便是在他臨死時候，也多少要動一動心。況且那陣香味，原是文皇后所獨有的，覺得異樣觸鼻，不由他不心中怦怦的跳動起來。便忍不住開眼一看，祇見一個絕色女子，明眸皓齒，翠黛朱唇，看着他盈盈一笑，那種輕盈媚媚的姿態，真可以勾魂攝魄。洪承疇忍不住問了一聲：你是什麼人？接着聽得那女子櫻唇中噴的一笑，說道：好一個殉國的忠臣！你死你的，快莫問我什麼人。洪承疇聽他驚聲壓壓，不覺精神一振，便坐起身來，說道：我殉我的國，與你什麼相干？那女子說道：妾身心腸十分慈悲，見承疇在此受苦，滿意要來救承疇，早脫離苦海。洪承疇聽了，冷笑一聲，說道：你敢是也來勸我投降的麼？但是我的主意已定，再過一兩天，便可以如我的心願了；你雖然長得美貌，你倘然說別的話，我是願意聽的，你若提說勸降的話，我是不願聽的。快去罷！那女子聽了，又微微一笑，把身子格外接近些，說道：我雖說是一個女子，卻也很敬重承疇的氣節。現在承疇既然打定主意，我怎麼敢來破壞承疇的志氣呢？但是我看承疇也十分可憐……洪承疇問

道：你可憐我什麼來？那女子說道：我看經略好好一個男子，在家的時候，三妻四妾，呼奴喚婢，席豐履厚，錦衣玉食，何等尊貴？如今孤淒淒一個人，舉目無親，求死不得；雖說是祇有一兩天便可以成事，但是我想這一兩天的難受，比前五天要勝過幾倍。好好一個人，吃着這樣的苦，豈不是可憐？那女子說着話，一陣陣的口脂香，射進鼻管來；洪承疇心中不覺又是一動，急急閉上眼，止住了心，要把這女子推開，那手臂又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接着又聽那女子悲切切的聲音說道：經略降又不肯降，死又不快死；如今我有一碗毒酒在此，經略快快吃下去，可以立刻送命，也免得在這裏受苦。我可憐經略，這一點便是我來救經略，早離苦海的慈悲心腸。洪承疇這時正餓得難受，聽說有毒酒，便睜開眼來一看，見那女子玉也似的一隻手，捧着一隻碗，碗裏盛着黃澄澄的一碗酒。洪承疇硬一硬心腸，劈手去奪過來，仰着頸子，往嘴裏一倒；啣啣啣的一陣響，把這碗毒酒吃得個涓滴不留。那女子便拿回碗去，轉過身來，扶他睡倒；自己卻也和他倒在一個枕上，那一陣陣的脂粉香，和頭上的花香，又送進鼻管來。洪承疇卻祇是仰天躺着，閉着眼睛等死；那女子也靜悄悄的不作一聲兒。誰知這時他越睡越睡不熟，越想死越不肯死，那一陣一陣的香氣，越來得濃厚；洪經略每聞着這香味，不覺心中一動，每心一動，便忙自己止住。這樣子捱了許多時候，洪經略覺得越發的清醒了，翻來覆去的祇是睡不熟；那女子看他不得安睡，便有一搭沒一搭的和他說些閒話。洪經略起初也不去睬他，後來那女子問起經略府上有幾位姨太太？那位姨太太年紀最輕，面貌最美？洪經略聽了這幾句話，便鉤起了他無限心事，心中一陣翻騰，好似熟油熬煎一般難受；又聽那女子接着說道：經

略此番離家萬里，盡忠在客館裏，倒也罷了；祇是府上那一位美人兒，從此春花秋月，深闌夢裏，想來不知要怎麼難受呢！洪經略聽到這裏，早已撐不住了，哇的幾聲，轉過身來，對着那女子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住；那女子打疊起溫言軟語，再三勸慰着，不知洪經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洪承疇降清，是明清兩國成敗之關鍵。看他要寫勸降，先寫岳託請兵夜戰；要寫岳託請兵，先寫杏山大勝；要寫杏山大勝，先寫塔山大戰，寫太宗調兵遣將，頭頭是道，起伏照應；令讀者如身入戰場，目迷心駭。真大筆也！

既寫塔山大戰，若再寫松山大戰，架牀疊鋪，不獨文章難於佈置，且在文法上亦病衝犯。今乃假宸妃薨逝，太宗回京之空間，而暗寫攻得松山。豪格聊聊數語足矣。又利用此空間，補敘莊后謀斃宸妃，以色迷太宗，為後來擅權勸降張本。

古諺有欲屈得下，纔跳得高之句。作小說何嘗不如此？欲寫洪承疇將來之效忠清室，須先寫今日之不易勸降；使後之讀者，恨洪承疇之念愈深也。

第二十一回 多爾袞計殲情敵 吉特后巧償宿緣

却說洪經略纔止住了哭，嘆一口氣，說道：事已如此，也顧不得這許多了！祇是這毒藥吃下肚去，怎麼還不死呢？一句話，祇引得那女子一頭躲進洪經略懷裏，祇是嗤嗤的笑個不休；洪經略問他：什麼好笑？那女子拿手帕按着硃脣，笑說道：什麼毒藥不毒藥，那是上好的參湯呢！俺看你餓得難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便

哄着你吃一碗參湯下去。這接着力。這是俺家從言林進貢來的上好人參，這一碗吃下去，少說說也有五六天可以活命。看經略如今死也不死？說着，又忍不住吃吃的笑。洪經略給他這一番話說得臉上紅一塊白一塊，果然覺得神氣越清醒了；又聽那女子在他耳邊低低的說道：經略大人，我看你還是投降的好；一來也保全了大人的性命，二來也不失封侯之位，三來也免得家裏幾位姨太太守一世孤單，四來也不辜負了俺一番相勸的好意。他說到這裏，霍地坐起身來，一手掠着鬢兒，斜過眼珠來，向經略溜了一眼；接着粉腮兒上飛起了兩朵紅雲，低着頸子，祇是弄那圍巾上的流疏。一種妖媚的姿態，把個洪經略看得眼光撩亂，他忙收一收神，跳下地來，大聲喝道：你是那裏的淫婢，敢來誘惑老夫？那女子聽了，却不慌不忙，盤腿兒向坑沿上一坐，從懷裏掏出一方小小的金印來，向洪經略懷中一丟；洪經略接在手中看時，不覺把他嚇得魂靈兒直透出泥丸，兩條腿兒軟綿綿的跪倒在地，連連磕着頭，說道：外臣該死！外臣蒙娘娘天恩高厚，情願投降，一輩子伺候娘娘鳳駕。原來那方金印上刻着兩行字，一行是滿洲字，一行是漢字，有「永福宮之寶璽」六個字。洪經略到這時，纔知道坐在坑上的，便是赫赫有名的關外第一美人，滿洲第一貴婦人，孝莊文皇后；便赫得他不住的磕頭，祇求娘娘饒命。那娘娘伸出玉也似的臂膀來，把洪經略拉上坑去；洪經略看時，見皇后穿一件棗紅嵌金帶的旗袍，那大襟上搭着自己的眼淚鼻涕，濕了一大塊。他越法的不好意思，爬在坑上，還是不住的磕頭；此後卻不聽得他兩人的聲息。良宵易度，第二天一清早，洪經略從夢中醒來，枕上早已不見了那昨夜勸駕的女子；停了一回，四個宮女，捧着洗臉水，燕窩粥進來，洪經略胡亂

洗過臉，吃過粥。接着外面遞進許多手本來，睿郡王多爾袞，鄭親王濟爾哈朗，肅郡王豪格，貝勒岳託，貝子羅託，大學士希福，剛林，梅勒章京冷僧機，都親自來拜望。多爾袞又說：皇上十分記念經略，務必請經略進宮去一見。停了一回，內面傳話出來，宣待詔進館。洪承疇剃去了四面頭髮，頭頂上結一條小辮。穿着皇帝賞的紅頂花翎，黃馬褂，大搖大擺的踱出頭去。跨上馬，後面跟着一班貝勒大臣，直走到大清門外下馬；那時祖大壽，董協，祖大樂，祖大弼，夏承德，高勳，祖澤遠，一班明朝的降將，都候在朝門外；見洪承疇來了，大家上前去迎接，跟着一塊兒上殿去。從大清門走到篤恭殿，從篤恭殿走到崇政殿，兩傍滿站着御林軍；洪承疇跪在殿上，三跪九叩首，稱皇帝陛下。禮畢，太宗皇帝宣洪承疇上殿，在寶座左面安設金漆椅一隻，金唾盂一，金壺一，貯水金瓶一，香爐二，香盒二；後面站着穿綠衣黃帶青補褂戴涼帽的侍衛四人。皇帝實洪承疇坐下，問他明朝的政教，禮制，風俗，軍制，十分詳細；足足講談了兩三個時辰。皇帝退朝，聖旨下來，拜洪承疇內院大學士，在崇政殿賜宴。從此以後，太宗常常爲國家大事，召洪學士進宮去，文皇后也坐在一傍；洪學士見了文皇后，爬下地去，多磕幾個頭，口稱罪臣。文皇后見了，總微微一笑。太宗也因為皇后有勸降的功勞，便另眼看待他；有時指着洪學士，對文皇后說道：他是投降皇后的！大家笑着。雖說如此，卻不知怎麼，自從洪承疇投降以後，太宗待皇后卻淡淡的起來了；皇后肚子裏也有幾分明白，心中便說不出的怨恨。悶起來，便帶着那王梟，鄧倚平兩人出外打獵去。有一天，在同場上遇到睿王多爾袞，皇后把他喚到馬前，深深的瞪了他一眼，說道：老九！你好！怎麼這幾天不進宮來？多爾袞故意裝出詫異的樣子來，說道：啊！

宮裏是什麼地方，臣子不奉宣召，怎麼得進來？皇后聽了，把他小嘴兒一撇，笑罵道：小崽子！你裝傻嗎？你是俺的妹夫，又是叔叔，還鬧這些過節兒嗎？說着，把手裏的馬鞭子擦過去，在睿王頭上拍的打了一下，說道：滾你媽的蛋！睿親王磕過頭，轉身走去；又聽得皇后在背後說道：明天再不進宮來，仔細你的腿！多爾袞這時，已騎上了馬，聽了皇后說話，便掉轉馬頭，正要回上去；見那皇后已經轉過馬頭走去，左邊王臬，右邊鄧倚子，三個人並着馬頭，把臉湊在一處，做出十分親密的樣子來。多爾袞在後面看了，不覺一縷酸氣，從脚跟直沖頂門；自己對自己說道：你們這兩個忘八蛋！俺明天好好的收拾你。到了第二天，多爾袞真的進宮去，見他哥哥悄悄的把昨天在回場上見王臬如何如何無禮的情形說了出來。誰知太宗對於這兩人心，中本來有一個疑團：前幾天，太宗走進永福宮去，遠遠的看見皇后，正和鄧倚子在那裏調笑；當時太宗還認做自己眼花，忍耐在肚子裏，不會碎作。如今聽了多爾袞的說話，同想到從前的情形，愈想愈懷疑；不覺勃然大怒，心想這兩個光棍，留在宮裏，終究不是事體，便不如趁今天發付了他。想罷，立刻打發侍衛傳諭進去，把王臬和鄧倚子兩人，一齊喚出宮來；皇后正和兩人說笑着，聽說有諭旨，皇后急問：爲什麼事體？宮女回說：不知道。王臬兩人，祇得跟着侍衛出去；見了太宗皇帝，跪下碰頭。太宗一句話也不說，祇把令箭遞給多爾袞，把這兩人押出朝門外去，砍下腦袋來；待到皇后知道這個消息，已經遲了。明知道多爾袞爲愛自己，所以殺了這兩人；但是皇后眼前少了這兩人湊趣，便覺鬱鬱寡歡。太宗皇帝，近日又因爲有朝鮮的事體，天天和幾位貝勒大臣商議出兵的事體，也沒有工夫進宮來陪伴他；祇把個皇后丟得冷冷清清的。那

太宗爲何要出兵朝鮮！祇因朝鮮王仁祖，反對太宗加尊號，恰巧仁祖的妃子韓氏死了，太宗打發英俄爾岱馬福太兩人到朝鮮去吊孝，趁便勸他投降稱臣。那仁祖非但不肯投降，反埋伏下兵士在客館裏，要刺殺這兩個使臣。這兩個使臣逃回國來，把這情形一長二短奏明了太宗；太宗大怒，便立刻調齊了十萬人馬，一面和諸位貝勒大臣在朝堂上商量御駕親征的事體。文皇后打聽得皇帝又要親征，便又想起一件事來，趁太宗朝罷回宮的時候，便親自去見皇帝；皇帝因爲殺了王皋的事體，也多日不見皇后了，當下夫妻兩人見了面，十分客氣。皇帝提起不久要出征朝鮮的事體，皇后便問皇上此番出征，命何人監國？太宗道：朕已將朝裏的事體託付了洪學士，他雖說是新近歸順的，卻是十分可靠的人；宮裏的事，自有皇后主持，照那上回出兵撫順一樣辦理。皇后聽了，忙奏道：這一回可不能照上回的辦法了。因爲妾身近來多病，不能多受辛苦，求皇上留下一個親信的人監國纔好。皇帝聽了，倒躊躇起來，說道：留什麼人監國呢？偏偏那阿敏和莽古爾泰又是病了。皇后聽了，冷笑一聲，說道：皇上以爲他們可靠麼？妾身害怕的，就是他們兩個人！太宗聽了，詫異起來，忙問：這兩個人怎麼樣？皇后忙攔着說道：皇上出兵在即，這兩個人怎麼樣，且不去問他總之，請皇上留下人監國，妾身可以保得無事。太宗因心中有事，便也不追問下去，祇說道：只是留誰呢？皇后忽然說道：有了！多爾袞這人皇上不是常常稱贊他忠心嗎？況且又是妾臣的妹夫，倘然留他在朝裏監國，一定沒有亂子。他也可以管得宮裏的事體，臣妾也不用避什麼嫌疑。太宗聽了，拍着手說道：招啊！怎麼我一時把老九忘了呢！快傳他進來！那宮女聽了，飛也似的傳話出來；不多時候，多爾袞進宮來，太宗把

留京監國，和隄防阿敏莽古爾泰的話，再三叮囑了一回，自己便站起身來，出宮上馬，帶着大兵，一直向朝
鮮進發去了。這裏多爾袞見皇帝去了，正要送出宮去，走到門簾下面，忽聽得皇后在裏面喚道：「老九！回來，
我還有話說呢。」多爾袞聽了，忙回進去，直挺挺的站在皇后面前，候旨意。半晌，皇后也不開口，也不叫去。多
爾袞忙請了一個安，說道：「多爾袞伺候着呢。」皇后微微一笑，說道：「我有要緊話和你商量，這裏不是說話的
地方，快隨我到寢宮去。」說着，自己站起身來向前走去，多爾袞跟在後面，看看到了寢宮裏面，裝飾得金碧
輝煌，皇后便在逍遙椅上坐下，向宮女們望了一眼，宮女們知道皇后的意思，急急退出，祇賸他叔嫂二人
在內，唧唧噥噥，不知商量些什麼。直到天色已晚，掌上燈來，多爾袞要告辭回去，皇后向他溜了一眼，接着
笑了一笑，說道：「用了晚膳同去。」自己便轉進套房去，重勻脂粉，換了晚粧，宮人擺上晚膳，皇后居中坐下，多
爾袞在一傍陪坐。宮女斟上了酒，兩人便淺斟低酌起來；一面說笑着，一面吃着喝着。這時廊下的宮女，祇聽
得屋子裏皇后吃吃的笑聲，停了一回，那貼身服侍的兩個宮女，也退了出來，大家在外面守着。祇覺得燈
影昏沉，語言纏綿，唧唧噥噥的，直到半夜時分，多爾袞纔告辭出來。宮女們拿着宮燈，送他出去，臨走時
候，多爾袞還是依依不捨的說了許多話。皇后膩煩起來，嗤的一笑，把手在多爾袞肩上一推，說道：「得啦！時
候不早了，快去罷，當心涼着。」俺那小玉兒，不知怎麼掛念你呢！多爾袞聽了，也笑着出去了。說起那阿敏和
莽古爾泰兩人，確實有謀反的心腸，祇因他兩人和太宗是異母弟兄，莽古爾泰又仗着自己是富察后的
長子，如今褚英代善已死，這皇帝的寶位，便應當輪到自己坐，誰知在先皇賓天的時候，太宗却用威力劫

奪了去。自從皇太極做了皇帝，又替他南征北討，東蕩西殺，也不曾有安閒的日子，因此心中十分怒恨；便是阿敏，也自己仗着是舒爾哈齊的長子，努爾哈齊的長子既已死了，這帝位便該輪到自己身上來。如今被太宗佔據了去，心宇也十分怒恨。兩人肚子裏的心事，沒人的時候，常常說起；兄弟兩人便聯絡起來，暗中結交黨羽，四下佈置心腹。在太宗出征撫順的時候，原打算發作；不料太宗回來得很快，措手不及，大家祇好按兵不動。此番太宗又親自帶兵出去，原是他们的好機會；誰知這個大事，卻敗壞在一個女子手裏。這女子是什麼人呢？便是那莽古濟格格。這莽古濟格格，平日仗着自己有幾分姿色，到處搔首弄姿，勾引男子；他心目中第一個歡喜的，便是太宗的大兒子豪格。他打算把豪格勾引上了，自己便是穩穩的一位將來的皇后；誰知天不做美，後來那豪格娶了博爾濟錦氏做了妃子，把個莽古濟格格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他從此把個豪格恨入切骨，他掉過來，便入了莽古爾泰的黨；那時和莽古爾泰同黨的，還有德格類瑣諾木杜梭一班人。天天秘密會議，預備起事。莽古濟格格看看這一班人，又沒有一個中得他意的；不知怎麼，他又勾引上了一個冷僧機。從此他兩人暗去明來，十分恩愛；莽古濟格格認做冷僧機是自己的心腹，把他們的陰謀，統統告訴了他。誰知冷僧機卻是睿王的心腹，早把這件事悄悄的對睿王說了；睿王便打發他妃子小玉兒進宮去，告訴他姊姊。這時正是太宗出兵撫順未回，後來太宗回來，皇后也因沒有真實憑據，不敢告發；此番皇帝又要出征，因此皇后便請皇帝留下監國的人，卻巧留下了一個多爾袞，真是公私兩便。從此多爾袞便以監國為名，天天進宮去；皇后卻把莽古爾泰謀反的事體，掛在心裏，常常

催着多爾袞叫他從早下手。多爾袞這時已經是假意入了莽古爾泰的黨；他們天天會議，多爾袞也在座；假意說些怨恨皇帝的說話，又說到起事的那天，他在宮裏做內應，又如何調動兵馬，如何截斷太宗的歸路，說得天花亂墜，把個莽古爾泰哄得心悅誠服。第二天，多爾袞請這班反叛在府中吃酒，趁他們酒醉的時候，一齊拿下；又在各處貝勒府中，搜出許多造反的告示來。多爾袞一面吩咐把這班人監禁起來，一面自己進宮去報告皇后；皇后聽了大喜，伸手在多爾袞的肩上一拍，笑說道：我的好妹夫！到底俺的眼力不錯，保舉得人了！說着，忙傳洪學士和冷僧機進宮來，吩咐把這班反賊好好的看守起來，待皇帝回宮，再行發付。這裏皇后便把多爾袞留在宮裏，夜夜取樂。正在快活的時候，祇聽得一聲傳說，皇上回來了！多爾袞也無可奈何，祇得垂頭喪氣，退出宮來，帶領一班文武大臣，出城迎接去。太宗此番打勝了朝鮮，受了朝鮮王李倬的投降，心下十分快活，回得國來，大宴功臣。多爾袞看看皇帝正在快活時候，不好把阿敏謀反的事體說出來。到了第二天，纔把這件事體原原本本的說明了；太宗聽了，十分動怒，立刻要陞殿親自審問。後來還是洪學士奏請發交九親王審問。誰知那莽古爾泰在牢監裏，聽得皇帝回京的消息，把他一嚇，一時裏嚇破了膽，死了。多爾袞得了皇帝的旨意，便把阿敏德格類瑣諾木杜稜，還有莽古濟格格一班反叛，從牢裏提出來審問；多爾袞是和他們假意做同黨的，他們的陰謀，多爾袞統統知道，他們也無可抵賴，祇得一一招認。多爾袞取了口供，奏明皇帝，一一定了死罪，發交刑部大臣執行。太宗想起皇后的功勞，便站起身來，踱進永福宮去；一眼瞥見了皇后陪着一個美觀少年，在那裏吃酒。那少年見皇帝來了，他忙搶上

前去請安；皇帝看看這少年十分面善，問時，原來是皇后的內姪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的兒子名喚弼爾塔噶爾。自從皇帝上尊號的那年，他跟着父親進京來道賀，皇后便把他留下了；祇因太宗連年帶兵在外，祇和他見過一面，所以不十分認識。當時經皇后說明了，皇帝便把他拉近身來，仔細打量着，果然長得清秀漂亮；問他：多少年紀？他回說：十八歲了。又問他：拉得弓騎得馬嗎？他回說：勉強學會。皇后接着說道：講起他的弓馬來，真了得！他還救俺公主的性命呢。皇帝便問：怎麼一回事？皇后說道：我們阿頓，生性歡喜打獵；那天是皇上出兵去的第三天，阿頓帶了宮女們到東山打獵去。忽然一頭白兔，在公主馬前跑過。公主拍馬直進林子裏去，忽然林子裏跳出一頭老虎來，那老虎直撲公主馬頭；這時宮女們在林子外站得狠遠的，祇有喊救的分兒，卻沒有人敢上前去打老虎。看看那頭虎已抓住馬蹄兒了，那馬大吼一聲，和人一般的站了起來；公主一個翻身，摔下馬來。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忽然林子那面搶進一個少年來，提着短刀，一跳跳上了虎背，揪住了他的領骨。那老虎仰起頭來，那少年一刀下去，直刺進老虎的眼眶裏；那頭老虎大叫一聲，屁股一板，把那少年掀下背來，壓在老虎的肚子底下。這時俺們公主自己得了性命，見這少年正在虎口之下，便急急彎弓搭箭，要射過去；又怕誤中了少年，正慌張的時候，那少年不慌不忙，拔出短刀，在老虎肚子下面，狠命一截。祇見那老虎倒在地下，翻了幾翻，死了。那少年卻笑盈盈的站在公主跟前，公主看時，那少年不是別人，原來是他。皇后說到這裏，把一個手指指着弼爾塔噶爾；又說道：那頭大蟲，原來是他趕進林子來的。這一天，他也在東山上打獵呢。皇帝聽了，接着說道：這一頭虎，卻也抵得那

年我和你的一頭鹿呢！說着，不禁哈哈大笑。皇后聽了皇帝的話，想起從前的情形，粉腮兒上不覺起了一層紅雲，微微一笑；正在這時，祇聽得宮女說一聲：公主來了！便見四個宮女，簇擁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固倫公主。皇后便喚道：阿頓！快去見了你父王。固倫公主上去行過禮，回過頭來，見了弼爾塔噶爾，不禁盈盈一笑；那一笑，兩面粉腮兒上露出兩個酒窩兒來。接着，低低的喚了一聲：哥哥！太宗看了，十分歡喜，笑說道：好一對兒！便回過頭來問着皇后道：阿頓今年幾歲了？皇后笑了一聲，說道：陛下怎麼連阿頓的年紀也忙了，他是陛下滅科爾沁部那年生的。太宗聽了，拍着手，說道：記得記得。阿頓今年十七歲了。原來皇后說這句話，是有意義的；這位固倫公主，雖說是太宗的大女兒，實在還是那皇后的前夫德爾格勒的種子。那文皇后是天命四年八月裏嫁太宗皇帝的，第二年正月裏，便生下這固倫公主來。這時太宗看看弼爾塔噶爾人才出衆，便和皇后說明，把公主下嫁。當時把皇后的哥哥吳克善喚來，當面說定親事；一面吩咐豪格，在京城裏造起一座高大的駙馬府來，一面派人到四處去替公主採辦嫁粧。這事整整忙了一年，還不會完備。皇后這時又生了一個太子，滿月以後，太宗進承福宮去看望皇后，見他調養得面龐兒越法豐潤了；再看那太子時，又是長得潔白清秀，啼聲洪大。太宗笑說道：這樣的母親，纔生出這樣的好兒子！皇后聽了，也微微一笑，說道：請陛下賞一個名兒。太宗略略思索了一回，說道：便取名福臨罷。宮裏因太子滿月，連日吃着筵宴，把公主下嫁的事體，反攔起了。皇后再三催着皇帝，太宗便吩咐豪格到薩滿那裏請好日子去，豪格回來回說：薩滿說，今年沒有好日子，姊姊的好日子，揀定在明年六月初一。皇后聽了，也沒有法，祇得

耐性候着。這裏多爾袞自從太宗回京來，便沒有機會進宮和皇后見面去；把他急得在家裏祇拿小玉兒出氣，夫妻兩口兒常常吵嘴。小玉兒也知道皇后的私事，心裏想起便酸溜溜的，祇因是同胞姊妹，不好意思發作，因此也常常借着事端和多爾袞爭吵。那皇后在宮裏，也想這位九叔叔想得利害。到第二年的正月裏，皇帝忽然又要出兵去了；原來明朝自從洪承疇投降，松山失守以後，便派兵部尚書陳新甲前來，和太宗議和。太宗皇帝開了六條和約，那明朝因為太宗的條約十分苛刻，便置之不理。直到如今七八個年頭，太宗再也忍耐不住，便點起兵馬，命貝勒阿巴泰充先鋒，打進關去；自己帶領大兵，隨後進攻。要知太宗此番出兵，利與不利，且聽下回分解。

從來殉節事易，守節事難。忠臣何獨不然？當洪經略絕粒之初，何嘗不矢志必死之志？然歷盡飢餓困苦，而氣餒矣，受盡脂粉溫柔而愈餒矣；卒至領頂垂辮，向滿族稱臣，遺臭萬年。何如立念之初，一瞑飲刃之為愈也？

文后勸降，已不成體統；然太宗含忍之，英雄所見獨大，其度量實不可及。但既容忍於初，何不能容忍於後？既殺王鄧二人，何不并文后而亦處之死？無亦惑其色耳。從來女子之豐於色者，多不檢於行；如執袴子之喜以富耀人，况帝后之結合，以勢不以情；夫婦之間，愈無可以維繫，而閭中從此多事矣！世之有美妻者，幸勿徒惑其色也。

英雄大都好色。然吾以謂好色，庸人之事也；惟英雄不能好色。蓋英雄者，進謀天下大計，退求一己榮

達兒女情長，必致英雄氣短。况最毒婦人心，天下幾多大事，敗於婦人小子之手。為豪格之敗於莽古濟，格格是也。

妬，是婦人美德，已有先我言之者。但余以為負心，亦為男子直道；所苦者，負心以後，雙方格於禮教，不能立即離異，別求良匹。怨恨日深，牀第等於狴犴，卒至演成仇殺慘劇。如小玉兒之與多爾袞，是其例也。

第二十二回

露姦情太宗暴殂

見美色豫王調情

卻說太宗皇帝，因為憤恨明朝和議不成，便也等不得固倫公主出閣，便親自帶兵打進關去。臨走的時候，依舊把朝廷的事體，託付了睿親王，自己帶着左右兩翼八萬人馬，晝夜趲程。那左翼的兵馬，從界山脚下，打破了邊牆進去；右翼兵馬，從雁門關黃崖口打進去，兩枝兵馬，在薊州地方會齊。合在一塊兒，直打到兗州地方，沿路打破三座府城，十八座州城，六十七座縣城。捉住明朝的魯王，便在軍前斬首；擄得明朝男女百姓三十六萬人，牲口五十五萬頭。那先鋒阿巴泰，從南路打來；大兵駐紮在山東莒州，住了一個多月，也不會見一個明朝的兵馬。阿巴泰便把沿路擄得的錦繡金銀，細裝在駝車上，從天津到涿鹿一帶三十多里地面，車輪接着不斷。渡蘆溝橋，十多天，還不會渡完。那明朝崇禎皇帝下詔，令各省起勤王兵；那勤王兵隊到通州地方，見清兵強盛，大家嚇得躲起來，不敢去攔阻他。眼看着滿洲兵馬，一隊一隊的退出關去。太宗皇帝看看不費一兵一卒的力，白白得了許多金銀珠寶，心下如何不快活；便在營裏，辦起慶功筵宴來。

揀定吉日班師。誰知這裏太宗正志得意滿的時候，他宮裏卻鬧出極大的風波來；太宗皇帝的性命，也便送這一朝。原來此番睿王多爾袞受了太宗的託付，天天住在宮裏，和皇后成雙作對，毫無顧忌；好在宮裏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多爾袞的心腹，誰敢走漏消息？這其間卻有兩個人恨得咬牙切骨：一個是太宗的長子豪格；一個是多爾袞的妃子，小玉兒。那豪格雖奉命辦理固倫公主的婚事，卻事事不得自由，都要聽他叔叔的命令；他叔叔多爾袞正和皇后伴得火熱，深宮密院，便是要找他說一句話，也不是容易的事體。這時豪格督造駙馬府，工程已是完成，要找他叔叔商量佈置府內的事體，便特特的跑進宮去求見。多爾袞平常總在永福宮西書房裏起坐，他便一逕向西書房走去；看看書房裏靜悄悄的，祇有三五個太監守着，並沒有多爾袞這個人。問時，大家都說不知道。豪格急退出宮來，折到睿王府中去一問，說：「王爺有四天不會回府了。」這時事有湊巧，那小玉兒正因多爾袞進宮去一連四天不回府，心中醋勁正無處發洩；忽聽說豪格到來，便傳話出去，請郡王進內院去。那豪格一見了他嬌母，便問起：「叔叔連日不回府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小玉兒這時正悶着一肚子冤氣，也不及檢點，便冷笑一聲說道：「你叔叔麼？他不住在宮裏，還有什麼地方住得！他們正樂呢！那裏還想得到回府啊！多爾袞的事，豪格早有十分瞧料；祇因沒有機會，不好發作出來。如今不防他嬌母直說出來，他禁不住臉兒漲得統紅，勉強捺住了性子問道：「叔叔不回家，嬌母怎麼不到宮裏找去？」小玉兒說道：「我也曾找去，宮裏的人，得了你叔叔的好處，都回說不在；我要闖進去找，卻被宮女們攔住，說：『萬歲留下意旨，非奉皇后呼喚，不進擅自進宮。』我這幾天正無處拉把，好姪兒！你

既來了，須要替我想一個主意，也得替你自己想一個主意。儘這樣鬧下去，我和你兩人的臉面，攔到什麼地方去呢？一句話說惱了肅郡王，當下他把胸脯一拍，說道：「嬌嬌放心！此番父皇回來，我便把這番情形面奏；請父皇下旨，禁止叔叔進宮。現在嬌嬌卻須耐着性兒，千萬不可聲張，倘然給叔叔知道，嬌嬌和姪兒的性命，都是不保。」他說着，告辭出來，又去料理固倫公主的婚事去了。看看快到了下嫁的吉日，忽然一隊人馬，飛也似的跑進宮來。說：「皇帝駕到！」滿朝文武，聽了這個消息，忙亂着披掛出城去接駕。自然是睿親王多爾袞領班，他騎着一頭栗色駿馬，走在前頭；出城九里地方，遇到太宗大隊人馬，文武百官，都爬在地下，口稱萬歲。太宗見多爾袞也爬在路傍，忙跳下馬來，親自扶起；兄弟兩人，並肩兒騎在馬上，走進城去。到崇政殿前下馬。皇帝上殿，百官依次朝賀。皇帝傳旨，便在西偏殿賜宴。一時傳杯遞盞，直吃到日落西山，纔各各謝宴回家。皇帝這一晚，暫不同宮，在東偏殿裏息宿，自有宮娥伺候；第二天，便是固倫公主下嫁的正日，滿個盛京城裏，車馬擁擠，大街小巷，塞滿了那看熱鬧的百姓。那駙馬索爾哈，全身披掛，進宮去親迎；固倫公主，拜過太廟，辭別父皇母后，跟着駙馬出宮，下嫁到駙馬府去。那班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舉國將軍，和碩親王、福晉、格格等一班皇親國戚，一隊一隊的進宮去道賀。依豪格的意思，立刻要把多爾袞的事奏明父皇。後來還是他福晉勸住，說：「父皇連日辛苦，又接着辦慶功筵宴，下嫁喜筵，心中正十分快樂，不如待事過以後，慢慢奏明。」豪格聽了福晉的話，暫時忍耐。看看喜事已過，皇帝便下諭，夜間進宮；日間又在西偏殿上，設慶功筵宴，大小臣子，個個吃得酒醉飯飽。大家站在崇政殿下，預備送皇帝進宮。誰知直守到天色昏暗，還

不見有動靜；那文武官員，個個站得腿酸腰痛，散又不敢散，問又不敢問。正徬徨的時候，忽然殿上傳下諭旨來說：今夜不進宮了，改在明早進宮，百官們退去。多爾袞領着百官，退出朝門來，忽見一個太監，飛也似的趕上來，在多爾袞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把個睿親王嚇得臉色大變。忙吩咐百官各自散去，自己跨上馬，箭也似的向永福宮跑去；直到宮門口下馬，走進宮去，見了皇后，兩人對拉着手兒，祇是發怔。文皇后連連問他：什麼事？多爾袞喘過一口氣來，便說道：豪格這個小子，已把你我的事，奏明皇上；如今皇上下大怒，眼見有大禍到來。我們要趕快想一個法子，避了這場禍水纔是。接着他叔嫂兩人唧唧噥噥的說了許多話，多爾袞想了一個主意出來，叮囑皇后照辦；皇后再初還不肯，後來想不肯也沒有別的好法子，便點頭答應了。接着他兩人又說笑了一陣，多爾袞退出宮去。到了第二天五更時分，大小臣子又齊集在崇政殿伺候。皇帝進宮，到平明時候，皇帝走出殿來，看他一臉怒氣，嚇得大臣們忙爬下地去磕頭。祇有肅郡王豪格，跟在父皇身後。皇帝上了煖轎，三十二個人抬着，一班親王們，在兩傍護擁着；到永福宮門口，一齊退出。纔走出大清門，忽見一個太監，搶上前來，拉住衆官們的衣袖，喘噓噓的說道：皇上陞天了一句話，把百官們嚇怔了，呆呆的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後來還是睿親王說道：站在這裏也不中用，咱們還是回到朝房裏候遺旨去。說着，帶着百官們回到朝房裏來；還不會坐定，宮裏傳出皇后懿旨來，傳睿親王進宮去商量大事。多爾袞聽了，忙趕進宮去。這時皇上的屍身，安放在永福宮正院裏；多爾袞進去，行過禮，宮女領着，到寢宮裏。皇后低垂粉頸，坐在牀沿上；多爾袞上去請了安，皇后好似不看見一般。那班

宮女見了這樣子，一齊退出屋子來；裏面有一個貼身的宮女，便站在廊下伺候。皇后呼喚他悄悄的在窗眼兒裏望進去，祇見睿親王在安樂椅上坐着；皇后站起身來，慢慢的走上前去，拉着多爾袞的手，低低的說了許多話。那睿親王祇是搖着頭。那皇后翠眉緊鎖，粉臉含愁；一隻玉也似的手，按住睿王肩頭，連連搖着睿王的身體。睿王兀自低着头不說話。皇后急了，嘆的拜倒在地，求着睿王急轉過身子去，抬着臉，望着別處，依舊不說話。皇后又湊在他耳邊，輕輕的說了許多話；睿王聽了，纔慢慢的臉上露着笑容，連連點點頭。站起身來，扶皇后坐下；自己退出宮去，回到崇政殿。文武官員都圍着問消息。多爾袞高聲說道：如今皇上賓天。皇后悽楚萬分，心神昏亂，沒有主意，特喚小王進宮商議國家大事。皇后的懿旨，已決定立皇九子福臨爲皇帝，諸位大臣可遵旨麼？睿親王的話，誰敢不依？祇聽得哄的一聲齊說：遵旨！多爾袞便帶着百官進宮去哭拜，拜過以後，把皇帝的屍身搬到崇政殿收殮；一面抱着皇九子陞坐篤恭殿，受百官的朝賀。那福臨年紀祇有六歲，一切禮節，都聽睿親王指導。禮罷，皇后傳旨出來說着：封多爾袞濟爾哈郎兩人爲輔政王，幫着皇帝辦理朝政。多爾袞接過懿旨，便對大臣們說道：我們今天同心共事幼主，便當對天立誓，永無二心。當下衆大臣齊聲答應。多爾袞便請大學士范文程當殿寫下誓書，當天立下香案。親王大臣們拜過了，贊禮官捧過誓書來大聲讀道：

代善，濟爾哈郎，多爾袞，豪格，阿濟格，多鐸，阿達禮，阿巴泰，羅洛尼，堪博，洛碩託，艾度禮，滿達海，屯齊，費揚古，博和託，屯齊喀和託等：不幸值先帝升遐，國不可無主，公議奉先帝子繼承大位；嗣後有不遵先

帝定制，弗殫忠誠，藐視皇上冲幼，明知欺君懷奸之人，互徇情面，不行舉發，及修舊怨，傾害無辜，兄弟讒構，私結黨羽者，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

福臨即位以後，世稱世祖皇帝，改年號稱順治元年，從此一切朝政大權，都在多爾袞一人手中；那鄭親王濟爾哈郎，也明知道這睿親王不是好纏的，便也樂得做個人情，諸事不管，一聽多爾袞在宮裏獨斷獨行。這時文皇后陞做皇太后，正在盛年，如何守得空房，虧得睿親王知趣，早晚陪伴着，說笑解悶。皇太后又怕外人說閒話，便封睿王做攝政王，朝廷大事，由攝政王一人管理。從此攝政王便住在宮裏，借着辦理朝政的名義，時時和皇太后見面，越法把家裏的小玉妃丟在腦後了。獨有肅郡王豪格，心中十分難受，他便對豫王多鐸商量，借着訪問朝政爲名，進宮去見攝政王。這時多爾袞正和皇太后說得情濃，聽說豪格求見，心下老大一個不樂意，便在上書房傳見豪格。見了多爾袞，臉上止不住露出怒容來；多爾袞問他什麼事，豪格說道：「如今皇上年幼，朝廷事務又繁，攝政王一人，怕有精神不濟的地方；小王和豫王，意思要每天進宮來幫着攝政王辦事。一句話不會說完，多爾袞早明白了他們的來意，便冷笑一聲說道：『多謝兩位王爺費好意！如今俺既當了這個職分，萬事都有俺擔當，辦得好，是俺的功，辦得不好，是俺的罪。不用兩位王爺費心，沒得人多主意雜，反把國家的大事耽誤了！』一頓話說得他兩人啞口無言，祇得諾諾連聲；一場沒趣，退了出來。從此攝政王和豫王肅王的仇恨愈深，派人四下裏偵探他們的動靜。大學士范文程，原是多爾袞的心腹，他又是歸在豫王部下的；多爾袞便把范文程傳進宮來，悄悄的囑咐他，留心豫王的動靜。知道

他正斷了絃，便把一個鶯姑娘賞給他做繼配。說起這位鶯姑娘，原是明朝顏參將的女兒；那時多爾袞在松山打仗，把他擄來，養在自己府裏。這時鶯姑娘年紀還小，已出落得皓齒明眸，輕盈嬌小，多爾袞原打算待他長大起來，自己受用的。如今爲籠絡人心起見，便把他賞了范文程。范學士見了這樣一個絕色美人，早把個攝政王感激得深入肺腑；他天天伴着這鶯姑娘在房裏親熱調笑。說起偵探豫王的事體，鶯姑娘便替他想法子，備下上好的酒菜，請豫王到家裏來吃酒說笑。又打扮四個齊整丫頭，輪流在豫王身傍侍奉。有時也把豪格請來，他兩人背地裏說許多怨恨多爾袞的話。豫王覺得范文程家裏有趣，便也常常來走動。說起酒菜滋味很美，豫王問是誰做這酒菜，范文程便老實說是內人料理的。豫王久聽得范文程的繼配是一位美人，苦於沒有機會；如今聽得范文程說起，便接口說道：「既勞動了夫人，便請出來，待小王當面謝過。」范文程不敢違拗，便吩咐丫頭到內院去請夫人。他夫人顏氏聽說豫王請見，忙梳粧了一回，四個丫頭圍隨着，走出客廳來；多鐸見了，不覺眼前一幌，看那顏氏，打扮得好似一枝花朵兒。那一陣陣脂粉香味，送進鼻管來。豫王原是一個好色的，當時引得他目瞪口呆，做出許多醜態來。顏氏遠遠的站着，行過禮，一轉身，進去了。隔了許多時候，豫王纔回過氣來；對范文程冷笑一聲，說道：「范老先生！你年紀已經六十歲，鬚髮都全白了；家裏藏着這位嬌滴滴的夫人，不怕人說閒話麼？如今限你一夜，快快和那美人兒商量去，明天到府中來回話。」豫王說完了話，一摔袖子，大脚步踱出去了。豫王去了多時，范文程纔會過他的意思來，知道他懷好意；忙到內院去，和顏氏商量。顏氏說道：「這事祇有睿王爺救得俺夫妻的性命，你快求睿

王去！這日天色已晚，到了第二天一清早，范文程穿戴起來，趕進宮去。誰知學士府中范文程一轉背，便有豫王府的一隊親兵到來；不問情由，擁進內院，搶着顏氏便走。把顏氏推進暖草。簇擁着進了豫王府，多鐸正在府中盼望，見顏氏到來，把他喜得心花怒放，忙上前去，拉着顏氏的手，勸他莫要驚慌。祇因俺福晉知道夫人又聰明又美貌，特把你接進府來做一個伴兒。顏氏原是一個貞節的婦人，聽了豫王的話，便亂嚷亂哭；又指着豫王大罵。豫王被他罵得老羞成怒，便喝令侍女，拉下這賤人的小衣來！原來豫王生成有一個下流脾氣，他專歡喜看女人的身體。兩傍的丫頭，便一齊動手，把顏氏按在榻上，先把羅裙拉下；祇見顏氏兩隻小腳兒亂頓，又上來兩個丫頭，把小腳捏住。正待要動手，忽見兩個內監，慌慌張張的跑進來，說道：王王爺不好了！官裏來了三百御林軍，把府門前後看住……他一句話不正說完，祇見一個太監，帶着十多名兵士，踱進屋子來，口稱皇太后有旨。豫王到了這時候，也頓時矮了半截，忙嘆的跪倒在地，接旨。太監讀過了懿旨，便吩咐把王爺押進宮去；待豫王到得宮裏，那肅郡王豪格也被御林軍押着進宮來。多爾袞坐在上面，審明豫王強搶命婦圖姦未成的罪名，罰銀一千兩，奪去十五牛袋；肅親王豪格，坐知情不發的罪，罰銀三百兩。那豫王受了罰，出宮來，滿肚抱着怨恨；便索興放肆，天天帶着府中的兵丁，到百姓人家去，見有年輕的女人，便硬拉來看他。嚇得八旗的女人，個個躲在屋裏，不敢到外面來探頭。後來給都察院承政公滿達海知道了，上了一本；攝政王大怒，又把豫王拉進宮去，罰了許多銀子。因此豫王把多爾袞越發恨入骨髓，去和豪格商量，豪格平空裏罰去銀子，心中原十分怨恨。他便悄悄的拉了固山額真何

洛會，議政大臣楊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羅碩和，他一班私黨在府中商量行刺多爾袞的事體，又說道：多爾袞死後，小王便做攝政王，到那時諸位還怕不富貴嗎！誰和說話的時候，那何洛會早已一溜烟逃出府去。他原是攝政王的心腹，當時便趕進宮去請見。這時多爾袞正在內宮看皇太后梳頭，豪格的福晉這時恰巧也進宮來請太后的安。見他婆婆正梳頭，這位福晉原梳得一手玲瓏的髻兒；當時皇太后見了，便喚他幫着梳頭。肅王福晉不敢違命，便把袍袖高高捲起，露出雪也似的臂兒來；多爾袞在一傍看了，這樣潔白的皮膚，早已看出了神。再看這福晉的臉時，正是一副宜喜宜嗔的春風面；多爾袞心想，豪格這小子，倒有這樣的豔福，幾時俺報了仇，把這美人兒留在府裏自己享用。要知這位福晉如何結局，且看下同分解。

寫宮庭醋波，另有一種堂皇秘豔局面，非平常百姓罵街爭寵可比；凡筆寫來，處處醜陋。此處多爾袞與文后密謀及文后哀求一段，寫來何等陰險，何等富豔，又細膩，又曲折，歷歷如繪。

清室以攝政始，以攝政終。於以知治國之道，尙才不尙統。誠以國家大事，惟有才者能濟之。民主國家，惟有才者足以位之；君主國家，或於萬世一統之說，雖黃口孺獸，居然臣妾兆民。彼攝政者，才氣橫溢，徒以名分所限，往往出於不軌；強者亂統，弱者失國。兩攝政之成績，如此而已。所謂萬世者何在？所謂一統者又何在？

名有定分，器有定位，不可以假人；若一假人，則啓覬覦之漸。弱者陰謀，強者豪奪，奪之不得，則狂放暴厲，如豫王是也。然多爾袞正忌豫王，豫王淫亂之行爲，適足以資其口舌。愚哉豫王！但顏氏之受奪，亦

足爲後之一味媚異族者戒。

第二十三回

救愛妾三桂借兵

殺宮眷崇禎殉國

却說：多爾袞正在那裏看，想他的姪兒媳婦，忽然宮女傳進來說：外面有何洛會求見。多爾袞知道有機密事，忙出去在西書房中傳見。何洛會一見了攝政王，把豪格如何如何謀刺攝政王的話，和盤托出。多爾袞聽了，又驚又恨，立刻打發何洛會，便帶宮中兵士，悄悄的趕到肅王府中去，把在場的幾位親王貝勒大臣，統統捉住，押解進宮來。內中祇有多鐸，早已走脫。攝政王見了豪格，想起從前他在太宗皇帝跟前說自己的壞話，恨不得把他一口咬死。當時便會同鄭親王，陞坐篤恭殿審問。何洛會做見證，豪格見無可抵賴，便把惡言頂撞。攝政王大怒，便吩咐把肅王廢爲庶人，永遠監禁在高牆裏，把王府抄沒。却悄悄的把姪兒媳婦取進自己府去，偷空回府去，便和姪兒媳婦尋樂。當時又把阿達禮碩託和吳丹等大臣，定了死罪；大學士剛林，也監禁起來。同時犯罪殺頭的大臣，也不知有多少；抄沒的家產女眷，統統送進睿王府去。自從豪格監禁以後，多爾袞便拔去了眼中之釘，天天和太后放膽取樂，便也毫無顧忌。世祖皇帝年小，又住在別宮，如何能知道他們的事體。倒是范文程，打聽得外面人心不服。這時明朝李自成張獻忠造反，帶領陝西的飢民，裁去的驛卒，共有二十萬人馬，佔據陝西河南湖北四川各省；那頭目有老獬狷，曹操，華襄，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分十三家七十二營，到處橫衝直撞。明朝官兵，投降他的也很多。原是李自成的舅父高迎祥爲頭的，那高迎祥原是馬賊出身，後來和饑民頭目稱大梁王。

的延安府張獻忠聯合到一塊兒，自稱闖王；張獻忠自稱八大王。高迎祥被官兵殺死以後，李自成便襲了闖王的名號，向西安進發；張獻忠向四川進發，明朝萬曆皇帝的兒子福王常洵，被李自成殺死，把他的血和酒吃，名叫福祿酒。王世子由松，赤身露體，逃在荒山裏。後來李自成打進西安，佔據了明朝親王秦王的王宮，殺死了秦王；自己便立大順國，改年號稱永昌。他一面又帶兵打破太原大名，真定各處城池；明朝崇禎皇帝，得了這消息，十分害怕；忙下詔徵各處勤王兵，保護京城。無奈這時奸臣魏忠賢專權，皇帝萬分窮苦，滿朝也不見一個忠臣。這個消息傳到范文程耳朵裏，便對多爾袞說道：機會不可失，王爺趁此去收服明朝，立了大功，誰敢不服。攝政王聽了，說這主意不錯，忙去對太后說明；太后心中雖捨不得離開叔叔，但爲國家大事，又爲多爾袞前程起見，便也答應。一面吩咐他兒子世祖皇帝，揀個吉日，陞坐篤恭殿，拜多爾袞爲大將軍，統領滿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和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的兵隊，不下十萬人馬。皇帝又賞多爾袞黃纓一柄，大纛二面，黑狐帽，貂袍，貂褂，貂坐褥，涼帽，蟒袍，蟒褂，蟒坐褥，雕鞍，駿馬，許多東西。多爾袞進宮去辭別了太后，奏明倫然奪得中原，接太后進關去，共享中國的繁華。午時三刻，城外礮聲震天，大將軍跨鞍上馬；前面豎起八面大纛旗，浩浩蕩蕩，殺奔山海關來。出了邊牆，多爾袞分派多鐸阿濟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善和朝鮮王子李溟，各帶大兵，向前進行；自己統領牙兵，在廣甯附近翁後地方駐紮，聽候前軍消息。正在遣兵調將的時候，忽然由前軍阿濟格送進一個明朝的差官來；見了多爾袞，趕忙跪倒，口稱明朝平西伯吳三桂有公文，特差副將葉禹鍾送上大將軍親看。當即有侍衛官，接過公文去；多爾袞看時，見

公文上面說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李自成打破北京城，求大將軍發兵救中國的大難。多爾袞看了上回的說話，不覺發怔。說道：好利害的李自成！不多幾天，便鬧出這樣大事來！又問葉禹鍾：崇禎皇帝怎麼樣吊死的？那葉副將不會說話，先淌下眼淚來。說道：可憐好好一位皇帝，枉送了一條性命！滿朝文武，都是奸臣；李賊兵臨城下，北京百姓還不會知道。直到三月十七早朝，皇帝問：外間賊勢如何？文武百官聽了，祇有吊眼淚的本領。停了一回，午門外報進來說：李自成兵隊環打九門！大臣們聽了，也顧不得皇帝，一個個溜出殿去。崇禎皇帝看了，嘆了一口氣，退朝回宮，對皇后痛哭一場。這時有一個總管衛太監，見皇帝哭得淒涼，便不覺動了忠義之氣；當下招呼了宮裏的太監，共有六百多人，各各拿了兵器出去，把守皇城。到了十八這一天，外面攻打得十分危急，便有一個太監，名叫杜勳的，偷偷逃出城去投降李自成；把宮裏的情形，統統告訴給賊人知道。李自成一打發杜勳，連夜用繩子掛進城來，見崇禎皇帝，請皇帝讓位給李賊。皇帝大怒，把杜勳監禁起來；直到十八傍晚時候，太監曹化淳，偷偷的去開了彰儀門。那賊兵一闖進城，逢人便殺，逢屋便燒；京城裏一片火光，人聲鼎沸。崇禎皇帝忙吩咐把內城緊閉。可憐皇帝一個人走出宮門，走到萬歲山上，望見烽火連天，嘆一口氣說道：這白白害了一班好百姓！說着，吊下幾點眼淚來。回到乾清宮裏，拿起硃筆來，寫一道上諭：着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輔助東宮。寫完了上諭，便吩咐請皇后出來。一霎時，皇帝跟前站着許多宮女，皇后和袁貴妃也坐在一傍；皇帝吩咐擺上酒席，連喝了三大杯，便覺得醉醺醺地。便回頭過來，對皇后說道：大事去矣！皇帝纔說得一句，祇聽得那班宮女們嗚嗚咽咽的痛哭起

來；皇后也抹着眼淚，說道：「臣妾事奉陛下十八年工夫，每有勸諫，總不肯聽，至有今日！皇帝也不和他多說，便把太子永王定王喚出來，拉住了兩人的手，祇說得一句：『逃性命去罷！』便吩咐太監，把兩位太子送出宮去，寄養在外戚周家田家。不一回，宮女報說：『帝后吊死了！』崇禎皇帝急急進去看時，已是斷氣了。皇帝祇說得一個好字。忽見那公主在一傍哭着。這位宮主年紀十五歲，長得有沉魚落雁的容貌，皇帝觀他不防備的時候，便拔下佩刀來，把袍袖遮住臉兒，一刀殺過去，斬斷了公主右面的臂膊。公主倒在血泊裏，輾轉呼號；皇帝一面抹淚，一面說道：『誰叫你生在我們帝王家裏呢？』說着，回過頭來，見袁貴妃也在一傍哭泣，便問道：『你爲什麼還不死呢？』袁貴妃聽了，便對皇帝拜了幾拜，解下腰帶來，便在皇帝跟前上吊；纔把身子吊上，那帶子忽然斷了，袁貴妃又醒過來。皇帝便擎起刀來，在貴妃肩上很命的砍了幾刀，纔死去。皇帝收了佩刀，慌慌張張的夾在幾十個太監裏面，擠到東華門口，被兵士們攔阻住；又折到齊化門朱純臣家裏，又被看門的攔住，不放進去。急轉身走到安定門，那城門關得鐵桶相似，也不得出去。皇帝嘆了一口氣，又折回宮來。這時皇帝身上穿着藍袍，在街道上走來走去，也沒有人認他。到十九一清早，內城也被賊兵打破了；皇帝悄悄的一個人走上煤山去，在壽皇亭裏坐下。一陣陣喊殺聲音，傳在皇帝耳朵裏；皇帝連連嘆了幾口氣，便拿起案頭硃筆，在衣襟上寫了幾個字，解下襯帶，吊死在亭子裏。待到李自成打進宮來，有一個太監，名叫王承恩的，在宮裏四處找尋皇帝，找到壽皇亭裏，見皇帝高高吊死在窗檻上，散着頭髮，赤着左脚，右脚穿着朱履。再看那衣襟上寫的字道：

朕自登極十有七年，逆賊直逼京師；朕雖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可去朕之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那王承恩讀過皇帝衣襟上的遺詔，不禁嚎啕大哭。對皇帝的屍身拜了八拜，說道：萬歲在陰間慢走，奴才來了！說着，也在腰間解下一條帶子來，吊死在皇帝脚下。破城的時候，崇禎皇帝獨自一人陞殿，眼前一個太監也不見；皇帝便下殿來，自己打鐘，打了半天，也不見一個大臣到來。後來李自成進宮，坐在金鑾殿上，打起鐘鼓來，便有成國公朱純臣領了合朝文武大臣，上殿來拜倒在地，口稱：新皇帝萬歲！李自成查問時，祇有范景文倪元璐幾個大臣盡忠的。又查問崇禎皇帝的下落，大臣們都不知道；後來在煤山上尋得皇帝的屍身，問那看管壽皇亭的小太監時，那小太監把皇帝臨死時候的情形和王承恩殉難的情形，一一說出來。李自成吩咐卸下一扇宮門去，把皇帝的屍身抬來，用柳木棺草草收殮，丟在東華門外的蓬廠裏。每天祇有三四個老太監看守着。李自成住在宮裏，每天有文武百官去上朝，却沒有一個人去拜皇帝棺木的。那時陳演、魏藻德、張若麒、梁兆陽、楊觀光、周奎，一班明朝的好臣，都因趨奉李自成，得了大官；還有吳三桂的父親都指揮吳襄，也投降了李自成。吳三桂有一個愛妾，名陳圓圓的，原是外戚田畹家的歌姬；長得和出水芙蓉一般。吳三桂在田畹家吃酒，一見傾心，向田畹取來十分寵愛。天天摟在懷裏，噙在嘴裏。祇因受了皇上的旨意，帶兵往山海關駐紮，怕陳圓圓嬌嫩皮膚，受不住關外風沙，便把他寄在京城父親家裏。待到李自成攻打北京，吳三桂封平西伯帶兵回京，纔走到豐潤地方，便得到京城陷落的消息，又打

聽得他父親吳襄，也投降了賊人，連他愛妾陳圓圓也被賊將劉宗敏擄去，轉獻納李自成享受。這怎麼能叫吳三桂不惱？他便一面帶領兵士，晝夜躡程，殺進京去；一面又打發副將葉禹鍾，到關外來討救兵。當下多爾袞問明白了來踪去跡，深中下懷，便立刻催動人馬，軍前豎一面大旗，上寫着仁義之師四個大字，耀武揚威的殺進北京城來。平西伯的兵隊領路，走在前面。李自成聽說滿清兵到，慌得他逃出武英殿，擄着明朝的太子和兩位王爺，向西逃去；吳三桂追上前去，殺死他父親吳襄。問陳圓圓時，已被闖王李自成擄出城去；吳三桂又向前追趕，在驛亭裏遇到陳圓圓，獨自一人坐着。吳三桂見了，真是悲喜交集；但吳三桂既得了他心上人兒，便也無心去追趕，同進京城去。那多爾袞已是老實不客氣，高坐在武英殿上，受百官的朝賀了。睿親王一面收拾宮殿，一面親自寫了一扣奏摺，打發輔國公屯齊院和托固山額真付洛會，到盛京去迎接兩宮進京；一面又派明朝降臣金之俊，修理從山海關直到北京的街道，沿路蓋造行宮。睿親王在盛京時候，和皇太后是天天見面親熱慣的；如今兩處離開，不由得他天天盼望，夜夜思量。直盼到九月二十，順治皇帝陪奉太后進北京城；多爾袞傳集了滿漢文武大臣，全身披掛，出城九里，恭接聖駕。祇聽得九聲礮響，前面金鼓儀仗，龍旂鑾輿，一對對的藍翎侍從，夾護着龍車；車子裏一個豐頤盛鬢的太后，懷中坐着一個七歲的天子，龍車由永定門進大清門，沿路家家擺設香案，人人在窗戶內偷看。御駕進了紫禁城，文武大臣，一齊退出；祇有攝政王一人，隨駕進宮。順治太后進了慈寧宮，略略休息一回，便傳多爾袞進去；兩人久別重逢，自然有一番情誼。直談到傍晚，纔退出來，回到私邸裏去。這時小玉妃和豪格的福晉，

也跟着進京來；多爾袞回府去和小玉妃說笑一回，又和二十個侍妾周旋一回，便溜進姪兒媳婦房裏去了。這小玉妃自從嫁了攝政王以後，因為王爺心中念念不忘他姊姊，和他便毫無恩情；小玉妃心中的怨恨，自不消說得。他幾次想趕到宮裏去，和他姊姊大鬧一場，又想他姊姊現在做了太后，自己勢力敵他不過，便也忍耐下去。那多爾袞因這幾天宮裏有事，便日夜在宮中伺候。順治皇帝揀定十月初一日，基從九月二十六日起，下諭朝內大小臣工，替崇禎皇帝掛孝三日；到了初一這一天，大家都換了吉服，皇帝陞坐武英殿，文武百官，一齊拜倒在地，三呼萬歲。當下皇帝傳下三道上諭：第一道是把明朝改稱大清，大赦天下，蠲免全國賦稅一年；第二道是令天下臣民，限定在十日內，一律剃髮；第三道是封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會同吳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合蒙古兵士，入榆林延安，攻陝西背後，去勦滅李自成一班賊寇，又封多鐸為定國大將軍，會同孔有德一班降將，直下江南，去收伏明朝天下。單說這剃髮一道上諭，當時也不知死了多少忠臣義士。這且不去說他，如今再說多爾袞分發各路兵馬已定，便天天在宮裏和太后飲酒取樂；那各親王的福音，也天天輪着進宮去賀喜。祇有那小玉妃因把他姊姊恨入骨髓，便也不進宮去；但是看看他丈夫一連幾天不出宮來，這口酸氣，心頭實在按捺不住，又挨過幾天，看看多爾袞還不回家來，他可再也耐不住了，頭也不梳，衣服也不換，坐着府裏的車子，直闖進慈寧宮去。那把守宮門的太監和宮女們，見他來勢凶惡，便上前來把他攔住；小玉妃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洩，見被來人攔住，他便在外院裏指天劃地的大罵起來。口口聲聲要喚多爾袞出來，我和他評評理。他罵到十分氣憤的時候，把皇太

后和多爾袞兩人的私情事體，統統喊了出來，嚇得那班宮女太監們，掩着耳朵，不敢聽他的話。便有幾個宮女上來說了許多好話，拉他到西書房去坐；一面又打發人到裏面去通報攝政王。停了一回，宮女傳出話來，說請福晉先回，王爺今夜一定回府。小玉妃聽了，也無可奈何，祇得上車回去。到了傍晚時候，多爾袞果然回家來了。小玉妃見了王爺，把日間的氣惱，一齊拋在九霄雲外；眉花眼笑的把王爺接進房去。多爾袞也並不提起日間的事體，用過了晚膳，便宿在小玉妃房裏；侍妾們看了這情形，十分詫異。到了第二天清早，大家到小玉妃房裏去伺候；祇見那小玉妃直挺挺的躺在牀上，七孔流血早已死了。這明明是被多爾袞謀害死的，大家也不敢聲張。多爾袞祇把差官傳來，吩咐他買辦衣衾棺槨，草草收殮；外面祇知道睿王福晉是害急病死的，照常開弔出喪。事過以後，多爾袞依舊向宮裏一溜十天八天，不見他出來。他叔嫂兩人的事體，自從給小玉妃吵嚷過以後，鬧得宮裏宮外人人知道；這個風聲傳到皇帝耳朵裏去，雖說皇帝年小，却也覺得十分難受，肚子裏又羞又氣。誰知那時有一位禮部尚書名叫錢謙益的，早已看出攝政王和皇帝的心病，便大膽上了一個奏章，說：皇太后正在盛年，獨處深宮，必多傷感；攝政王功高位尊，又值斷絃，不如請太后下嫁攝政王，既足以解太后之孤寂，又借以酬皇叔之大功。這個奏章，原是多爾袞看的；他看了，不由得心花怒放。當即帶了奏章進宮去，和皇太后商量。太后到這時候，却害羞起來，溜了多爾袞一眼，笑說道：俺不知道！你和他們商量去！多爾袞回到府去，把錢謙益傳進府去，兩人商量了一夜；第二天錢謙益上朝，把這個意思奏明皇上。又說從此皇太后和攝政王定了名分，免得外人多說閒話。順治皇

帝當即准奏，第二天發下一道上諭來，家家傳誦。那上諭說道：

朕以冲齡踐祚，定鼎燕京，孝正萬方，廓清四海。藐躬涼德，曷克臻斯？幸內稟聖母皇太后訓迪之賢，外仗皇叔攝政王匡扶之力，一心一德，斯能奠此丕基。顧念皇太后自皇考賓天之後，攀龍髯而望帝，未免傷心和熊膽以兒，難開笑口。幸以攝政王託股肱之任，寄心腹之司，寵沐慈恩，優承豎眷。功成逐鹿，抒赤膽以推誠；望重揚鷹，掬丹心而輔翼。金滕靖亂，立姬公角辰之勳；鐵券酬庸，乏邱嫂轅羹之怨。借此觀臚萱室，用紓別鶴之悲；從教喜溢椒宮，免唱離鸞之曲。與使守經執禮，如何通變行權？既全夫夫婦婦之倫，益慰長長親親之念。嗚呼！禮經具在，不廢再醮之文；家法相沿，詎有重婚之律？聖人何妨達節？大孝尤貴順親。朕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其大婚儀典，着禮部核議奏聞，候朕施行。欽此。

要知皇太后爲何下嫁，且聽下回分解。

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吳三桂之心事，被梅村一語道破。諺曰：無私不公。吳三桂有私於陳圓圓，始能急國家之公。殊不知向鄰國乞師，實無異於引狼入室耳！

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此語實罵盡明末諸臣。然於以見家天下之不足恃耳。待諸臣者，視天下爲帝皇之天下；利則共之，害則避焉。彼從龍諸臣，亦惟以有利可圖耳。若一旦失敗，亦將如明臣之銷聲匿跡，避之惟恐不速矣。

崇禎帝手刃公主曰：誰令汝生帝皇家？慘語慘狀，使鐵石人爲之下淚。我勸後之熱中於帝皇者，當求免後世子孫食報之慘，毋甯少作孽因之爲得也。

第二十四回 酬大勳太后下嫁 報宿恨天子重婚

却說體部接了聖旨，便議足皇后下嫁的體節，派定和碩親王充欽派大婚正使，饒餘郡王充大婚副使。先揀定下聘吉日，正副使引導攝政王到午門外行納采禮。那禮單上寫着：文馬二十匹，甲冑二十副，緞二百疋，布四百疋，黃金四百兩，銀二萬兩，金茶具兩副，銀茶具四副，銀盆四隻，間馬四十匹，駝甲四十副。禮物陳列在太和殿，在乾清宮賜攝政王筵宴。宴畢，到壽甯宮行三跪九叩首謝禮。到了大婚這一天，五更時候，攝政王排齊全副執事：一對白象領隊，後面寶乘樂隊，紅燈冠軍使，整儀尉，引仗，柳仗，吾仗，立瓜，臥瓜，星，鉞，五色金龍小旗，翠華旗，金鼓旗，門旗，日月旗，五雲旗，五雷旗，八風旗，甘雨旗，列宿旗，五星旗，五嶽旗，四瀆旗，神武旗，朱雀旗，白虎旗，青龍旗，天馬旗，天鹿旗，辟邪旗，犀牛旗，赤熊旗，黃熊旗，白澤旗，角端旗，游麟旗，彩獅旗，振鷲旗，鳴鳶旗，赤鳥旗，華蟲旗，黃鸝旗，白雉旗，雲鶴旗，孔雀旗，儀鳳旗，翔鸞旗，五色龍纛，前鋒纛，護軍纛，驍騎旗，黃麾，儀鎗，金節，進善納言旌，數文振文旌，褒功懷遠旌，行慶施惠旌，明刑弼教旌，教孝表節旌，龍頭旂，豹尾旂，絳引旂，信旂，鸞鳳赤方扇，雉尾扇，孔雀扇，單龍赤團扇，單龍黃團扇，雙龍赤團扇，雙龍黃團扇，壽字扇，赤方纛，紫方纛，五色花纛，五色九龍纛，黃九龍纛，紫芝蓋，翠華蓋，九龍黃蓋，戟，豹尾槍，弓，矢，儀，刀，仗，馬，金机，金交椅，金水瓶，金盃盤，金唾壺，金香盒，金爐，拂塵，黃蓋，提爐，一對一對的過去。共用內監一千二百

四十六人拿着，從大清門直接住壽寧宮門，沿路鋪着黃紗，站滿了執事。攝政王多爾袞，端坐在金輦裏，後面六百名御林軍，各各攜着豹尾槍，儀刀，弓，矢，騎在馬上，耀武揚威。最後面豎着一面黃龍大纛，慢慢的走進宮門去。宮裏面早有一班親王福晉，貝勒貝子夫人，內務大臣命婦，內管領命婦，都是按品大裝，在內院伺候。到了吉時，皇太后穿着吉服，皇帝率領一班王大臣到內宮行三跪九叩首禮，跪請皇太后升輦，十六位女官，領導太后再下輦，三十二名內監，負責輦出宮。陪送的福晉，夫人，命婦，各各坐着形輿，跟在後面。攝政王的金輦，在右面護行。到了王邸門口，儀仗站住，到儀門口，大小官員站住，到了正院，金輦停下。女官上去，把太后從金輦中扶出來，進西院暫息。到了合巹吉期，把太后請出來，女官跪獻合巹酒，攝政王和皇太后行合巹禮，送進洞房。第二天，順治皇帝登太和殿，百官上表慶賀，皇帝降諭，在東西兩偏殿賜羣臣喜慶筵宴。從此以後，皇帝下旨，稱睿王爲皇父攝政王，每日早朝，皇父攝政王坐在皇帝右面，同受百官跪拜。太后自從嫁了攝政王以後，終日在新房裏尋歡作樂，忘了自己是快四十歲的人了，却還是和二八新娘一般，朝朝連理，夜夜並頭。祇因太后生成嬌嫩皮膚，斌媚容貌，望去好似二十許少婦，況且如今和多爾袞定了名分，越法沒有顧忌了，終日把叔叔霸佔在房裏，那二十位侍妾，和那姪兒媳婦，都想沾些微雨露。這位攝政王，終日伴着嫂嫂，新歡舊愛，這恩情自然覺得格外濃厚。待到滿月以後，他反覺得淡淡的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從來有一句俗話說得好：家花不及野花香。他叔嫂兩人，未定名分以前，暗地裏幽期密會，倍覺恩愛；如今定了名分，毫無顧忌，反覺得平淡無奇。再加一個是半老徐娘，一個正在壯年，便漸漸的有點不對勁。

了他常常溜到姪兒媳婦房中去尋樂，給太后知道了，未免掀起醋海風波。這時有一位大學士洪承疇，原是太后的舊相識；太后常常把他召進府去，攝政王不在跟前的時候，和他談談解解悶兒。後來給攝政王知道了，心裏十分不快。這時候多鐸在江南，打平了南邊各省，享用繁華；他手下軍官，擄得美貌婦女，便來獻與豫王。那江南女子，細膩柔媚，另有一種風味；多鐸府中，粉白黛綠，養着四五十個，都是絕色佳人。內中有一位寡婦劉三秀，年已半老，却長得玉肌花貌，斌媚動人；豫王最是愛憐，封他做王妃，天天和他在一處游玩。這時正是端陽佳節，豫王帶着劉三秀在江邊看龍舟之戲，想起太后在宮中，雖享盡榮華，却不會見過這水上的玩意兒，便定造了十隻龍船，選了二十個美貌女孩兒，連同船戶樂隊，一齊獻進京去。孝敬太后。太后便吩咐在三海裏開龍船大會，邀集了許多福晉夫人命婦，在水閣中看龍船。順治皇帝坐在正中，攝政王陪在一傍。那十條龍船，打起十番鑼鼓，在水面上掠來掠去，做出許多花樣來；看看那十條龍船，一齊駛近閣前來，二十個女孩子討皇太后皇上的賞。皇太后看那班女孩子長得有趣，便吩咐一聲賞。那太監便把預備下的二十籬碎銀衣服玩具果品，送上船去。大家正看女孩兒的時候，忽然一個大漢，從船頭上跳過閣來；手擎鋼刀，直向攝政王殺來。攝政王眼快，忙走避時；鋼刀也下去得快，斬死了一個小太監。閣子裏頓時大亂起來，御林軍一擁上前，把這刺客捉住，發下刑部去審問。那刺客直認是有一位天下第一個大人叫他來行刺的。又問他這位大人叫什麼名字？他又不肯說。第二天，再從牢裏提出來審問時，那刺客早已自刎死了。攝政王知道，十分動怒，吩咐把刑部尙書和許多承審官員，一齊革職拿問。又想那刺客

是從江南來的，豫王原和自己有宿怨的，說不定那刺客也。他指使來的。想到這裏，又十分生氣，便立刻和太后說明，下一道聖旨，把江南總督革職，派洪承疇去做江南總督，暗暗的吩咐他，多立兵隊，慢慢的收伏豫王的兵權。這一來，把洪承疇調開，在攝政王又拔去一個眼中釘。這都是何洛會的計策。但是在攝政王和皇太后正式做了夫妻以後，恩情反不如從前。如今洪承疇雖不在眼前，攝政王心中醋念未消，再加有這刺客的事體，心中不免有幾分害怕。皇太后雖說下嫁，在攝政王府中祇住了一個月，滿月以後，仍回燕寧宮去住着。攝政王宮中府中跑來跑去，怕遭人暗算，便也不常進宮去，祇在府中和姪兒媳婦尋歡作樂。日子多了，便覺得膩煩起來。這是朝鮮派大臣金玉聲來進貢，住在客館裏，說起他國王兩位公主，長得如何美麗嬌嫩。這句話聽在何洛會耳朵裏，便悄悄的去告訴攝政王知道。攝政王在府中正住得乏味，聽了這個消息，忙吩咐何洛會如此如此去行事。何洛會得了命令，忙悄悄的去和朝鮮大臣商量。那大臣聽是攝政王的意思，如何敢違背。忙回國去，和國王李溟說知。那李溟聽說攝政王要娶他兩位公主去做妃子，他正要仰攀上國，為何不願意，便一口答應。一面和女兒說知，還是這兩位公主有主意，他姊妹二人說：到大清國去做這奴，原是願意的；但是聽說如今大清國皇太后下嫁攝政王，寵擅專房，我姊妹二人嫁過去，沒得吃他欺侮。倘然那攝政王必要娶我姊妹二人，便請攝政王到俺國中來成親，替俺姊妹造一座高大的王府，俺姊妹永遠在府中住着，決不肯離開親生父母的。朝鮮王便打發人把他姊妹的意思去對攝政王說了，攝政王也很願意，避開皇太后的耳目。但是堂堂一位攝政王，到屬國裏去做親，未免太不成體。

統。後來何洛會出了一個主意，在朝鮮相近地方，喀喇城裏，造一座行宮，把兩位朝鮮公主悄悄的接到行宮裏候着。這裏攝政王便推說出關巡邊去，便帶領八旗固山類真官兵，揀定吉日，在北京起程；皇太后雖不捨得離開攝政王，但國家大事，又不好攔阻得。看看自己兒子順治皇帝，年紀慢慢的長大起來，他終身事體，也十分要緊；從前攝政王做主，說定科爾沁部主吳克善的女兒做皇后。如今攝政王要出京去，皇太后便和攝政王說定了，要給皇帝揀個吉日成親；攝政王這時一心祇在那兩個朝鮮公主身上，宮裏的事體，悉聽皇太后做主。自己急急趕出關來，到行宮裏和兩位公主成親。這時攝政王一箭雙雕，左右逢源，自有許多樂趣。誰知天下的事，往往樂極悲生。攝政王住在喀爾城地方，天和兩位公主尋樂；這喀爾城，原是一個荒僻去處。兩位公主，空閒下來，無可消遣，便哄着攝政王出去打獵。有一天，攝政王帶了兩位公主，正在城外打獵；一班官兵，正保護着公主，追擊兒到樹林深處。那林下忽然跳出一隻野豬來，見林子裏有人，急向林外逃去。攝政王一個人騎着馬站在林子外面，那馬見野豬兒頭衝來，嚇得他拱着前蹄，和人一般的站了起來。攝政王騎在馬上，一個措手不及，直撞下鞍轡來；那野豬恰巧從攝政王身上跳過。可憐多爾袞，一霎時跌斷了左腿，被豬蹄踏傷了面部，一時鮮血直進，痛澈心脾。隨從武官，急上來救時，已是來不及了。看看攝政王暈絕過去，這時那兩位公主也得了信息，忙回出林子來看，哭着喚着，總不見他醒來；再細看時，那腦漿也迸裂了，人已經不中用了。急把攝政王的屍身抬回行宮，一面發喪成服，一面通報朝廷。這時攝政王年紀祇有三十九歲。消息傳到宮裏，第一個哭壞了皇太后，順治皇帝，也十分傷心。一面特派

大臣出關去盤桓，一面下諭臣民人等帶孝。那朝鮮公主，不肯進關，待攝政王靈柩動身，便也動身回朝鮮國去。皇父柩車到北京這一天，順治皇帝穿了孝衣，帶同親王貝勒文武百官，出東直門五里外迎接。皇帝親自奠爵行禮，百官跪在路傍舉哀。從東直門直到玉河橋，四品以上各官，都在路傍跪哭，直到王邸。公主福晉文武命婦，都穿着孝衣，在大門內跪哭。靈柩停在王府大堂，諸王貝勒通夜守喪，另有六十四個喇嘛和尚，誦超薦。這一場喪事，直鬧了四十九天。皇太后雖不便入府守孝，但寡鵲離鸞，宮闈冷落，也是十分傷心的。順治皇帝和太后，到底是母子，關乎天性，見母親孤苦可憐，便把太后迎進宮去，母子兩人朝夜見面，十分親熱。這時順治皇帝也有十四歲了，便下詔親政，每天五更坐朝，查問國政，十分精細。文武大臣都見了他害怕，到了十六歲上，皇太后做主，揀定吉日，皇帝大婚。那吳克善把女兒送進京來，這時豫王也回京了，便借住在豫王府裏。在順治皇帝心裏，原不願意要吳克善的格格博爾濟錦氏做皇后，祇因是皇太后做主，不好意思反抗，祇得勉強成親。皇后住在坤甯宮裏，新婚不上五天，皇帝便和皇后口角，從此夫妻之間，越法生疎了。那蘇克薩哈詹穆濟倫和鄭親王瑞重郡王敬謹親王巽親王一般親貴，原都是和攝政王有宿怨的，如今攝政王已死，他便趁此機會報仇。天天在皇帝跟前說攝政王的壞話，又說攝政王的事體，都是那何洛會一人鬧的鬼。順治皇帝原不樂意攝政王的，如今聽了許多王大臣的話，便把舊案重翻，立刻下一道聖旨，把何洛會正法，追奪多爾袞生前一切封典爵位。多爾袞母子的封典，也一并奪去。到第三年，皇帝心中因為皇后是多爾袞做主給他娶的，便下詔把皇后廢了，另立科爾沁國鎮國公綽爾濟的

格格爲皇后。這位新皇后，雖是皇帝自己做主娶來的，但是皇帝却不曾見過；誰知娶進宮去一看，却是又蠢又笨。皇帝心中又加了一層煩惱。那皇太后見皇帝獨斷獨行，又因自己下嫁的事體，心裏總覺有幾分慚愧；因爲慚愧，母子之間便生出嫌疑。再加那班宮女太監們，後傍煽弄，皇太后心中竟十分怨恨皇帝。皇帝在宮庭之間，越法乏味，虧得不多幾天，那江南總督洪承疇回京來，叫他母子兩人心中都得了安慰。皇太后和洪承疇原是有舊情的，今日久別重逢，自然可以彼此安慰；那皇帝又是得了什麼安慰呢？原來此番洪承疇從江南地方帶了一位絕色美人進京來，獻與皇帝，那皇帝看了，滿心歡喜，便十分寵愛起來。天和美人宴飲說笑，寸步不離，真好似唐明皇和楊貴妃一般。這位美人，名叫董小宛，他原是如此。冒巢民的寵姬。那時江南有四位公子，都是有財有勢，有學問，朋友又多，誰也不敢去驚動他。洪承疇到了江南地方，打聽江南一班美人，什麼冠白門，馬湘蘭，李香君，顧橫波，一個個都是嫩柳嬌花，驚才絕艷。洪承疇滿心想拚着化去千金，買他一個回來。誰知到江南地方，那班美人都一個個有了主人，洪承疇心裏十分懊喪。過了幾天，又打聽得有一個董小宛，是金粉魁首，士女班頭，如今嫁與冒巢民作妾，跟着丈夫住在刊溝西城綠楊村地方。這地方山水清秀，花木繁茂，冒氏住的屋子，名叫水繪園，風景又是絕勝。洪總督自從知道了有這位美人兒，越法想得廢寢忘餐，長吁短嘆；他有一個心腹二爺姓修，原是一個壞蛋，終日趨奉主人，很得主人的青眼。如今見他主人好似有什麼心事，便在閒言閒語裏，套出主人的口氣來，知道主人是想那董小宛想得利害。他便自告奮勇，說道：大人放心，這件事都在小人身上；十天以內，總可以同大人

的話。修二爺說了這句話，便不見了。隔了八天，到第九天上，洪承疇正在書房裏看公文，忽然修二爺笑嘻嘻的從外面跑進來，搶到洪總督身傍去請了一個安，說道：「恭喜大人來了！洪承疇問：什麼來了？那修二爺說道：董小宛來了！洪總督聽了，從椅子上直跳起來，說道：「敢是你去搶來的嗎？這還當了得！那冒公子是江南才子，京城裏很通聲氣，被他去告一狀，把我的前程也丟了。這還了得！那修二爺說道：大人莫慌，聽小人慢慢的稟告：原來小人早已打聽得冒公子手下養着許多無賴，那無賴都和私鹽販子來往；小人便帶了本衙門全班馬快，連夜趕到綠楊村去，聲稱到冒公子家裏去捉強盜。有人告密，說冒巢民家裏窩藏私販，又強搶良家婦女。那鄰舍聽了小人的話，怕惹禍水，誰敢來管閒事；那冒公子也嚇得溜出後門去逃走。小人便打進門去，見董小宛扶着一個了頭，正在要逃走，便不問情由，上去拉着便走。又故意張揚着說：這女人便是冒巢民強搶來的良家婦女，如今送還他家去。洪承疇聽到這裏，便問：那女人呢？修二爺同說：連他丫頭都帶進衙門來了。洪承疇說：快送來我看！停了一回，果然見一個了頭，扶着一個美人兒進來。看他一雙媚眼，哭得紅紅的，蹙緊了眉心，低垂着粉頸，站在一傍，好似帶兩梨花，又好似捧心西子。洪總督看了，又憐又愛，一時裏不知怎麼是好。便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丫頭答道：婢子名叫扣扣。俺主人冒巢民，是如皋地方第一才子，誰人不知道？這位是俺主人第一位得寵的如夫人董氏；如今被大人的手下人錯捉了來，快放俺主僕兩人回去。京城裏自王爺起直到御史官，都是俺主人的親戚朋友；倘然惱了俺主人，他進京去告狀，怕連大人的功名也保不住了呢！洪承疇聽了扣扣的話，心下害怕，想要放他回去，看看這董小宛心

中實在捨他不下。便將錯就錯用好話安慰着說道：你們不用憂愁，祇因有人告你主人窩藏匪類，強搶民女；我和你主人原也是朋友，所以吩咐他們，暗地裏把你主人放走了。又怕地方上壞人到你家裏來騷擾，嚇壞了這位美人兒；又吩咐他們把這位美人兒接進衙門來暫避幾天，等風波過去，再放你主婢二人回去。洪總督說着，挨近身去，臉上做出一副尷尬神氣來。董小宛看了，知道洪承疇不懷好意，便直跳起來，搶到柱子邊去，把頭向柱子上亂撞；頓時鮮血直流，雲鬢散亂。扣扣忙搶上前去抱住。欲知董小宛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在滿俗，原無可異。按之戀愛原則，亦無足異。皇法不外乎人情，彼太后與攝政結愛之初，遠在未嫁以前；在今日視之，多情人終成了眷屬，實爲千古佳話。奈恆人以神聖視皇帝，遽詫爲異事；此中國人之所以奴性難除也！

西人有諺曰：結婚日爲愛情破產之日。誠以人心恆以不滿足而鼓其興趣；結愛之初，或有顧忌，或有阻礙，而其情倍濃。今太后之與攝政王，一旦天從人願而遽覺冷淡，實愛情破產之明證也。婚姻之事，惟平民得以享自由之福。上而至閭閻之家，則已限於門第而不自田矣；又上而至於帝皇家，往往帝后樹敵，暗鬥茲烈。吾人從見富家眷屬之席豐履厚，與夫帝后之養尊處優，殊不知彼日坐針氈者，十人而九也。博爾濟錦氏實其一。

第二十五回 悲離鸞小苑入宮 誓比翼世祖游園

却說董小宛聽了洪承疇的話，一時氣急，要在柱子上頭撞死，虧得他丫頭扣扣在身旁，搶救得快，上前抱住。董小宛也痛得暈倒在扣懷裏。隔了不知道多少時候，清醒過來一看，見自己睡在一張繡牀上，他丫頭扣扣陪在身旁。問時，原來是洪承疇的私第裏。董小宛想起他丈夫，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扣扣在一傍再三勸慰，說爲今俺們在這洪賊勢力之下，祇得耐心守候。主人在外面，總可以想法救俺們出去的。董小宛也無可奈何，祇得耐心住下。看看那頭上的傷口，也慢慢的好了。有一天，洪承疇吃醉了酒，想起董小宛來，便把他主婢二人喚來，對董小宛說道：「冒公子如今已關在監牢裏，過三五天，便要解進京去殺頭；祇因我看你可憐，暗地裏給你一個信，你倘然肯轉嫁給我，我便拚丟了這前程，把冒公子暗地裏放走了，和你丟官逃走。」洪總督話不會說完，董小宛坐在地下，指着洪總督亂罵亂哭；洪總督笑嘻嘻的上前去親自去攙扶，被董小宛一伸手，打了一下嘴巴，打得又脆又響。洪承疇大怒，拍着桌子，混賬忘八蛋的罵了一陣，吩咐拖去關起來！便有兩個蠢女人上來，把他主婢兩人，橫拖豎拽的拉進一間小樓去，緊緊關住。董小宛幾番要尋死，都被扣扣勸住，說：「主人萬分寵愛主母，主母倘然死了，給主人知道了，怕主人的性命也不保呢。」小宛聽了這話，怕丈夫爲他傷心，便也不敢死了。那冒巢民逃出家門以後，外面風聲鶴唳，說冒巢民窩藏匪類，皇帝下旨查拿，滿門抄斬，有的說江南總督四處畫影圖形，單冒巢民一個人。冒公子聽了，嚇得他走頭無路，虧得他四處都有朋友，逃在歙縣一個朋友家裏；那朋友替他四處張羅，冒巢民自己也打發人到金陵總督衙門裏去打聽消息，纔知道是洪承疇因爲要奪他的董小宛，所以造出許多罪名來。

冒巢民氣奮極了，要親自趕到金陵去和洪承疇拚命。這時有一個侍妾，名蔡女蘿的，跟着冒巢民一塊兒逃在外面，勸冒公子說：如今洪賊的勢力大，主人倘然到金陵去，正是自投羅網，給宛姊知道了，又叫他加添憂愁。如今妾身有一計在此，不知主公生平可有心腹的僕人？冒巢民聽了，略略思索一回，說道：有了！有一個馮小五。他母親死了，是董小宛替他買棺成殮的。自從董小宛嫁到我家，這馮小五便在我家當一名僕人；他常常說起小宛的恩德，便是送了性命報德，也是願意的。蔡女蘿便對冒巢民說：如此如此……一定可以把宛姊救回來。冒巢民聽了女蘿的話，便連夜回水繪園去；那班舊時的奴僕和江湖好漢知道了，都悄悄的到水繪園來看望。冒巢民對着大眾把蔡女蘿的計策說了，果然那馮小五跳起來，搶着拍着胸口說道：水裏火裏，小的願去當！又有幾個願跟馮小五一塊兒去行事的，又有幾個願幫貼盤纏的；冒巢民也拿出一千塊錢來，交給馮小五，說：衙門要使用，多少我都肯；總要想法把你主母救回來纔是。這班人一齊答應了一聲，一溜烟去了。冒巢民仍回到歙縣去守候消息。這馮小五原是江湖上人，那總督衙門裏的差役，他原都認識的；當時他到了金陵，擺了豐富的酒席，把衙門裏弟兄一齊請到酒吃到一半，馮小五給衆人磕了一個頭，說起他主人被洪總督虛構罪名，強搶寵姬的事。又說：如今主人願出千金，求諸位弟兄幫忙，設法把俺主母救回家去。衆差役聽了馮小五的話，正低着頭想法子時，忽然有一個公人慌慌張張從外面進來，說道：諸位哥哥快回去！大人接到京中上諭，催大人立刻進京。如今大人傳諭下來，立刻收拾行李，今夜九時，便要動身。哥兒們快回去罷！衆人聽了這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發了一回怔，匆匆忙忙

的散去。內中有一個名叫李三的，也是一個熱心朋友；他和馮小五交情又最深。他臨走的時候，對小五說道：「老弟不用憂愁，今夜三更時分，請在秣陵關下守候着；我去打聽你主母坐的是第幾輛車子，通一個消息給你，你須多約幾個弟兄上去奪回來。」小五依了他的話，到秣陵關下去候着；直候到天色微明，纔聽得車聲隆隆，前面大隊人馬過去。洪總督的車子，在前面跟着五六十輛大廠車，兩傍都有親兵保護着，眼看他出關去。車子後面，又跟着一隊騎兵，那李三也夾在兵隊裏；見了小五，他忙把手掌擎了三回，又伸着兩個指兒。小五看了，知道董小宛在第十七輛車子上；他便遠遠的在後面跟着。他們是騎馬的，小五祇有兩條腿，氣喘噓噓的跑着。幸而他們押着許多女眷們的車輛，常常要打尖停息；小五也不致落後。看看過了一站，又是一站；那兵士們防備很嚴，小五終不能下得手。過幾天，車子走過邗溝地方；這裏離綠楊村很近，小五悄悄的去招呼幾個舊日冒巢民的奴僕，直追到清江浦地面，却不見了李三。再打聽時，原來洪總督因要緊趕路，自己帶了李三一班親兵，晝夜遺程前進；丟下這許多女眷的車輛，吩咐兵隊押着，隨後慢慢的進京。這也是洪承疇要避人耳目的意思。馮小五聽了，十分歡喜，說是機會到了。當夜打聽得第十七輛車子和別的車子都寄住在悅來客店裏，那女眷們依舊睡在車裏。到了四更時分，小五約了幾個同伴，悄悄的爬上屋頂；那兵士們因總督不在，多貪了幾杯酒，這時正好睡。小五跳進內院，認得第十七輛車子是粉紅色的車簾，便疾忙跳上車去，掀開車簾一看，在月光下果然見那董小宛的丫頭扣扣睡在車門口。小五到這時也不及細看，搶着兩個被窩，打開店門，拔腳飛奔；被窩裏的女人，從夢中驚醒，哭喊起來。小五

一邊跑着，一邊拍着被窩說道：莫嘆莫嘆！俺是來救你回家去的。這時店小二和一班兵士們，都從夢中驚醒，追出門去，小五已去遠了；看看第十七輪車子裏的一位女眷和丫頭，都被劫去了。那兵士們一面報官訪拿，一面押着車子，晝夜趕路；過了山東地界，不多幾天，到了京裏。那小五搶得他主母和扣扣，回到他伙伴家裏；打開被窩一看，那丫頭扣扣原是不錯，祇有那主母却換了一個女眷。小五十分詫異，問時，扣扣說：主母在路上，感冒風寒，前幾天已換在後面蒲草輪子的病車裏去了。小五又問：這位女眷是什麼人？那女人自己說是姓金，原也是好人家的女兒，遭洪總督手下的兵士搶進衙門去，逼着做一個侍妾；如今你既拿我錯認做你家主母搶了出來，是救了我的性命，我也無家可歸，願跟着到你主人家裏去，服侍你主人一世。小五見不是主母，也無心和這金氏說話；便託他同伴，把金氏和扣扣帶回家去，自己轉身又趕進京去。打聽得董小宛雖住在洪承疇府裏，却還不會遭洪氏的毒手；但是府中院落重疊，兵衛森嚴，叫小五如何下手？隔了幾天，接到他主人的來信，說京裏有一位曹御史，是多年的至交，可以去求他幫忙。小五依了信上的話，去求見曹御史；把他主人的話說了。曹御史聽了，十分動怒，說：這洪老賊！不上奏章參他一本，也不顯得我老曹的手段。便吩咐小五：趕快去補一份狀子來，俺可以替你出首。小五回去，找了三天，纔找到一個寫狀子的人。誰知這寫狀子的人，見他告大學士洪承疇，心下不覺一跳；一面不動聲色的勉強替他寫好狀子，他原和大學士府的門丁胡老九認識的，便暗暗的到府去通報。這個消息洪承疇聽得了，一面吩咐拿一錠大元寶，賞了這寫狀子的人；一面和他手下的門客商量。門客裏面有一個名叫徐九如的，便

替他想了一條計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董小宛連夜送進宮去。順治皇帝一見，果然十分寵愛；祇因董小宛心中念念不忘冒巢民，他見了，皇帝宮女叫他跪下，他祇是低着頭抹眼淚。皇帝看他哭得可憐，便吩咐宮女帶他到別宮去，好好看養。董小宛住在宮裏，享用十分優厚，皇帝也常常來看望他，用好言安慰他；董小宛任憑皇帝千言萬語，他總是不答話。皇帝也不動怒，坐了一回去了。這樣子過了幾天，董小宛心想這位皇上倒是好性兒；日子久了，把自己的悲愁也慢慢的減輕下來。宮女看他肯說話了，便私地裏問他的來歷。董小宛告訴了他，那宮女說道：這樣說來，這洪承疇是你的仇人呢？你還想報仇嗎？董小宛咬着牙恨恨的說道：俺過一百世也要報這個仇！宮女又說：你若想報仇，第一步便要順從皇帝；得了皇帝的寵愛，便可以借皇帝的勢力報你的私仇。一句話說得董小宛恍然大悟，心想身子既已進宮，休想再出宮去；我不如將計就計，替冒公子報了這個仇罷。不多幾天，順治皇帝果然封小宛做淑妃，又怕外人說他娶漢女做妃子，便把小宛改姓董鄂氏，稱董鄂妃。皇帝得了董鄂妃以後，卿卿我我，一雙兩好，把從前的愁悶都已銷去；便是這董鄂妃也一心一意的伺候皇上，好似把冒公子忘了。暗地裏却買通太后宮裏的太監宮女，打聽太后和洪學士的事體。原來太后雖說紅顏已老，却仍是顧影自憐；他自從多爾袞死去以後，春花秋月，宮闈獨宿。想起從前的伴侶，一個個都已死去；祇有這洪承疇，遠隔在江南，便暗暗的下一道懿旨，把這位老朋友喚回京來；每到煩悶的時候，把洪學士傳進宮去，談笑解憂。這個消息被董鄂妃打聽得了，心想我何妨趁此在皇帝跟前挑撥一下，送去這洪賊的性命，也出了我心頭的怨恨。他主意已定，隔了幾

天，天氣十分蒸悶，董鄂妃正在涼牀上睡午覺，忽然皇帝悄悄的到來，宮女們忙要去喚醒妃子，前來接駕，皇帝搖着手，吩咐莫驚醒他。說着自己掀起軟簾，趑進房裏去。祇見妃子側着腰兒，睡在榻上，那半邊粉腮兒，越覺紅潤得可愛。皇帝走上去，看他雙眼低合，氣息微微，正好睡呢。又看他裙下弓鞋，尖瘦得和春筍一般。皇帝忍不住伸手過去，輕輕一握。再看他鞋底裏，繡着周延儒進呈五個楷字，皇帝點點頭，微微一笑。這時紗窗外吹進一陣風來，掀起了妃子身上的羅衣，露出紅紅的襯衣角兒；那衣角上繡着一對小小的鴛鴦，顏色十分鮮豔。皇帝看了，不覺發起怔來。正靜悄悄的時候，董鄂妃清醒過來，睜眼看時，見皇帝笑吟吟的站在榻前，慌得董鄂妃忙下榻來，跪在地下接駕。皇帝親自扶他起來，笑說道：「這樣熱的天氣，悶在屋子裏做什麼？朕和你十剎海採荷花去。」董鄂妃笑着稱：「遵旨。」又說：「臣妾還不會洗澡呢。」萬歲暫請外屋子坐一回罷。皇帝聽了，把頸子一側，說道：「朕正要去看愛卿洗澡呢！」董鄂妃忙跪奏道：「臣妾不敢褻瀆萬歲，再者，給外臣們知道了，成什麼體統？」皇帝搖着頭說道：「這怕什麼？外臣們也管不得這許多。你若害羞，吩咐他們放下湘簾，朕在簾子外望着就是了。」董鄂妃沒法，祇得吩咐宮女們預備香湯，放下湘簾，伺候洗浴。皇帝在簾外望着，四個宮女替他洗擦着，另外四個宮女站着，手裏捧着手巾鏡子胰子浴衣許多東西。不一回，妃子浴罷，重行梳粧，捲起湘簾，皇帝踱進來，笑說道：「長着這一身潔白的皮膚，直可稱得玉人兒了！把個董鄂妃羞得粉腮兒上起了兩朵紅雲。皇帝坐在一傍，靜悄悄的看妃子梳粧成了，便握着妃子的手，走出宮去；上了涼轎，太監抬着，走到十剎海地方，祇見萬頃蓮田，風吹着荷葉兒，翻來覆去，頓時覺得涼爽起來。荷花深處，

盪出一隻畫舫來；宮女們伺候皇帝和妃子上了畫舫，搖到水中央。妃子親自採一朵白荷花，獻與皇帝；皇帝接在手中，一手攬着妃子的手，並肩兒靠在船窗裏，看許多宮女們坐着採蓮船在荷花堆裏攢進攢出，齊聲唱着採蓮曲兒。一陣陣嬌脆的歌聲，傳在皇帝耳朵裏，皇帝連連稱妙。停了一回，宮女們採了許多荷花，獻上畫舫來；皇帝吩咐堆在妃子脚下。董鄂妃坐在艙中，四面荷花圍繞着；人面花光，一般嬌豔。皇帝嘆道：「愛卿真可以做得蓮花仙子！從此以後，董鄂妃經皇帝贊嘆以後，宮女們都稱他蓮花仙子。當時皇帝吩咐擺上酒來，和妃子對坐着，兩人傳杯遞盞；宮女們盤腿兒坐在艙板上。皇帝吩咐唱曲子，祇聽得一陣嬌音，夾着絃子聲唱道：

望平康，鳳城東，千門綠柳一路紫絲纒；引游郎，誰家乳燕雙雙，隔春波，晴烟染窗，倚晴天，紅杏窺牆，
一帶板橋長；閒指點，茶寮酒坊。聽聲聲賣花忙，穿過了條條深巷，插一枝帶露柳嬌黃。

一回兒到了西岸上，見岸上萬綠森森，濃蔭疊疊；皇帝說道：「好一個清涼世界！便攜着妃子，踱上岸去。吩咐宮女太監們，祇在岸邊伺候着，不用一人跟隨。他兩人肩並肩兒，手拉手兒，慢慢的走到綠蔭深處的牌坊下面；皇帝心裏忽然一動，忙把董鄂妃的玉手拉住，親親熱熱的接了一個吻。笑說道：「朕和愛卿，好似民間的一對快樂恩愛夫妻。」董鄂妃聽了，不覺撲簌簌的兩行熱淚，從粉腮上滾下來。皇帝見了，越發憐愛他，忙把他摟在懷裏，低低的問時；那董鄂妃嗚咽着說道：「臣妾踐同小草，一時得依日光，享榮華，受富貴；轉眼秋風，扇拋入冷宮，到那時不知要受盡多少淒涼呢！皇帝聽了，便說道：「愛卿儘可放心，朕得愛卿，如魚得水；

不但此生願白頭偕老；又願世世生生結爲夫婦。真是唐明皇說的：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卿如不信，朕當對天立誓。說着，伸手按住董鄂妃的肩頭，雙雙跪倒在牌坊下。皇帝說道：皇天在上，我愛親覺羅福臨，與妃子董鄂氏，願今世白頭偕老，世世結爲夫婦，永不厭棄；倘然中途有變，我願拋棄天下，保全俺倆的交情。董鄂妃聽了，忙磕頭謝恩，皇帝扶他起來；董鄂妃趁此奏明：被洪學士強擄進京，家中還有胞兄名巢民，不知生死如何，天天記念，求皇上天恩，把巢民宣召來宮，使兄妹得見一面，死也瞑目。皇帝當時答應，第二天便下旨給江南總督，宣召巢民進京。那冒巢民得了聖旨，立刻啓程。那洪承疇獻董小宛進宮，原想小宛生性貞烈，一定要死在宮裏的，也是借刀殺人的意思；不料他一進宮去，十分得寵，皇帝依戀着妃子，連日罷朝。他明知道董小宛一得寵幸，便要報仇；便想了一條先發制人的計策，他覷便把皇帝私幸漢女，荒廢朝政的話，對太后說了。太后聽了，大怒，便立刻要去見皇帝；洪承疇攔住，說這事體須得慢慢的解勸，太后不如先下一道懿旨，禁止漢女進宮，他日搜查宮庭，便有所藉口。太后聽了，便依他的話，立刻下一道懿旨，禁止滿漢通婚；又不許選漢女當宮女。在神武門內，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一行字。皇帝看了，心中暗暗的替董鄂妃耽憂。過了幾天，冒巢民到了京裏，董鄂妃在坤甯宮召見；兩下裏自有一番悲喜的形狀。祇因宮女站在跟前，祇好兄妹稱呼；皇帝也把巢民召去，問了幾句話。在宮中賜宴，宴罷，又進宮去和小宛說話；說起從前的恩情，和今後的分離，四行眼淚，和潮水般的淌下來。祇因宮中不能久坐，祇得硬着頭皮，告辭出來；臨走的時候，皇帝賞他黃金五百兩，又下旨給江南總督，替他在

家鄉蓋造花園，隨時保護。這裏小宛自從巢民去了以後，釣起了鳶，斜愁腸，不覺害起病來；終日睡在牀上，自有御醫調治，皇帝也不時來看望，用好言安慰。小宛正病得昏沉的時候，忽然聽得宮女報說：「太后來了！」慌得小宛出了一身冷汗，忙掙紮着起來梳洗；忽見進來四個宮女，不由分說，把小宛橫拖豎拽的拉了出去。祇見太后氣憤憤的坐在屋子中間，宮女把小宛推上去，按着他跪在地下。欲知小宛性命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小宛公案，諱者自諱，張者自張。然遇觀稗乘記載，衆口一辭，指爲冒家寵姬；是亦佳話，吾人亦何必爲之諱？

順治帝固情種也。然一娶博爾濟錦氏，則爲怨耦；再娶綽爾濟氏，則爲非耦；彼一段柔情，正無用處。今遇董氏，清豔溫柔，宜其顛倒癡迷，生死以之也。然順治之得小宛也，巧取豪奪，亦徒見其爲單戀耳。愛情之事，難言矣！知識不相當，固不足以言愛；性情不相投，固不足以言愛；而門第不相當，勢力不相敵，尤不足以言愛。蓋如嬌花，一受勢力之壓迫，則不能自由發展。甚者，一變而爲諂媚財勢，等於娼妓之賣淫；如帝皇之於妃嬪，尤著者也。彼順治帝海誓山盟，在對方視之，等於勢力要挾，被威權屈服而已，於愛情乎何有？

第二十六回

入空門順治遜國

陷情網康熙亂倫

却說小宛正昏昏沉沉的時候，被宮女拉出去跪在太后脚下；祇聽得太后喝一聲：「賤人！抬起頭來！便有宮

女上來，揪住小宛的雲髻，往腦鬚子後面一拉，小宛的臉便抬了起來。太后冷笑了一聲，說道：長得好狐媚子的臉！替我掌嘴。宮女便揚起手掌，向兩面粉臉兒上打去；一連打了三四十下，打得小宛臉上紅腫，眼前金星亂迸。他心裏又氣又急，眼前一陣昏黑，不覺暈絕過去。宮女把一碗冷水在小宛臉上一撥，小宛驚醒過來。太后便吩咐宮女問這賤丫頭什麼地方來的小宛一面哽咽着，把自己的來歷，仔仔細細的說了；却仍是瞞着說自己是冒家的女兒。正說時，皇帝跟踉蹌蹌的跑了進來。皇帝是一向怕太后的，見了這樣子，祇得低着頭，恭恭敬敬的站在一傍，不敢說一句話；祇聽太后問完了話，便吩咐宮女：打死了罷！上來了四個粗蠢的旗婦，手裏各拿着紅漆棍，又拿着一個紅布袋，要把小宛裝進袋去。這是宮裏的刑罰，宮女犯了死罪，便裝在布袋裏，一頓亂棍打死。皇帝到了這時候，便忍不住上去，跪倒在地求着說：他原是好人家女兒，是洪學士送進宮來的。太后儻然要打他，應當先辦洪學士的罪。太后聽皇帝說起洪學士，便觸動了私心，那口氣也便軟了下來，吩咐宮女道：撞他出去罷！皇帝又求道：這漢女已經進宮多日，再撞他出宮，於皇家體面不好看。太后想了一想，却也不錯，便吩咐：關到西山玉泉寺去。皇帝再要求時，太后拿手指看皇帝的臉，大聲說道：你可看見神武門裏俺的旨意麼？漢女進宮的，便砍腦袋；今天我還看在皇帝面上，饒了這賤人一條狗命呢！說着，逼着宮女把董小宛拉出宮去，坐一肩小轎，內監抬着，直送上西山玉泉寺去。這玉泉寺，是供奉喇嘛的；清宮裏的規矩，宮人犯罪的，重則立時打死，輕則寄寺學佛。董小宛住在寺裏，倒也覺得清潔，天天念經拜佛；自己知道紅顏薄命，便也看破紅塵，一心修道。不多幾天，居然把各項經卷讀

熟。小宛原是一個聰明女子，他參透經典的奧理，心中恩怨兩忘；什麼冒巢民，什麼順治皇帝，都不掛在他心頭。獨有那順治皇帝，迷戀得利害；他自從小宛出宮以後，雖一般別有的妃嬪伺候着，但他想起小宛，便日夜悲啼。過了幾天，皇帝實在忍耐不住，便化了許多銀錢，買通宮女太監們，瞞住了太后的耳目，悄悄的偷上西山去；在玉泉寺中見了小宛，兩人抱頭痛哭。小宛把許多紅塵虛幻的話，慰勸皇帝；皇帝總是依依不捨，在玉泉寺一連住了三天，還不肯回宮。後來給太后知道了，打發總管太監，抬着軟轎來接駕；又說：皇上倘然不肯回宮，太后便要自己上山來了。小宛又再三勸着皇帝說：陛下倘不忘臣妾，將來在五台山上，還得一見。後來太后又打發內監來催逼，皇帝無可奈何，上轎回宮去。誰知皇帝回宮的第二天，忽然看管玉泉寺的內監去報說，董鄂妃不見了！皇帝聽了，萬分傷心；暗地裏打發許多太監，各處去找尋，也是毫無消息。皇帝把伺候小宛的宮女傳來，親自盤問。那宮女說道：妃子怕是成仙去了。這幾天每當風清月白的夜裏，祇見妃子在寺後面的瑤臺上走來走去，望着月兒；內監們趕去看時，已是影踪全無了。這不是仙去是什麼？皇帝聽了，反快活起來，拍着手說道：朕原說他是蓮花仙子呢！如今果然成了仙去了！可是叫朕怎麼樣呢？說着，便默笑起來。這個消息傳在太后耳朵裏，怕從此把皇帝引瘋了；便暗暗的吩咐人，到西山上去，連夜放一把火，把玉泉寺燒得成一片焦土。可憐燒死了許多宮女太監！內中有一個宮女的屍身，很像小宛的，太后便吩咐宮人，故意聲張起來，說小宛被火燒死了。皇帝聽了，也不悲傷；隔了幾天，忽然宮裏吵嚷起來，說：皇帝走了！又在皇帝書房裏，搜得皇帝遺下的手詔，上面寫着道：

太祖太宗，創垂基業，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子玄嘩，佟佳氏所生，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爲皇太子，卽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邁必隆、鰲拜、爲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矢忠盡，保翊嗣君，佐理政務。布告中外，咸使聞之。欽此。

當時太后看了這道手詔，怔了半天，便吩咐去把內大臣鰲拜傳進宮來。商量停妥，便傳諭出去，說：皇帝患病身亡，遺詔立太子。玄嘩爲皇帝。這個消息一傳出去，文武百官，都到大清門外來候旨。太后傳旨出去，所有滿漢臣工，一概不許進宮。祇吩咐明天在太和殿朝見新皇帝。到第二天，那文武大臣貝勒親王，一齊在太和殿候駕；三下靜鞭，新皇帝登基。這時玄嘩年紀祇有八歲，坐在龍椅上，受百官朝賀。鰲拜和洪承疇站在兩傍。皇帝下旨，改號禪康熙；一面在白虎殿裏，一般的替順治皇帝辦起喪事來。順治皇帝自從偷出宮門以後，祇因換了平常衣服，路上也沒有人來盤問他。京城裏的路，他是不認識的。他信步向西走去，看看出了北京城。這時是深秋天氣，祇見眼前一片荒涼，順治皇帝心中想起從前和董小宛在樹林中密語一番恩情，起了無限感慨，腳下一脚高一脚低向麥田中走去。正走時，前面田路傍遠遠的來了一個癩頭和尚，手中拿了一軸破畫，嘴裏一聲高一聲低的不知唱些什麼。看看走近皇帝跟前，祇見他深深的打了一個問訊。說道：阿彌陀佛！師父來了麼？世祖聽了，心中不覺一怔。想道：這和尚那裏見過的？怎麼嗓音怪熟呢？再看他時，見他混身長着癩瘡，一隻左眼口瞎，身上袈裟，千補百衲，赤着一雙脚。便問他道：你赤着脚不怕冷麼？那和尚哈哈大笑道：冷是什麼？什麼是冷？世祖聽了，不覺觸動禪機，心下恍然大悟。接着說道：我是什

麼？什麼是我？那和尚說道：善哉善哉！世祖問他：你手中拿的是什麼畫？那和尚見問，便放聲大哭起來；哭夠多時，纔說道：貧僧原是五台山清涼寺裏的僧人。俺師父道行很高，修煉到八十歲上，忽然對貧僧說道：我明日要下山去了。當時貧僧不忍離開師父，拉住他的衣裳，放聲大哭；師父看我哭得傷心，便說這是定數，哭也無用；我念你一片至誠，爲今給你一幅畫兒，畫上畫看一個沒有眉毛的人，你記着二十年後，你帶着這幅畫兒下山進京去，自有人替你補畫上那畫中人兒的眉毛。世祖聽他說話離奇，便向他要那幅畫兒看；看見上面果然畫着一個赤脚和尚，和尚臉兒上果然缺少兩條眉毛。世祖看了，便在腰上掛着的筆袋裏掏出一支筆來，替他補畫上兩條眉毛。那和尚見世祖替他畫了眉毛，便爬在地下，連連磕頭，口中喊着師父。說道：俺師父叮囑我，那補畫眉毛的人，便是我的後身。我聽了師父的話，如今恰恰二十年，便下山來尋訪；在江湖上飄泊了多年，纔找到了貴檀越。貴檀越不是我的師父是什麼？請師父快回山去。世祖便問他：你的師父，如今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和尚說道：俺師父自從給了我一幅畫以後，第二天便圓寂了。世祖聽了，低着头半晌，忽然大笑道：俺跟你去罷！那和尚說道：師父也該去了。山上的女菩薩也候着師父多日了。世祖問他：什麼女菩薩？那和尚說道：便是玉泉寺中的女菩薩。世祖聽了，拉着那和尚飛也似的跑去。後來世祖和董鄂妃一塊兒在五台山上清涼寺裏修道，吳梅村有一首清涼山讚佛詩，便是說世祖和董妃的事體。那詩道：

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
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下六龍來。

這個消息，傳在太皇太后耳朵裏，懊悔從前不該攆走董鄂妃；如今自己親生的兒子，孤淒淒的出家在五台山上。但這件事體，又不好聲張出去，祇得推說禮佛，便帶着康熙皇帝巡幸到五台山；太皇太后瞞着衆人，暗暗的到清涼寺去訪問。祇見一個癩和尚，又聾又瞎，問他說話，十句倒有九句不會聽得。太皇太后無可如何，對着寺門洒了幾點眼淚，下山回宮去。到了第二年，太皇太后又到五台山去；祇見那山門半圯，連那癩和尚也不在了。太皇太后便下旨重建清涼寺，算是太皇太后的私廟。以後太皇太后年紀也老了，行動不便，便也不會到五台山去，祇是心中常常紀念着罷了。倒是康熙皇帝，年紀漸漸大起來，長得人物漂亮，精明強幹；在順治手裏已經打敗明將史可法，滅去了明帝子孫福王、唐王、魯王，又趕走了永明王，打敗了鄭成功，收得台灣海島。後來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清南王耿精忠造反，也經八旗兵打平；到了康熙時候，地方上十分太平。太皇太后替他請了兩位師傅：一位是河南人，名湯斌的；一位是魏裔介。這兩位學士，天天在瀛臺對皇帝講解經史，後來又請侍講學士高士奇講解宋學，皇帝也十分好學，天天和大臣們講論不倦。他回進宮去，對宮女們講解；那宮女們聽了，莫明其妙。這時有一位太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幼女，世祖皇帝的胞妹，康熙皇帝的姑母；祇因面貌長得美麗，年紀又小，祇大得康熙皇帝五歲。太皇太后不捨得他出宮去，把他留在宮裏；到二十二歲，還不會招駙馬。康熙皇帝和這位姑母又最好，自幼兒跟着姑母一牀兒睡；許多乳母保母宮女們伺候他，他都不要。一進宮來，便找他姑母玩兒去。後來上了學，在上書房聽了講，回宮來，也找他姑母講解去。這位太公主，原也讀得滿肚子詩書；他姑姪兩人，常常談着學問，

娓娓不倦。因此康熙皇帝和他姑母的交情，越發深厚；他兩人在沒人的時候，常常說些知心話，大家竟忘了姑姪的名分。這時康熙皇帝年紀已有十七歲了，天天和他姑母做着伴，這男女的情實，早已開了他姑母二十二歲，正是女孩兒情意纏綿的時候。誰知這時康熙皇帝，因讀書用功過度，便得了咯血的症候；太皇太后知道了，十分憂愁，忙請御醫服藥調治。御醫說：須安心靜養。太皇太后意思要把皇帝搬到甯壽宮去，親自照看他；佟佳太后要把皇帝搬進慈寧宮去住着。皇帝都不願意，却住在永樂宮裏；祇要姑母陪伴他，別的宮女保母，一概不許進屋子來。太皇太后認做他是孩子氣，也便依他。那太公主終日陪伴着姪兒，在病榻上耳鬢廝磨，軟語溫存；康熙皇帝又長得俊俏動人，日子多了，兩人情不自禁，便做出風流事體來了。皇帝償了心願，那病竟完全好了。女孩兒家倒底膽怯，便悄悄的把這件事體去告訴母親；太皇太后聽了，嚇了一大跳，忙把皇帝喚來，暗地裏埋怨他。誰知康熙皇帝少年任性，定要把姑母封做妃子；又說：倘不依我，便願不做皇帝。太皇太后怕鬧出事來，便也祇得聽他們胡鬧去。待到太皇太后逝世以後，康熙皇帝便索興下一道聖旨，把姑母封做淑妃；滿朝文武看了十分詫異，便有御史官上奏章勸皇帝收回聖旨，把太公主另嫁駙馬。皇帝看了，十分生氣道：姑母既不是朕的母親，又不是朕的女兒，也不是朕的同胞姊妹；封做妃子，免得出宮去吃苦，有什麼使不得？從此以後，皇帝便大了膽，揀那宮女中有姿色的，便隨處臨幸；有別的宮女撞見，他不知害羞。那宮女被寵幸過的，便封他做妃子。不上一一年，那宮裏的妃子，已有四十六個；任你大臣如何勸諫，他總置之不理。那時有一個太監，名小如意的，性情十分乖巧，在外面買了許多邪

書，偷偷的帶進宮來，獻與皇帝。皇帝平日祇見侍讀學士講些經史，從不會看見這種有趣味的書；從此他便丟了經史的學問，沒日沒夜的看那些書。看到有味的時候，連飯也不想吃，覺也不要睡；終日拉着那班妃子，照書上的法兒，大做起來。有一天，皇帝坐在湖山石上看書，小如意站在一傍伺候着；遠遠的看見一個宮女走來，皇帝忽然異想天開，自己先在假山洞子裏躲起來，吩咐小如意如此如此。看看那宮女走到跟前，小如意上去，不由分說，一把拉住，把他推進洞去。嚇得那宮女嬌啼宛轉，祇聽得山洞子裏哭喊一陣子，那宮女吃了虧，跟跟踉踉的逃了出來；停了一回，又來了一個宮女，小如意如法泡製。皇帝這一天共鬧玩了四個宮女，心下十分快樂；可憐那宮女自吃了虧，到底也不知是誰欺侮他呢。小如意又哄着皇帝說：漢女如何如何嬌嫩，如何如何溫柔。皇帝聽了，記在肚子裏；又打聽得文華大學士張英家裏，和那尙書姚江家裏，養着許多美人。張家和姚家原是親家，兩家都娶着七八個如夫人，個個長得姿色嬌豔，體態風流。北京人有幾句歌兒說道：論美人，數姚張；你有西施女，我有貴妃楊。等閒不得見，一見魂飛揚。這個歌兒，小如意傳進宮去；皇帝聽得了，便夜夜思量。講到這兩家的美人，要算姚江第四位小姐長得最得人意。張英知道了，便去求婚，配給自己的二公子；那二公子官也做到京卿，自娶得姚家的女兒，歡喜得什麼似的。天天香花供養着，等閒不出房門一步。有一天，是皇太后的萬壽，早幾天便有上諭下來，凡漢官命婦，隨着滿人，一律進宮去叩祝。這一天，凡是張姚兩家的女眷，因為貪玩宮庭的風景，祇叫他丈夫在朝做官的一個，個按品大裝，進宮去拜壽；那張學士的二媳婦，也在裏面。到了宮裏，隨班叩祝過；太后傳諭，便在內廷賜宴。

坐過了席，領着到上苑去游玩；盡一日之歡，直到高家燈火的時候，纔一齊退出宮來，各各上轎回家。張家的女眷，一共坐了六肩轎子，回到家裏，大家走出轎來，一看那二少太太已經換了一個別的女人。姚家的四小姐，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問那女人時，那女人也莫明其妙。那京卿官跑來一看，見自己心愛的妻子，給官裏偷換去了，爲何不怒，便對着那女人吵嚷起來。張學士聽得了，忙入進來攔住，說：「千萬莫聲張，給官裏知道了，俺們全家人性命不保。」他兒子聽了，也祇得忍氣吞聲的把那陌生女人收下。過了幾天，皇太后下了一道懿旨，說：「凡漢官命婦，以後一律不準進宮。百官們看了這道旨意，都莫明其妙；獨有張學士父子兩人心中十分難受。康熙皇帝玩過漢女以後，便把宮裏幾十個旗女，一齊丟在腦後。過了幾天，他覺得悶在宮裏，十分膩煩，便和小如意商量打算悄悄的偷出宮去游玩。小如意起初聽了，不敢奉旨；無奈皇帝生性暴躁，說怎麼定要怎麼的。小如意也連拗不過，祇得改換了袍褂，兩人裝作主僕模樣，偷偷的出宮去，大街小巷的游玩。皇帝幾十年悶在宮裏，如今滿個京城亂跑，爲何不樂；有時上館子去吃喝，有時到審子裏游玩。每遊到天色傍晚，便偷偷的回進宮去。誰知遊了幾天，却遊出風流事體來了。有一天，皇帝帶着小如意正在驢馬大街上走着，忽然迎面來了一輛驢車，車中端坐着一位美貌婦人。皇帝不覺看怔了，那車轆兒撞在他身上，他也不覺得。車廂裏的婦人，水盈盈的兩道眼光，原也注定在皇帝臉上；又看他跌得利害，便不覺盈盈一笑。這一笑，却把皇帝笑得越法跌了。那驢車在前面走着，皇帝慌慌張張在後面跟着，一直跟出西直門一家門口停住，把個皇帝累得滿身是汗，氣喘噓噓。他便悄悄的叮囑小如意：「無論如何，今夜

須把這婦人弄進宮來。說着，自己先回宮去了。欲知這婦人進宮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順治出家，吾謂其得償於愛情者有限，而得償於性天者，實無窮也。設想彼從行監坐守深宮密院之帝王，跳身出外，一旦逍遙曠野，與癩頭瞎眼和尚競鬥禪機，何等放浪，何等自由？

太皇太后巡幸五台山，爲後來康熙出巡張本，接來天衣無縫。

情愛之猛烈者，無名分，無禮教，等於禽獸。故聖人先立夫婦之制，以容其情；立爲長幼男女之防，以制其情。彼康熙帝之於太公主，一段孽緣，由漸而成。彼結戀之初，固不知有名分；迨後愈戀愈深，雖有名分而不容自己。况身爲皇帝，炫惑者衆，其罪惡實太皇太后造之。男女之事，顧可不防之微乎？

第二十七回 劫民婦暗移國祚 逋國師計殺儲君

却說小如意奉了皇帝的旨意，逕在這家門口候着。打聽得那婦人的丈夫姓衛，原在驢馬大街開一戶布莊。今天這婦人回母家來探望母親，他丈夫原是十分愛妻子的，叮囑當晚須回家去的。小如意便買通了那趕車的，答應派他宮裏一個小差官，那趕車的十分歡喜，到了時候，那婦人辭別母親出門上車，小如意也僱了一輛車，偷偷的跟在後面。二輛車子，一前一後，直趕進宮門去，在御苑後門下車。那婦人下車來看，這樣闊大的地方，不覺嚇了一跳。小如意上去說明緣故，又說倘得皇帝寵幸，你丈夫也同享富貴。這婦人原也不十分貞節的，坐在車廂裏的時候，看見皇帝人物軒昂，便有幾分意思了；如今說是萬歲爺，他爲何不願意。當時跟着小如意走進御苑去，在絳雪齋拜見萬歲。皇帝見了這婦人，歡喜得忙上去侍手拉了起

來；小如意忙避去，當夜便在絳雲齋留幸。一連十天不出齋門。聖旨下來，把這婦人封做衛妃；他丈夫衛光輝，也召進宮來，賞做御前侍衛官。他夫妻兩人，陪着皇帝，常常在暗地裏見面。這位衛妃身上，有一種甜膩的香味，人聞了這香味，不覺心動起來；衛妃走過的地方，那香味常常留着不散。他人不會到跟前，便遠遠的聞得這一股香味。他穿過的裏衣，香味十分濃厚，便是洗也洗不去的。洗浴剩下來的水，一陣一陣發出香氣來，宮女們也不捨得倒去。因此皇帝格外寵愛，稱他做香美人。誰知衛妃進宮來，不上七個月，便生下一個孩子來，長得肥頭胖耳，哭聲十分洪亮，皇帝十分寶愛。因和衛妃交情深厚，便有立他做太子的心。取名胤禛，便是後來的雍正皇帝。這時宮女們得皇帝臨幸的很多，生的兒子也很多；康熙皇帝一共生了三十五個兒子。衛妃怕將來弟兄爭位，自己的兒子，實在是前夫的種子，倘然給人查出，便不能做太子。因此常常在皇帝跟前求懇。皇帝嘴裏雖然答應，祇因胤禛年小，打算過幾年再說。這幾年，康熙皇帝儘幹些風流事體，把朝廷大事，盡託與幾個顧命大臣；諸位大臣中，有一個名叫鰲拜的，最是奸惡。他仗着是先皇的老臣，便當面吶喝着皇帝；皇帝倘然稍稍辯論，他便氣憤憤的說要辭職不幹了。私地却招權納賄，結黨營私。有一天，鰲拜強逼着皇帝，要封他的祖宗做鎮國公；皇帝不肯，鰲拜便氣憤憤地說道：臣受了顧命的重託，求一個封誥也做不到，還做什麼大臣呢！說着，一擡手要出殿去了。這時候有一個老臣，名叫瑪尼哈特的，在一傍冷笑着說道：貴大臣開口顧命，閉口顧命，請問可有先帝的手詔嗎？鰲拜聽了，便反問他道：貴大臣敢是得到先帝的手詔來？那瑪尼哈特點點頭，不慌不忙的從袖管裏拿出一張手詔來；皇帝看時，果然

是先帝的手筆，上面還蓋着御印。上面寫着顧命大臣，祇有瑪尼哈特一個人的名字。皇帝大怒，喝令御前侍衛把鰲拜拿下，吩咐發交刑部，審問他冒充顧命欺君罔上的罪，接着便有許多御史上奏章，說鰲拜犯有二十大罪。皇帝聖旨下來，立刻綁到菜市口去正法。皇帝因殺了鰲拜，便想起自己應該早立太子，免得日後受大臣的欺弄，因想起太子的事體，便也想起衛妃的說話。又想自己有三十五個皇子，倘然立四皇子胤禛，又怕衆皇子不服，依理胤初年紀最大，自然該立爲太子，祇因自己寵愛衛妃，不忍心違背他的意思。皇帝一路想着，一路走着，不覺已到了翠華宮。衛妃出來接駕，走進內院，去見架子上有兩隻雕籠，籠裏面關着許多白色老鼠，每一籠約有二百頭。皇帝問時，衛妃奏稱：是暹羅國進貢來的。皇帝見了這兩籠鼠子，便想起方纔的心事，便吩咐把二皇子和四皇子喚進宮來。停了一回，二皇子胤初，四皇子胤禛，奉召進宮。皇帝要看看他二人的心術，便把這兩籠鼠子賞給他二人。兩位皇子捧了籠子，謝恩出宮。第二天皇帝打發自己親信的內監，悄悄的到兩位皇子宮裏去打聽；那內監來回奏說：二皇子回宮去，把一籠鼠子，一齊放了；說是關在籠子裏多麼不自由，看着怪可憐的，不如放了他的生命罷。四皇子回宮去，把二百頭鼠子，分作三隊，教他打仗；有不聽號令的，便殺死。玩了一天，那二百頭鼠子，被皇子殺得一個不留。皇帝聽了，心中十分厭惡胤禛，便有立胤初爲太子的心；暗地裏却把大學士明珠喚來，和他商量。那明珠原是胤初的黨，當時竭力慫恿立二皇子爲太子；康熙皇帝心裏便打定主意。隔了幾天，一道上諭下去，說立二皇子胤初爲皇太子；一面把胤初搬進東宮去住着，滿朝文武各各上奏章來祝賀，皇帝便在崇政殿中賜宴。這

裏東宮裏正十分熱鬧，那邊翠華宮裏衛妃母子兩人，却十分淒涼，暗暗的把侍衛官喚進宮來商量。姓衛的說道：俺夫妻倆好好的過着日子，自從你吃那昏君搶進宮來，我原想行刺的，祇因你肚子裏已有了五個月的胎兒，生下兒子來，倘然傳位給他，那時我的兒子做了皇帝，我便暗暗的做了皇父。如今我兒子既做不成皇帝，我便另打主意，總叫他做成皇帝纔罷。接着又商量了半天，衛妃便把胤禛喚出來，哄着他跟姓衛的出宮去玩耍。這姓衛的把胤禛帶出宮去，住在自己家裏，暗暗的把宮裏的喇嘛和尚請來，傳授他練氣符咒的本領。又請了許多教師，在院子裏搬弄刀槍，比演弓箭；還有什麼外五行內五行種種拳法。胤禛到底是孩子氣，覺得好玩，便天天偷出宮來習練；又因胤礽做了太子，心不甘伏，預備練成了本領，將來和哥哥搶奪皇位。他在宮裏，暗暗的把這個意思對他弟兄胤禔等八個人說了；他們也滿肚子懷着怨恨，聽了胤禛的話，便個個摩拳擦掌，跟着胤禛練武藝去，準備將來廝殺。這個風聲傳到胤禔胤禛胤禛胤禛胤禛胤禛胤禛胤禛裏，便也另立了一個機關，背地裏請着鏢局裏的鏢師，傳授武功。這個風氣一開，那江河上的好漢，便一齊投奔了來。胤禛仗着母親衛妃的照應，從大內裏拿出銀錢來，所以胤禛門下請的好漢獨多，有什麼獨臂金剛，鐵腿李，攪海蛟，瘋和尚種種奇怪的名字。外面鬧得天翻地覆，那宮裏的康熙皇帝和胤礽太子，正睡在鼓裏。康熙這時從五台山請來一位妙覺和尚，他深通經典，善於說法；康熙帝請他住在瀛臺淨室裏，天天說妙法蓮花經，心中頗有領悟。這時太子胤礽也跟着大學士明珠講究文學。那明珠相國，雖是皇室內親，却不通文墨的，祇因生性狡黠，從部曹微職直陞到大學士官。知道皇帝和太子都注重文學，便暗地裏

招納了許多文人，供養在家，做了許多文章，冒充是自己做的，獻進宮去。皇帝和太子十分稱贊。明珠便勸皇帝趁此做幾件文學上的事業，爲萬世流名之計。當時便有文學大臣張英、魏裔介一班人，奏請開設修書館。明珠和這班文臣，原是通同一氣的，在皇帝跟前慫恿着。皇帝便下旨設修書館，召請四方文人，編撰康熙字典，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這一類書。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常到修書館裏去，見有才學並茂的讀書人，便多送金銀，請進府去，替他父親做着槍手。有一天，明珠陪着康熙帝在西書房閒說，說起莊子南華經裏一段故事：皇帝便喚內監取南華經來，那內監錯拿了道德經。皇帝踩着腳罵道：蠢蟲！又對明珠說道：這班蠢物，真是討厭！從來說的紅袖添香夜讀書，多麼有趣？朕想那添香的女孩兒，決不是這樣粗魯的。朕很想選幾個良家閨女，懂得詩書的，進宮來做女官，專管朕書房的書務，豈不很好？明珠聽了這個話，回家去立刻打發家人到蘇杭一帶去揀那小家女孩兒，面貌清秀，不會纏足的，用重價賣來，養在自己別墅裏。請一位老先生教會詩書。那班女孩兒，都是十三四歲，原很聰明的，不上三五年，詩詞歌曲，吹彈歌舞，樣樣都會。那班女孩兒，也有十七八歲了；一個個出落得體態苗條，舉止輕盈。內中有喬杏、新梅、菖桃、麗鳳四人，長得越法清秀嬌豔，好似四支水葱兒。明珠看在眼里，打算把這四個女孩兒先送進宮去。不知什麼人討好，把這個消息傳在相國夫人耳中，說主人娶了三十六房侍妾，在西城外別墅中日夜取樂。那位相國夫人，原是得寵的姨太太扶正的，醋勁最大；聽了這個消息，如何耐得，便也不問仔細，立刻套車，趕到別墅裏去。明珠不在別墅中，祇有一位老先生，帶領三十六個女孩兒出來拜見。相國夫人看時，個個都長得如嬌花。

弱柳。便也不動聲色，吩咐老先生退去；喚着那班女孩兒，一個一個到跟前來問話。相國夫人留心看時，有十二個女孩兒長得最是惹眼。便吩咐把這十二個女孩兒留下，立刻擺上一桌筵席來，請他們吃酒；那女孩兒都是天真爛漫的，知道些什麼，見夫人賞酒，便也說說笑笑的吃個飽。夫人看他們吃完了酒，便上車回府去。大家見夫人忽來忽去，也不怒罵，也不說笑，十分詫異。誰知到了第二天一早，那十二個吃酒的女孩兒，一個個直挺挺的躺在牀上死了；新梅、麗鳳、嬌杏、菡桃，四個人也不能逃這個劫數。相國知道了，也祇得嘆了一口氣，悄悄的去埋葬了事。把剩下的二十四個女孩兒，一齊放回家鄉去。從此相國和他的夫人，情分愈惡；相國終日和門客們吃酒做詩，也不進內宅去。有時東宮召他進宮去談論文學，那時明珠和一班文人做伴，也懂得些風雅的家數；太子和他十分要好，常常把他留住，在宮裏。那時有一位雲貴總督范承勳，進京來陛見，見皇帝和太子，都成了兩個書獃子。便上了一本奏章，說本朝以馬上得天下，子孫不宜棄置武功。康熙帝原是很敬重范承勳的，當下看了他的奏章，便立刻傳旨，在暢春苑柳堤練習騎射。那時太子和胤禛、胤禔、胤禵、胤禛、胤禩一班皇子，都站在父皇跟前候旨。皇帝下旨，命太子和皇子一一比射，又比各項兵器。內中要算胤禛木領最強，那太子胤禔，却十分文弱；刀槍固然不高明，連那三箭也是一箭射不中。後來許多皇子，在柳堤上賽馬，太子依然落後。皇帝看了，十分生氣，把教太子武藝的師傅，傳喚過來，當面訓責了一番。那師傅十分羞慚，便是太子，也覺得臉上沒有光彩。回到東宮，許多師傅商議，有一個內監，打聽得胤禛、胤禩在外面私立機關，練習拳棒的事體，來告訴太子，太子十分驚惶。便有一個師傅說：不

如把西山喇嘛請來，太子學着符咒祕法，又請天下勇士來傳授十八般武藝。太子聽了，十分合意，立刻在東宮裏收拾起密室和圍場來，天天跟着喇嘛僧和拳教師在裏面練習着；一面又打發人到江湖上去探訪俠客武士，願多送金銀，把他請進宮來，早晚領教。因此北京地方，那好漢愈聚愈多，常常在大街上吃酒鬧事。地方官知道了，也不敢去管他。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衛妃死了；康熙皇帝固然十分悲傷，便是那姓衛的，也覺得淒涼。他便退出宮來，和胤禛早晚謀劃陷害太子的計策。康熙皇帝死了衛妃，住在宮裏，十分乏味；雖一般有三宮六院的妃嬪陪伴着，但他們怎及那衛妃的萬一，便終日長吁短嘆，寢食不安。他因想念衛妃，便又想起了父皇；這時衛妃的棺木運到關外去埋葬，皇帝不忘舊情，便借進謁福陵的名義，送着衛妃的棺木到山海關去埋葬，親自督看坟工。葬事既了，皇帝也不願回宮，便下旨南巡，聲稱問民疾苦。又下旨命太子胤礽監國。自己帶領文武大臣和王公貝勒，揀定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起程出京。當時有大學士張英，內大臣覺羅武默訥，率領滿朝文武，恭送御駕。此次巡遊，皇帝下旨，所過各處州縣，照常辦事，勿辦供差，違旨的便革職問罪。因此皇帝坐了幾隻平常民船，悄悄的一直開到五台山脚下，坐轎上山；到清涼寺停下，把個清涼寺裏的主持，嚇得屁滾尿流，忙接駕進去，在方丈室坐下。內監預備香燭，請皇帝拈香；皇帝拜過了佛，便問：久聽得寺裏有一位高僧，現在何處？那主持回說：在最高峯茅舍裏打坐；所有往來檀越，他都不見。皇帝說道：朕必要去見一見。便吩咐侍衛內監，一概留在寺中，獨自一人，帶着一個小沙彌領路。山路左盤右旋，脚下七高八低，好不容易，爬到山頂上；把個皇帝累得氣急汗流，在大樹下略站一回。

見危崖上一座茅舍，皇帝便慢慢的踱進屋子去；有一個僮兒出來問話，皇帝也不答他。問小沙彌：高僧住在哪間屋裏？小沙彌便攆着右面一間耳房，皇帝走進房去，祇見一個鬚眉皓白的和尚，垂着眼盤着腿，坐在禪牀上；皇帝對他怔怔的看了半天，忍不住心中一動，搶上前去，喚了一聲：父皇！剛膝跪倒。那和尚睜開眼來一看，隨即闔上眼皮，不做一聲兒。接着皇帝低低的說了許多話，便告別出來；在半路上，皇帝再三叮囑小沙彌，不許傳揚出去。又吩咐他好好的看待那位高僧，將來自有好處。那小沙彌也十分聰明，當即連聲說：遵旨。皇帝離了五台山，便向濟南地方進發。祇因皇帝有旨禁止地方官供張伺候，所以到了濟南行宮，那山東巡撫錢珏率領各省大小文武官員照例來請過聖安以後，便各自回衙辦事；皇帝見官員們都去了，便改換衣帽，帶一個親信侍衛，悄悄的溜出後門去，在勺突泉傍，一家小茶館裏吃茶，打聽些民情風俗，官吏政績。看看天晚，便悄悄的溜回宮去；到了晚膳後，便和相國張玉書在燈上圍棋。兩人棋逢敵手，興味甚濃；直到夜半，還不罷休。皇帝為搶一個琦角兒，手裏拈着一粒子，正出神的時候，忽聽得圍牆內馬嘶人喊的聲音，那內監侍衛們聽了，一齊變了色。皇帝一面下子，一面吩咐內監出去查問。一刻兒工夫，內監進來回奏，說：後院萬歲乘坐的赤騏，被賊人盜去了。皇帝聽了，不覺大怒。對張玉書說道：這赤騏是那年喀爾喀部進貢的，朕七八年來，未嘗一日離他；想不到這裏來被人偷去。那賊人也太大膽了，不知老錢在那裏管什麼事！這幾句話，傳在錢巡撫耳朵裏，慌得他第二天一早自己摘去頂戴，在宮門外跪着候旨。一面託內監去轉求張相國，替他在皇帝跟前求情。誰知皇帝起來，已把昨夜的事體忘了；錢珏化了千兩銀子，

買得一匹栗色馬，也是十分俊美，獻給皇帝。又化了三萬兩銀子，買囑內監侍衛們，求替他在皇帝跟前說好話；第三天皇帝起蹕，向江蘇省進發。錢珏送皇帝出城以後，回到衙門裏，見大堂正中高高的寫着一行字道：盜御馬者，山東竇二敦也。錢巡撫看了，不覺嚇了一跳；忙下令關起城門來，搜捉了十天，也不見竇二敦的影踪。這個竇二敦，原是山東有名的大盜；他起初在山東直隸河南一帶地方，橫行不法，專愛強姦良家婦女。那女人睡到半夜裏，見竇二敦從屋面上跳下來，便喚道：竇爺爺來了！你若好好的依順他，他把那女人連被窩裏着，挾在脅下，跳出院子去；回到自己家裏，給他姦污過以後，便依舊好好的送你回家去。到第二天，那女人的房門，好好的關着，女人也好好的睡在牀上；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遇到貞烈的女人，儻然當時和他倔強，便立刻被他殺死；不然也被他搶回家去，永永不得回來。因此那班乖覺的女人，吃了他的虧，也祇好忍氣吞聲的受着。有時那些良家小戶，還暗暗的得他許多銀錢。他在濟南地方，黨羽甚多。儻然有江湖賣技的人，路過省城，必要先去和他打過招呼，孝敬些見面錢，他纔許你在他地界上做買賣；倘有半個不字，他便帶領弟兄，打得你落花流水，叫你站不住脚。那一年，濟南城裏，忽然來了一個白髮老頭兒，帶了兩個絕色的女孩兒，在泰嶽廟前賣解；那兩個女孩兒，長着二寸寬的小脚，穿着紅裙綠襖，一來一往的般弄武藝。把路上人看得魂靈兒也丟了。到要錢的時候，說也奇怪，那班看客，不約而同的搖搖頭，擺着手，四面散去了。那老頭兒討了一個沒趣。正低頭納悶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大漢，搶到老頭兒跟前，伸着蒲扇一般的手掌，在老頭兒肩上一拍。大喝道：老賤奴！你可認識山東竇二敦麼？那老頭兒聽了，慢吞吞

的抬起頭來，在他身上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看他做着胸，橫着眼，一手叉着腰，一手捏着兩粒鐵彈子，忒楞楞的轉着。半晌，老頭兒冷冷的說道：誰認識你？寶二敦寶三敦？況且俺賣俺的藝，也不定要認識你。幾句話說得寶二敦怪眼圓睜，青筋漲滿；也不待他說完，一拳劈胸打過去。欲知這老頭兒性命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閹閹之家，恆重視其宗系。至皇帝統緒，尤爲史家所注意。實則異姓亂宗，少見於平民，多見於巨宅。以其財足亂人，而富足以自亂也。在帝王之家，尤屬不可究詰；呂氏易嬴，何代無之？豈獨衛妃而已？然世界難覓，人爲保虫，姓氏本無所根據；雖亂，亦何碍於人類？

深宮無事，惟以縱慾爲常課。多寵多子，貽後日之大患；此不獨於皇家爲然，即稍稍富厚之子，亦競以縱慾多子爲能事。循至養而不教，徒知分利，利盡而亂作，貽社會以無窮之隱患。中國之積弱，實中於此；皇室之擾亂，亦基於此。

第二十八回 小二哥暫充欽差 皇四子大戰俠客

却說那老頭兒見寶二敦一拳打過來，也不同手，也不躲閃。寶二敦連打三拳，那老頭兒文風不動。寶二敦身後，原站立一班弟兄，看了也個個酥呆。寶二敦這時滿面羞慚，帶着弟兄們，垂頭喪氣的回去。那老頭兒也收拾圍場，回到客店裏安息去；直到半夜時分，那老頭兒正在好睡，祇見窗外跳進一個人來，擎起鋼刀，對着老頭兒的頸子上砍下去。誰知道這老頭兒却依舊鼾聲如雷，動也不動；直把那刺客嚇呆了。停了一回，

老頭兒慢慢的醒來，睜眼看時，站在榻前的，便是竇二敦。老頭兒說道：「什麼地方的小孩子擾人清夢？」竇二敦這時不由得雙膝一軟，跪下地來，求他收做徒弟。老頭兒起初不答應，竇二敦再三懇求，老頭兒纔帶他去。從此濟南地方不見竇二敦的踪跡。隔了五年，竇二敦又來了，且娶得一個絕色的妻子。濟南地方人都認識這女子，便是那老頭兒的。原來那老頭兒，姓石，原是明將張蒼水的部將。那個女子是他的外孫女。張將軍敗走了以後，他便帶着這兩個女子，借着賣解的名兒，物色英雄，爲明朝報仇。如今遇到這竇二敦，便把全副武藝傳授他，又把一個外孫女給他做妻子，勸他從此要做一個好人，回去招呼弟兄們，遇有機會，便替明朝報仇。此次康熙南巡，路過濟南地方，他想機會到了，預先把妻子去藏在深山裏，連夜闖進行宮去，打算行刺皇帝；後來看見後院裏養着一匹赤騏驎，竇二敦原是愛馬如命的，他識得是一匹好馬，便先偷了馬再說。那馬見有人來偷，他便長嘶起來。侍衛們聽得了急來看時，這馬跑路很快，早已去遠了。竇二敦把馬去藏在深山裏，回轉身來趕倒城裏，那皇帝已經啓程到蘇州去了，御舟過丹陽、常州，無錫，都不會停泊。十月二十六日到蘇州泚墅關，江蘇巡撫湯斌，帶領合境官員接駕，皇帝騎着馬走進闔門，那百姓們在大街兩傍站着閒看。皇帝吩咐百姓莫跪，見有老年年幼的，便親自下馬來問話，步行到接駕橋，在瑞光寺裏略坐一回。巡撫走在前面，領路送進織造局裏住下。這時有一個宋牧仲，也做過江蘇撫台，這時告老住在蘇州地方，皇帝忽然想起他，便把他喚進行宮來閒談解悶。第二天，又打發內監送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個，鹿肉乾二十四包，魚乾四包，給宋牧仲；又傳旨煮豆腐的法子，准宋牧仲照法煮吃，給有年紀

人後半世的享用。第二天，巡撫去請安，裏面傳諭出來，說聖躬不適，一切臣工免見。這原是推託的說話，其實皇帝早已帶了侍衛們，悄悄的僱了一條划船，到各處鄉鎮上游玩去了。有一天船到華亭縣城裏，在七里橋下停下，皇帝走上岸來，見橋邊一家酒肆，一個小二官站在櫃身傍。皇帝踱進店去，店小二上來招呼，皇帝打了三角酒，獨自飲着。看看酒堂內十分清靜，皇帝便把小二喚來和他閒談起來，皇帝問道：你辛苦一天，有多少工錢？那小二說道：我們工錢是很微的，全靠賣酒下來分幾個小賬。講到每天的小賬，原也不少，無奈自從金大老爺到任以來，在各家店鋪收捐，把我們這一份小賬也捐去了。我們靠這個呆工錢。如何度日？說着不禁嘆了一口氣。皇帝聽了，低着頭半晌不說話，忽然問道：你們這縣城裏可有別個比縣官大的官員？那小二說道：這幾天因聽說萬歲爺要到這裏來，省城裏派了一位提督大人，帶兵在這裏來保護。皇帝聽了，便向小二要過紙筆來，寫上幾個字，蓋上一顆小印，外面加上封套，把小二喚進來說：把這信送進提督衙門去，提督是我的好朋友，這封信送去，准把你們的鋪捐免了。小二聽了，如何敢去。後來還是掌櫃的替他送去，走到提督衙門口，有許多差役惡狠狠的站在那裏，見了那掌櫃的，問他幹什麼來的？掌櫃的便把這封信拿出來。那差役們見是平常信，便向門房裏一丟，掌櫃說那客人吩咐要立候回信的。差役們不去理睬他。後來那掌櫃的再三懇求，恰巧裏面有一個二爺出來，差役便把這封信託他帶進去給大人。停了一回，忽然裏面三聲炮響，開着正門，提督大人親自出來，把掌櫃的迎接進去，把兩傍的差役看呆了。祇見那提督在大堂上點起香燭，把那一封信供在上面，對他行過三跪九叩首禮，轉身來向那掌櫃

作了三個揖，慌得那掌櫃的跪下來還禮不迭。停了一回，提督打發人去把華亭縣喚來。那華亭縣不知什麼事體，趕忙穿着頂帽，坐着轎子趕來。那提督一見了金知縣，立刻把臉色沉下來，喝一聲跪下聽旨。慌得那知縣爬在地下，動也不敢動。提督上去把那封信打開來念道：華亭令金兩民培克贖貨，民不堪命，着提臣鎖拏侯旨嚴辦。那縣官聽了，嚇得臉如土色。便有差役上去替他除去頂戴，套上鎖鍊，推進牢監去關着。一面吩咐打轎，自己坐着官轎，那掌櫃的也坐着轎子，飛也似的趕到七里橋地方，走進酒店去一看，那皇帝早已下船去得無影無踪了。提督忙傳令各處砲船趕上，前去保護。但是皇帝坐的是小划船，那砲船在水面上找來找去，也不見皇帝的御舟，空擾亂了一陣罷了。這裏皇帝回到蘇州。那蘇州官員纔知道皇帝私行在外面，紛紛到行宮裏來請安。住了幾天，皇帝起蹕回京去。路過江甯地方，皇帝忽然想起江甯織造官曹寅，傳諭曹寅接駕。曹寅把御駕接到織造衙門裏去住着。曹寅是世代辦理皇差的，皇帝拿他當親臣世臣一般看待。他母親孫氏，年輕時候也進宮去過的。這時皇帝和曹寅說說笑笑，好似一家人一般，又召孫氏覲見。他媳婦孫媳婦都出來見駕。皇帝賞賜很多，又寫萱瑞堂三字賞給曹寅。曹寅家裏花園很大。皇帝在花園裏盤桓了幾天，便起駕回北京去。這時京裏太子胤礽監國，到也十分安靜。胤礽是一個書獃子，終日埋頭在書堆裏，朝廷的事體聽那班大臣親王貝勒們料理。獨有那四皇子胤禛見父皇不在京裏，越是無法無天。這一日，太子偶然到南苑去打獵，忽見遠遠的一隊騎馬的侍衛從南面跑來，簇擁着一輛車兒。車兒前面儀仗很多，還有許多喇嘛拿着法器在前面領路。太子錯認是皇帝回來了，忙搶上去迎接時，

原來車兒裏坐的正是四皇子胤禛。胤禛心下大不舒服。祇因礙於弟兄情面，便避在一傍，讓他車馬過去。待到皇帝回來，太子見了父皇，第一件事便奏稱四皇子冒用皇帝的儀仗，實是不法。康熙帝聽了，十分生氣，派人把他的儀仗收沒，又把胤禛喚進宮來，當面訓斥了一場。因此胤禛心中越法憤恨，他回家去，便收拾行李，帶了幾個拳師，步行走出京城，向西南走去。他和手下人說定，沿路祇許步行，不准坐車騎馬。一來借此熬練筋骨，二來沿路也可以找尋英雄好漢。他走到嵩山脚下，住在客店裏，天色已晚，手下一班侍衛拳師都趁着月色，在廊下坐着說閒話。胤禛一個人悶得慌，便悄悄的溜出店去。店東面有一座松林，月光照着，分外陰沉。胤禛負着手，踱到林子下面去，耳中祇聽得呼呼的響，再繞過去看時，祇見林子東面一方空地上有一個和尚，手裏拿着禪杖，對着月光上下舞動着。胤禛看得手癢，便找出腰刀，三腳兩步，搶進圈子去，和他對舞起來。那和尚看看有人和他對打，手下的禪杖便舞得和靈蛇一般。胤禛打了半天，休想近得他身，看了自己的手法，慢慢的慌亂起來；那枝禪杖逼着自己，一步緊一步。胤禛心知這和尚不是等閒之輩。正想着，祇見那枝禪杖好似泰山壓頂一般，直劈下來，胤禛忙跪在地下，嘴裏喊着：師父求饒！那和尚收住禪杖，哈哈大笑，轉身去松樹脚下拿了被包，拔步便走。胤禛看了，如何肯放，忙追上前去，攀住他臍膊，求他帶回廟去，願拜他做師傅，求他傳授本領。那和尚聽了，向胤禛臉上看了一眼，便點頭答應。胤禛轉身回進客店去，如此如此對衆人說了，吩咐他們去京城去候着，自己却出來跟着那和尚走去，在路上曉行露宿，爬山過嶺，走了許多路程。胤禛生平從來沒有吃過這種苦楚，爲要學本領起見，祇得忍受着。走了多

日，忽然迎面一座高山，他兩人爬上山去，走到山頂上，把個胤禛累得汗下如雨；看那和尚，却大脚闊步的走着。走到一座山岡上，便見一座大廟，廟門上豎着一方匾額，上面寫着少林寺三個大字，胤禛這纔明白過來。從此他在少林寺裏跟着師父師弟們天天練習本領，和同伴們也十分和氣。大家問他什麼地方人，他推說是保定府人。他從來不把皇宮裏的話露出半個字來的。祇因他食量甚大，大家取笑，說他和當年師父一般。原來他們師父名叫正覺，初來少林寺的時候，原是一個燒火和尚，食量極大，每跟着衆和尚受齋，總嫌吃不飽，多吃又不好意思。他便把廚房裏每日剩下的殘羹冷飯，悄悄的偷來，去藏在後院廊下的一架古鐘下面，覷空便去吃。那架古鐘和人一般高，擱在廊下多年，足有一千斤重，也沒有人能動得他。正覺和尚有天生的奇力，提着鐘放上放下，好似弄小鉢兒一般。後來那管香積廚的和尚見天天缺少飯食，便留心察看，知道是正覺和尚偷的，悄悄的跟着他到後園去看時，見他正提着那扣大鐘把飯食藏在裏面。這個消息頓時傳遍寺裏，人人詫異。主持僧把他喚去，勸他不可偷糧食，許他每餐飯儘量吃飽，又問他既然有這樣的神力，爲什麼不去投軍効力？正覺便答道：我打聽得峨嵋山上有一位太師傅精通拳術，他的百八神拳，天下無敵手；他專一傳授佛門子弟，但是沒有名刹主持的推薦，他是不肯收留的。如今祇求師父給我一封薦封到峨嵋山去，學成本領回來，當不忘師傅的大德。那主持僧聽了他的話，便給他一封薦信。正覺和尚到峨嵋山，去了八年回山來。那住持僧已死了，大家奉正覺和尚做主持僧。這正覺和尚拳法高強，天下聞名，常常有江湖上的好漢到山上來領教。不論在家人出家人，到寺裏來學本領的，有一

千多人。正覺和尚便細心一一傳授。胤禛也跟着大家用心習練。看看過了一年多，那百八神拳早已領會得，胤禛便和師傅說明要下山回家去。他師傅點點頭，便喚一百零八個和尚來圍定他，和他比拳。胤禛一點也不害怕，一個一個比過去。那和尚越來越兇，胤禛竭力支架着，把這一百零八個和尚都已打退。但是這少林寺裏進出，都有迎送的禮節。凡來寺學藝的，當門擺一石鐘，能夠把石鐘提開走進門去的，便收留他；倘然提不起石鐘的，便不肯收留他。藝成出寺去的，必須經過三重門。第一重門，有八個和尚，手裏拿着刀候着，殺出了這一重門，便到第二重門；門外也有八個和尚，手裏拿着棍子候着，打出了這一重門，便到第三重門；門外也有八個和尚，空着手候着，這八個和尚，個個本領高強，拳法精熟，最不容易對付。那出去的人，須從門檻下面爬出去。胤禛既要下山去，不得不依寺裏的規矩，他便從第一重門爬出去，逃脫了衆人的刀下，趕到第二重門來；正要向門檻下爬時，忽然山門外來了許多侍衛和內監們，是胤禛去年臨分別的時候約定他們來迎接的。到這時候，合寺僧人，纔知道胤禛是皇子。那主寺僧慌喝退衆人，親自送他出山門。照胤禛的意思，仍舊要照寺裏的規矩，一重一重門打出去。那正覺和尚不許說，堂堂一位皇子，沒得大褻瀆了！臨分別的時候，正覺和尚給他一枝鐵禪杖，說是留作他日的紀念。又說：皇子的本領，可以橫行天下；但是若遇到女子，須得格外小心。胤禛一一領命，告別下山回去。走到山西地界，住在一家悅來客店裏。忽然聽得外面一片吵嚷的聲音，胤禛打發人出去問時，原來有一個大漢，在外面打人，那人快要打死了，許多人在一旁勸着。那人大聲說道：俺是當今殿下的教師，鬧出人命來，自有俺殿下擔當。這句話惱了

這位胤禛，便提着鐵杖走出來看時，見一個人直挺挺的躺在地下，打得頭破血流，早已死去。當他站着一個大漢，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那死人，還是惡狠狠的叫罵。四下裏圍着許多人看熱鬧。胤禛推開衆人，上去向那大漢問話。誰知那大漢昂着頭說道：「老爺愛打死誰，便打死誰，誰敢來問俺？你敢是長着三頭六臂嗎？」胤禛聽了，不覺無明火冒起了三丈，舉起手中鐵杖，向那大漢腦殼子上打去。一聲響亮，那大漢腦殼子破了，倒在地上，一般的也死去了。慌得那客店裏的掌櫃和地保，拉住了胤禛不肯放。胤禛便打發他手下，一個侍衛，跟着那地保到縣衙門裏去了。案胤禛離了山西地界，回到北京城裏，便有許多劍客和喇嘛僧，在府中替他接風。席間說起在山西路上打死太子的教師，內中有一位喇嘛僧，聽了便說道：「這却不得了！這位教師是太子的心腹，如今聽說他家裏有事，纔請假回山西去；現在吃主子打死了，那太子如何肯干？」伏胤禛聽了，却毫不在意，連連喝着酒，不覺大醉。侍衛們把他扶進內院去，睡在榻上。直睡到半夜時分，胤禛醒來，連呼口喝。侍衛送上一杯參湯去。胤禛正把杯子接在手中，忽見窗外一道白光飛來，在窗櫺上一碰，又碰回去了。胤禛忙丟杯子，從侍衛身上奪下寶劍來，正要搶出院去。忽然一個喇嘛和尚走進屋子來，向胤禛搖着手低低的說道：「主子快別出去，外面正殺得利害呢！」胤禛問是什麼地方來的刺客？那喇嘛和尚祇說得太子兩字。祇聽得嗚嗚的聲音夾着一道光芒，從窗外直飛進來，啞的一聲。胤禛看時，一柄寶劍插在牀檻上。那劍柄兒兀自幌着，射出萬道寒光來。喇嘛和尚急上去把胤禛一把拉開，又把屋子裏的燈吹熄了。祇聽得院子裏叮叮噹噹，劍柄兒磕碰的聲音。打了半天，那聲音慢慢的遠了。這時候天色也明了，

胤禛酒也嚇醒了，開出院子去一看，見院子裏的樹木，被劍削去枝葉，好似一株一株旗杆；滿地倒着屍身，胤禛認得是太子劍客；外屋子也有幾個自己的劍客，被外來的刺客殺死的。胤禛看了這情形，心中十分憤恨，立刻召集自己的劍客和教師來商量報讎。當下那班武士，個個自告奮勇，說道：「主子放俺們今夜到東宮去，一定取太子的頭來獻與主子。」胤禛吩咐擺設筵席，給他們飽吃一頓，便各各帶着兵器出門去了。這一夜，住在皇城相近的百姓們，都聽得空中有劍戟撞擊的聲音，夾着風聲雨勢，連那屋子也搖幌起來。到了第二天，祇見那東宮的內監便紛紛出來向大街上買十多具棺木。那雍王胤禛府裏也打發侍衛們出來買了許多棺木，抬進府去。原來那夜一場廝殺，太子早已探得消息，藏躲起來，東宮四下裏都有劍客埋伏着。兩面一場惡殺，各送了十多條性命。從此以後，雍王和太子的仇恨，愈結愈深。那太子也知道胤禛早晚必要來尋讎，便打發人帶了金銀出京去，在山西河南山東一帶又請了幾位拳術高手來保護東宮。雍王打聽得這個消息，便和他手下的劍客商量，也要去多請幾位本領高強的武士來和東宮比個高低。有一位喇嘛勸胤禛親自出京去訪尋，一來也避了東宮的耳目，二來也在江湖上多結識幾個朋友。胤禛聽他說話有理，便帶了幾個侍衛和教師又悄悄的溜出京去，沿途留心英雄好漢，却也被他尋得幾個。中有一個名叫白龍道人的，他的飛刀十分利害，能在百步外取人首級。雍王要求他傳授這飛刀的本領。白龍道人說：「貧道這本領祇能自用，不能傳人。主子倘若要學這本領，須問俺師父，江南大俠甘鳳池不可。雍王原也久慕甘鳳池的名氣，如今聽了白龍道人的話，便跟着他到江南訪尋去。在金陵地方打聽得他

在一家姓金的紳士家裏，雍正跟着那道人到金家去拜見他。欲知甘鳳池見與不見，且聽下回分解。易姓之初，必有若干忠臣義士，尋仇捐軀，以圖挽回，不可挽回之殘局。其間救國救姓，僅差一間。吾以爲國可救而姓不可救，姓之易也，必有其懦弱昏聩，自取滅亡之道。若一國之民，輾轉於異族鐵騎之下，苟有義士，如何不救？且救國又能得多數人民之扶助，其成功也易；救姓則前朝後裔，大都無能，此張蒼水部下之所以失敗也。

當胤禛謀國之初，禮賢下士，且低頭屈膝於野僧胯下。此何等謙抑，似可以結交誼於永久。殊不知彼一朝得志，去之惟恐不速。狡兔死，走狗烹，此千古所同慨也。

第二十九回 甘鳳池座上獻技 白泰官山中訪盜

却說甘鳳池號稱江南第一俠，他的拳法，有內外兩家秘訣，大江南北沒有人能勝他的。他又生性爽直，愛打抱不平，因此江南地方紳士家裏輪流着請他住下，拿好酒好菜供養他。甘鳳池酒吃到高興的時候，便也獻些小本領，給主人開開心。這一天，金家請了許多貴客，在花廳上吃酒。主人請甘鳳池坐在上位。酒吃到一半，甘鳳池說道：窗外梅花盛開，我們正可以吃酒賞花。如今把這窗戶關得緊騰騰地，未免太殺風景了。說着，祇見他嘴裏噓的吹了一口氣，那向南的八扇文窗，格屏屏的都開得挺直，一陣一陣梅花香吹進屋子來。滿屋子的客人都喝好。內中有一位客人說道：久知好漢手彈，能在百步外打人，百發百中。今天可否領教？甘鳳池便說：如今便獻一套落梅花的玩兒。先打發人拿着筆在梅花上做著暗記，又說明第幾枝

第幾朵花。甘鳳池便把紙搓成小團兒，從手指上彈出窗外梅花樹上去，那梅花一朵一朵落下來；落下來
的花，便是預先做上暗記的花。當下大家看了，都覺詫異。這時酒罷，主人便領着客人到西莊上去游玩。這
西莊是主人的田莊，也有些茅亭竹舍，點綴些鄉間景色。衆人正游玩時，忽然一個牧牛童兒哭着跑來，對
姓金的說道：兩頭牛打架，從午刻直打到如今，還是不休呢！衆人聽了，便跟着這童兒到屋後去看時，果然
見兩條黃牛，互把他頭上的角攪住了不放。甘鳳池上去輕輕的把四枝角分開，揪住牛角，向兩傍田地上
一推。祇見那牛四條腿兒深深的陷在泥地，再也掙紮不起來。兩傍的人不禁哈哈大笑。甘鳳池又上去把
兩頭牛從田地裏輕輕拔起。正在這時候，家人上來說有京裏來的一位白龍道人求見甘老爺。甘鳳池聽
說他徒弟來了，心下十分歡喜，便借着金姓的客室相見。當下胤禛見了甘鳳池，便推說是姓李。白龍道人
也說姓李的是徒弟的主子，因為久聞師父的大名，特來拜訪，要求師父一塊兒進京去。又說了許多胤禛
如何慷慨好義，本領高強的話。甘鳳池聽了，也不多說話，帶他兩人進去和姓金的相見。夜間姓金的備下
酒席，替胤禛接風。吃酒中間，甘鳳池要請教胤禛的本領。胤禛便拿出少林派運氣的本領來，把背脊緊貼
着牆根，他一鼓氣，身子便沿着牆壁飛上去，又慢慢的落下來。甘鳳池笑了一笑，站起來，也去立在牆根下
面，叫胤禛用力打他的肚子。這時胤禛要試他的本領，便把全身的氣力運在臍臍上，送過一拳去。祇見那
甘鳳池把肚子一吸，吸成一片，和紙一般，貼在牆壁上。胤禛的拳頭打上去，好似打在牆上一般；待要收回
拳頭來時，却被他的臍眼緊緊吸住，那拳頭好似膠住在肚皮上，休想離開。停了半晌，甘鳳池哈哈大笑，把

肚子一鬆，胤禛纔收回拳頭來。酒罷以後，白龍道人跟着甘鳳池睡在一屋子，見沒有人，便把胤禛是當今的四皇子，暗地裏和太子作對，要爭奪位，如今特來請師父進京去的話，對甘鳳池說了。甘鳳池聽了，連連搖手說：俺不去。白龍道人再三求懇，甘鳳池祇是搖頭。一傍惱了這位雍正，站起身來，一把拉住甘鳳池的衣袖。甘鳳池一摔手，轉身一幌，便不見了。白龍道人在屋子四下裏找尋，却不見他的踪跡。後來胤禛在衣櫥下面看見兩隻腳，他兩人把衣櫥拉開，見甘鳳池全身和紙一般緊貼在牆上。白龍道人對他打恭作揖，請他下來，他總是不下來。胤禛伸手上去拉他，休想動得分毫，胤禛又念動喇嘛的咒語，他也不下來。胤禛心想：這樣大本領的人，却不肯歸俺留在外面，沒得給太子請去，來和俺作對；俺如今不如結果了他的性命罷！他想着，便拿出手槍來對着甘鳳池砰的一響，一手拉着那白龍道人轉身便逃到江邊，跳下坐船，一直駛回北京去。這裏甘鳳池被一粒槍送到隔壁屋子裏，大笑着出來。許多人聽得槍聲，忙上前來問訊。甘鳳池便把這情由說了。那姓金的問他爲什麼不願意跟四皇子進京去？甘鳳池說道：這四皇子確是帝王之相，但是俺看他腮骨外露，必是忘恩負義之徒，因此不願跟他。大家聽了他的話，十分佩服。那時胤禛回到京裏，正是康熙皇帝第三次巡幸蘇州回來，滿京城的人都說萬歲在太湖遇刺客的事體。胤禛聽了忙進宮去見父皇請安。這時有一個蒙古王名叫塞楞額的對胤禛說道：皇上在太湖遇刺客，是確有其事的。小王這時也隨駕在一塊兒，俺們逛過金山，便到蘇州。在蘇州住了三天，便到太湖。皇上見太湖四面七十二峯，忽遠忽近，十分開懷，坐在船頭上下網，網得大鯉魚兩尾，皇上非常快樂，吩咐賞漁船上元寶兩錠。正

歡笑時候，忽見有一個大漢從水面上大踏步走來，和飛一般直跳上御舟。祇見那大漢飛起手中的寶劍，向皇上面門打來。也是皇上洪福齊天，皇上眼快，說聲不好，忙將身子一歪，躲過劍鋒。祇見一道寒光，早把身後一個太監刺死。這時候驚動了隨身侍衛，大喊有刺客，一面各各拔出佩刀來，上前抵擋。這時小王在船艙裏，聽得船頭上吵嚷，忙搶出去看時，見那大漢正跨進船艙，向皇上殺來。是小王拔刀向前，用盡平生之力，殺出艙去。那刺客見小王力大，知難取勝，便轉身一躍，攢入湖底，不知去向了。皇上吃了這個驚慌，心下大怒，便把兩江總督張鵬翮，江蘇巡撫宋學傳來，大大申斥了一番。把個江蘇巡撫急得祇是碰頭，忙動公文，下長元吳三縣，派出通班捕快，火速訪拿，一面招請天下好漢，保護聖駕。當時便來了兩位英雄，一位名叫白泰官，一位是沒有名姓的。那沒有名姓的英雄，張總督領他來見皇上的時候，見他身上穿着魚皮的衣服，求皇上賞他一個名字。皇上便喚他魚壳。皇上問魚壳有什麼本領？魚壳說：小人能在水面走路，又能在水裏住三日三夜；再小人有一條褲帶，可以敵得千軍萬馬。魚壳說着，便解下褲帶來。那褲帶是鋼片打成的，圍在腰上的時候，軟綿綿的好似一條絲帶；拿在手中舞弄時，寒光四射。皇上吩咐四十個侍衛，各拿着刀劍，上去對敵；打了半天，休想近得他身。皇上看了也十分讚嘆，便收在身傍，充一名侍從武官。講到那白泰官，原是一個無賴，年輕的時候，專愛姦淫婦女。他縱身一跳，能跳過幾十丈的高牆。任你是大家閨秀，偷然看在白泰官眼裏，他便在半夜時分跳進院子去，任意姦污。那大家婦女，吃了他的虧，也不敢聲張。有一次，他在揚州一家姓湯的人家，姑嫂兩人都長得十分美貌。白泰官打聽明白，便跳進牆去，正要用

強，祇覺腦後着了一大棍，頓時暈倒在地；待到醒來，已是被他們用粗繩子混身綁住。上面坐着一個老頭兒，正吩咐人架起柴炭來要把他燒死。白泰官知道性命難保，便用盡平生氣力，在地上亂滾。一霎時把屋子裏的桌椅什物一齊碰倒，勢力極大，銳不可當。那桌上的燈火也打倒在地，頓時火燄四起，把屋子也延燒起來。屋子裏的人忙着救火。白泰官趁此機會，掙脫了繩索，跳出屋去逃走。他多年不回家了，便悄悄的回家鄉去看看；快到家門，遠遠看見一個小孩子，在關帝廟門口游玩，他擎着小拳頭在石獅子上打着玩兒，打得那石獅子火星亂迸。白泰官看了十分詫異，心想這孩子有這樣本領，將來長大起來，怕不在俺之上。他心中霎時起了妬忌的念頭，便上前去和小孩子對打。那小孩子受了重傷，一邊哭着嚷道：你如今欺侮我孩子，我爹爹白泰官是天下無敵手的，待俺爹爹回來，一定要替俺報讎。說着，祇見他嘴裏連吐幾口鮮血死了。白泰官到此時纔知道打死了自己的兒子，心中說不出的懊恨，便轉身出去，從此痛改前非，在江湖上專打抱不平，救人性命。有一天，他走到蘇州儀亭地方，借住在一家客店裏。到半夜時分，聽得隔壁有女人的哭聲，白泰官悄悄的走出院子，跳上屋頂去看時，見一家樓窗開着，那哭聲從樓窗裏飛出來。白泰官跳進窗去看時，見一個年輕女子，刺得不掛一絲倒在牀上。牀前擱着一盆熱水，一個黑醜和尚正提着熱騰騰的一方手巾，在那女人肚子上磨擦。白泰官在江湖上原聽得說起有一個西藏來的惡僧，專一奸淫婦女，又愛吃孕婦肚子裏的胎兒；見有孕婦，他便拿熱水硬捺下胎兒來煮着吃；如今果然給他遇見了，不覺大怒，便搶上前去。這時和尚背脊向外，白泰官意欲摘他的腎囊。那和尚覺察了，疾忙轉身，飛過一

腿來。白泰官手快，擒住他的右脚。那和尚一縱身，把左脚飛起。這是有名的鴛鴦雙飛腿。白泰官也懂得這個解數，便騰出右手來，又把他的左脚擒住，趁勢一摔。那和尚被他摔下樓去，倒在院子裏，撞破了腦壳，頓時腦漿迸裂死了。一時驚動了鄰舍，大家起來看。那女子的丈夫見白泰官救了他妻子的性命，忙對白泰官連連磕頭。便是那左右鄰舍，也上來個個對他打恭作揖，說道：「這個和尚霸佔住這地方已有多日了，專一奸淫婦女，吵亂地方；報到縣衙門裏，知縣派兵士下來捉拿，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嚇得兵士們逃回城去。如今這和尚也是惡貫滿盈，死在好漢手裏。好漢替地方除害，真是合村的恩人。」當時把白泰官接到一家鄉紳人家去，好酒好飯看待。到了第二天，給知縣官知道，忙打發官轎來，把白泰官接進衙門去。這時皇上在太湖上，遇到刺客，正要招請天下好漢，知縣便把白泰官保舉上去。巡撫又轉報總督，總督當即帶他和魚亮還有十幾位好漢一同去見皇上。皇上見他本領高強，也給他充一位侍從武官，其餘的都充了侍衛，一齊帶進京來。雍正聽了塞楞額一番說話，心中又詫異，又妬忌，心想：「天下有這般大本領的人，可惜不在俺府中。」這時當着胤禔，胤礽，胤禛，胤祉，胤祺，胤祥，胤禔，一班弟兄，也不便說什麼。他祇和大哥胤禔十分投機，他兩人當即回到私宅去商量大事，又打聽得皇上已把魚亮派在太子名下保護東宮，把白泰官派到蘇州去幫着地方官去拿太湖刺客。那太湖刺客名叫金根，原是陝甘一帶的大盜，江湖上好漢，都喚他做金爺爺。祇因他一向在陝西，甘肅，四川一帶出沒，因此江浙一帶的人不甚知道他的底細。講到他本領，却高出白泰官以上。他在四川一帶，專伏在三峽急湍裏，身上穿着綠油衣褲，在水裏攢交攢去，

好似魚鼈一般。見有船隻在峽下停泊，他便上船去擄掠財物，從不傷人。後來他名氣愈傳愈大，長江一帶好漢來歸服他的，共有一千多人，他便在宜昌路上佔住一個山頭。有許多好漢帶了家眷在山下住家開鋪子。後來年深月久，山下慢慢的成了一座村坊。村坊上男女老小都是金爺爺的弟兄。此番他受了明朝遺臣張蒼水部下石把總的託付，打聽得康熙皇帝南巡，便到蘇州來行刺。他從金山直跟到太湖上，一擊不中，便也回山去了。後來聖旨下來嚴催各縣捕快查拿刺客，却被吳縣的捕頭打聽出這刺客的來歷，祇是不敢上宜昌去找他。恰巧皇上又派白泰官下來。白泰官自己仗着本領高強，便帶領全班捕快趕到宜昌去，打聽得那座山名叫獨龍岡，山下村坊名叫獨龍村。白泰官一班人到了宜昌，便起岸僱着大車走旱道。在路上走了兩天，纔遠遠的前面一座惡岡子，四面山頭環抱着，岡下樹木參天，陰深可怖。白泰官大車正走着，見前面也有一輛車兒，車上坐一個絕色女子，一個約十一二歲的小孩子，跨在轅上趕車，慢慢的走着。白泰官的車快，看看趕上，那車上的女子喝着小孩子道：白太爺來了，快讓路。白泰官聽了，十分詫異，看那女子又是不認識的，再看那小孩子，正跳下車來，繞過車身後面，去把輪子一端，端過一傍，讓白泰官的車子先過去。白泰官見這小小孩童，有這樣的神力，心便灰了一半。當下他也不說話，到了山岡下面，找到一家客店住下。天色已晚，大家安睡。到第二天一早起來，白泰官出去付賬時，見櫃內坐着一個女子，便是昨天坐在車上的那個女子。白泰官要試試他的本領看，把那大錢一個個嵌在櫃板木頭裏面。那女子看了，笑了一笑，看他用手在櫃臺面上輕輕一拍，那大錢一齊跳了出來。白泰官知道這村坊裏個個都是

有本領的人心又灰了許多。正躊躇的時候，祇見門外走進一個大漢來，見了白泰官，便兜頭一揖，說道：「俺小主知道白太爺到了，便打發俺來請一個人上山去。」白泰官問：「主是什麼人？」那人回說：「便是金爺爺。」白泰官到了這時候，便也不肯丟臉，便吩咐那一班捕快，在客店裏候着，他獨自一人跟那大漢上山去。那山岡子很高，那大漢連縱帶跳的上去。白泰官縱跳的本領也不弱，跳了幾跳，轉了幾個灣。那金飛已在山岡子上守候着，見了白泰官，便迎接上來，自己通過姓名。白泰官見他身後站着三五十條好漢，也上去一一招呼了。大家陪他走進屋子去。裏面院子很大，廳堂也寬闊，堂屋裏已擺下一大桌酒席。金飛當即請白泰官坐了首位，衆好漢也一齊坐了下來。看各人跟前時，都沒有筷子，祇有尖刀數柄。白泰官跟前連尖刀也沒有，滿桌的鷄鴨魚肉，不知如何吃法。停了一回，主人吩咐衆弟兄敬客。祇見各人拿尖刀挑着魚肉，向白泰官嘴裏送來。白泰官也故意要獻些本領給他們看，見尖刀送近嘴時，他忙把門牙咬住，刀尖刮的一聲，刀尖咬斷，魚肉吃下肚去；一個一個上來敬他，他從從容容的吃着，嘴上一點不受損傷。直到桌面上的尖刀一齊被他咬去，刀尖看看白泰官跟前堆着一大堆刀頭兒，大家都喝彩。接着拿上一大盤糕來，外面熱氣噴騰。白泰官拿一塊送進嘴去一咬，糕裏面裹着十多支鐵釘。白泰官不動聲色，把糕慢慢的吃完，含着「一嘴鐵釘，向牆上一噴，祇見那十多支鐵釘，一齊牢牢的釘住在牆上。金飛看了，也喝一聲好，站起身來送客。白泰官自料衆寡不敵，又見他手下人本領高強，便把一團豪氣冰銷瓦解了。走到大門口，已有一扇鐵閘門攔住。一傍趕過一個童兒來，把這閘門輕輕舉起。看那塊閘板，足有一千斤，白泰官這時越發死了心。

下得山去，不好意思去見那捕快，便一溜烟逃到別處去了。這時康熙仗着有魚壳保護，又第四次出巡江南。這一次可不比得上一次，皇上帶着御林軍士，沿路又有地方兵隊保護。皇上暗暗的打聽還有許多讀書人不服清朝，做許多誹謗朝廷的詩文，便悄悄的下一道密諭，給外省的督撫司道，叫他們四下察訪；如有誹謗本朝的文字，從速舉發，不得徇私。誰知這道密諭下得不多幾天，在浙江湖州府地方便鬧出一堆文字的大獄來。當地有一個富翁，姓莊名廷壠，他讀書不多，却好名心重，很想弄些著作，傳之後世，藏諸名山，因此他便天天捏着一枝筆，咿咿唔唔的帶唱帶寫，不知寫些什麼，偏偏肚子裏不爭氣，寫了一年半載，也寫不出什麼正經東西來。後來他忽然給他想出一條好計策來。好在他有的是錢，便拿銀錢去向那班窮讀書人收買稿件，估爲己有。後來不知在什麼地方買到一部烏程朱氏明史的稿本，他便快活非凡，湊上些崇禎朝的事實，換了自己的名字，又請當地有名的讀書人姓陸的，替他做幾篇書後，居然刻印出來。他想這洋洋大作，當年孔子作春秋，司馬作史記，也不過如此，傳在後世，怕不與春秋史記鼎足而三。誰知樂極生悲，這時各省地方官正在暗地裏查訪有誹謗本朝的著作。查到這部明史，那湖州知府便鄭重其事，親自進京去告密。那刑部尙書奏明皇上，聖旨下來，嚴密查辦。這莊廷壠消息得到得快，知道事體不了，忙服毒自盡。聖旨下來，見莊廷壠已死，便開棺戮屍；又把那時刻印的販賣的一齊捉去殺了。那做書後的查家范家陸家也得信得快，便預先聲明是莊廷壠捏名假造的，好不容易求得一個免罪，已弄得傾家蕩產。從此以後，一班讀書人都縮着頸子，不敢多寫一個字。康熙皇帝心中却十分快樂，在外

游玩多時，便啓蹕回京去。誰知京裏的太子和直郡王雍郡王又鬧出一樁大事來。欲知什麼大事，且聽下回分解。

腮骨外露，必是忘恩負義之徒；與越王勾踐之長頸烏喙，同一考語。甘鳳池可謂知幾。然天下之爲人主者，誰非忘恩負義之徒？甘鳳池亦徒知其一不知其二耳！

歐美國主，恆子身游行，鮮有暴徒截擊之事；必其德足以服天下，胸中了無恩怨，則可以坦白行之。若康熙帝者，貌爲仁慈，胸懷陰鷲！其在太湖遇刺，亦宜也。

士之好名，與賈之愛財，同爲惡德。積財誨盜，積名亦招忌。如莊廷壻者，卒以此得戮屍之禍；然究其實，彼所好者，虛名耳。清初士子，好以清談浮文相標榜。彼所謂學，會無補於當世；徒以虛名得實禍，豈不哀哉？

第三十回 鬪法術計收血滴子 換嬌兒氣死陳閣老

却說：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依舊是皇太子胤礽監國。那直郡王胤禔，雍郡王胤禛，心裏實在十分妬忌，他兩人暗地裏派兵遣將去行刺太子，也有許多次了。都因東宮保護的人多，不會遭他毒手；每一次，兩邊白送了幾條好漢的性命。胤礽心中把胤禛恨入骨髓，拿了重禮在外面請了許多有法術的道人來，在東宮作起法來，要收拾胤禛的性命。胤禛王府中搜羅的法士也不少，東宮每一次行法術，都被雍王府中的法士破了。後來太子從江西地方去請得一位鐵冠道士來。這道士有一樣法器，真正了不得。那法器又名血

滴子，是一頂鐵打成的帽子。鐵冠道人念動真言：這血滴子便飛起半空，飛到讎家去；在那讎人頭上一套，立刻把頭割下來，收在帽子裏，向空飛回去。那沒了頭的人，頸子裏也不淌一滴血出來，所以稱做血滴子。那血滴子來時，任你在千軍萬馬之中，割取人頭，悄悄的來，悄悄的去，又快又無聲息，一霎時頭不見了，叫人防不勝防。雍王打聽得這個消息，心中十分害怕，當即和幾位教師喇嘛商議。內中一位喇嘛和尚說道：那鐵冠道人除非請俺大喇嘛來，不能制服。雍王聽了，便親自到雍和宮去求着大喇嘛。那大喇嘛起初不肯，後來經雍王許他事成以後，種種利益，大喇嘛便帶了法器到雍王府中，先拿出一片貝葉來，囑咐雍王蓋在頭頂上，上面拿帽子壓住。這貝葉法力無邊，可以抵得住血滴子。大喇嘛又在雍王臥房外面收拾一間淨室，日夜在屋子裏，打坐守候。雍王原也有四位妃子，他元妃是鈕鈷祿氏，和雍王十分恩愛，如今見丈夫有難，便天天在雍王身傍陪伴着。這一天，夜靜更深，鈕鈷祿氏正和雍王並頭睡在一個枕上說話。忽然見帳門外飛進一團漆黑的東西來，在雍王頭上一碰。幸而雍王頭上的貝葉早夜不離，那法器不能傷得雍王的性命。鈕鈷祿氏在一傍看了，不禁大聲叫喊起來。外面大喇嘛聽得了，忙搶出淨室來看時，祇見那法器正從雍王臥房中飛出來。大喇嘛手快，忙脫下自己身上的袈裟來，向那法器一罩，好似網魚一般，把那法器網在袈裟裏面。這時早已驚動了合府的人，大家趕進院子來請雍王的安。雍王額上被那法器磕碰受了傷，還掙紮着起來。大喇嘛送上那血滴子去說：這是殺人唯一的利器。王爺留着，將來可以制伏天下。雍王看時，見那血滴子原是一頂鐵帽子，黑漆一團，寒光四射，看了不覺膽寒。第二天，直郡王胤禔得了

這個消息，忙趕來看望。胤禛把詳細情形說了。胤禔看看沒有人在跟前，便拉着胤禛的手到一間密室裏去悄悄說道：俺現在從蒙古請到一位喇嘛，名巴漢格隆的，他道術很高，能夠拿咒詛鎮壓人。如今我把太子的年庚八字打聽明白，寫着紙條兒，藏在草人肚子裏，一面請巴漢格隆立起法壇，念動咒語，七日七夜，那太子在東宮便發起瘋癲來，從此不省人事。到那時，他也做不成太子了，以後你我二人，無論誰做了太子，都可以商量。胤禛聽了，忽然又想到一條計策，便和胤禔如此如此說明，當時便把大喇嘛請來，悄悄的送他二千兩銀子，託他如此如此行事。過了幾天，太子看看鐵冠道人不能成功，心中不覺納悶。又過了幾天，太子覺得昏昏沉沉的害起病來；起初還是乍寒乍熱，不十分沉重，後來索興發起狂熱來，滿嘴胡說，兩眼如火，見人便打。東宮裏上上下下的人，都慌張起來。相國張英便去請了國師來替太子治病。那國師早已受了大喇嘛的賄賂，便拿兩粒阿肌酥丸給太子吃下。睡了一夜，那病勢果然減輕，祇是犯了淫病，他終日和一班妃嬪廝纏着，還是不足，見了略平頭整臉些的宮女，便用強姦污。胤禔胤禛得了這個消息，便各帶着自己的福晉到東宮去問安。誰知那太子見了他兄弟兩人，一句話也不說，祇是眼睜睜的向他嫂嫂索倫妃子和弟媳婦鈕祜祿氏看着；看到出神的時候，他伸着兩臂向鈕祜祿氏撲去。鈕祜祿氏身子靈活，躲避得快。那索倫妃子，却被太子攔腰緊緊抱住，任你如何掙紮，休想逃得脫身。胤禔看了，不覺大怒，上去用力一推，把太子推到在地，氣憤憤的拉着他妃子走出宮去。照胤禔的意思，立刻要去奏明父皇；後來還是索倫妃子勸住，說：父皇從江南回來不多幾天，且耐着這口氣，過幾天，待父皇閒暇時候，再奏明不遲。

胤禔聽了他妃子的話，暫且把這口氣忍耐着。忽然關外接連報到軍情，說俄羅斯人帶了大隊兵馬，打進蒙古地方來。康熙皇帝便下諭派都統公彭春等督兵到愛琿地方，會同薩布素兵隊直攻雅克薩，打破雅克薩城，和俄羅斯人訂約講和。日子隔得不久，又報到軍情說，蒙古噶爾丹部連合俄羅斯人造反。康熙皇帝便封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率同王子胤禔出古北口抵敵了；封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率同簡親王雅布出喜峯口抵敵。誰知噶爾丹的兵十分驍勇，他攻破了阿拉尼的蒙古兵，再攻入烏珠穆秦，直衝破恭親王的陣腳，打進多倫泊東北的烏蘭布通。虧得裕親王用砲火攻，破了噶爾丹的駝城。噶而丹兵大敗，退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地方。清兵正要長驅直入，康熙皇帝忽然在博洛城害起病來了，祇得班師回到北京。這時皇太子的病越法利害了，癩得好似瘋狗一般，見人便打，見物便毀。東宮妃子祇是日夜哭泣，也毫無方法，祇因皇帝有病，又是在外面辛苦打仗回來，是皇后的主意，暫時把這個消息瞞起來，不給皇帝知道。到了第二年，那噶爾丹又起了三萬騎兵，沿綠連河下來打破喀爾喀，打進巴顏烏蘭。這時皇帝身體已經復原，便決意御駕親征，帶領十萬大兵，分東中西三路：東路大元帥爲黑龍江將軍薩布素，西路大元帥爲大將軍費揚古，帶領陝甘強兵，從甯夏渡沙漠，沿土拉河打他的後路；皇帝獨當中路，從獨石口過多倫泊，西入沙漠，再從科布多沿綠連河右岸，過額爾德尼拖羅海山。那噶爾丹的兵隊見了皇帝的黃幄龍纛，嚇得他從拖諾山逃去。皇帝直追到塔米爾，兩軍奮勇交戰。噶爾丹又大敗。這時東路西路兩枝兵馬，也向兩傍包抄過。噶爾丹部主逼得走頭無路。康熙皇帝勸他投降，他便在營中服毒自盡。策妄把他

的屍身獻上。從此喀爾喀各地方都投降了清朝。康熙皇帝班師回京，十分快樂。這時想起太子來，也召進宮去相見。太子的師傅熊賜履，內大臣索額圖等知道包攔不住，祇得把太子送進宮去。這時皇子胤禔，胤祉，胤禛，胤禩，胤禵，胤祥，胤禔十幾個弟兄都站在一旁。太子見了父皇，也不知道請安行禮，一味的狂叫狂跳。皇帝看了十分詫異，忙問時，纔知道害病已久，無可救藥。皇帝立刻坐朝，問文武大臣如何處置太子？那大學士張英，張廷玉，貝勒隆科多，大將軍羹堯，閣老陳倌，都是和雍正一鼻孔出氣的，便紛紛奏請廢去太子。皇帝也明知道胤禔病到這地步，不能再做太子的了，便下旨廢太子為庶人，退出東宮。這事傳到各皇子耳朵裏，個個歡喜，妄想自己補陞太子。這裏有一個八阿哥胤禩，最是陰險，他滿心要謀這太子的地位，便在暗地裏化了許多銀錢，買通內大臣阿靈阿，散秩大臣鄂倫岱，尚書王鴻緒，侍郎揆敘等一班大臣。這時候却巧皇帝有聖旨下來，命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等會同滿漢大臣，共議繼立太子之事。當時內大臣阿靈阿一班人便悄悄的寫了八阿哥三個字送進宮去。皇帝在諸位皇子中最不歡喜八阿哥，况且八阿哥的品行也最壞，面貌也最不漂亮。皇帝知道這裏面有弊，便在坐朝的時候，追問這件事體。康熙皇帝聲色俱厲。滿朝文武大臣個個害怕，大學士張玉書便把阿靈阿一班大臣如何交好八阿哥，如何私立黨派，一一奏明。皇帝聽了，十分震怒，立刻下旨，把這班大臣拿下文康親王椿泰審問定罪。同時胤禔府裏請大喇嘛作法鎮壓太子的事體，也敗露了。原來是一個內監名辜鳳的告發的。那辜鳳原是東宮的太監，如今調在直郡王府中當差，從小太監嘴裏打聽出這個事體來，立刻悄悄的到大內去告變。皇帝聽了，立

刻打發內大臣帶同侍衛官，人不知鬼不覺的直衝進直郡王府中去。在後花園地中，果然發掘一個草人。那草人身上寫着太子的名字，生年八字，當胸釘一枚鐵釘，上面淋着狗血，又有五個紙剪成的鬼怪，一塊兒埋在泥裏。皇帝看了這些鐵歷的東西，氣得頓足大罵，吩咐把一千人等捉交家人府審問，又下旨革去大阿哥直郡王的爵位，便在王府中幽禁起來。合府奴僕人等都賞給十四皇子胤禔，那大喇嘛巴漢格隆驅逐他回蒙古。這一來，胤禔的病勢去得乾乾淨淨，依舊是循規蹈矩，皇帝仍舊立他做太子，仍舊住在東宮裏，仍舊把朝政交給他監國，自己却帶了一班親信大臣第六次巡幸江南去。那班皇子見胤禔依舊做了太子，心中十分妬忌，但一時也無可奈何。四皇子胤禛却依舊在暗地裏結識大臣，供養俠客。那大臣中要算大將軍年羹堯，閣老陳世倌，和他交情最厚。年陳兩位太太常常進王府去。那王妃鈕祜綠氏也和這兩位太太十分親熱，有時王妃也到年陳兩家去游玩。那年家有一位姨太太，小名小萍，長得十分美貌，性情也和順。王妃看了也十分歡喜，回來對雍郡王說了。雍王原是好色的，聽王妃說起，恨不得喚進府來一見，他見了年大將軍，便問起小萍，又說了許多羨慕的話。年大將軍却也十分慷慨，第二天一輛車子便把這小萍送進府來，送給王爺。這一來，雍王把個年大將軍感激到十二分，兩人的交情越法深厚起來。你想好好一位美人兒，年大將軍如何肯輕輕的送與別人？這裏面却有一個緣故。原來年大將軍最不歡喜的是美人兒，說他好看，不中吃的。祇因年羹堯身高長得結實，他每天非得有五個粗蠻的女人服侍他，不能安睡，因此他那班美貌佳人，祇可以作畫裏真真看的，他都不要。他府中養着十個山東村婦，輪流伺候他。

小萍雖說是他的姨太太，却嫌他不中用，因此他便慷慨慨的送給了雍正。那雍郡王得了這位美人，真寵得把他眼皮上供養，手掌上廝擎起來。這時王妃鈕祜祿氏，肚子裏有孕，王爺越法有空兒服侍這位美人了。雍正年紀也不小了，却沒有一個兒子，在鈕祜祿氏也很想生一個兒子。恰巧那陳閣老的太太，和他同時受孕，兩人見面，常說着笑話。咱倆倘然各生一個男孩兒，便不必說；倘然養下一男一女來，便給他配成夫妻。陳太太聽了這個話，忙說不敢當。咱們是草野賤種，如何當得起皇家的天神貴種？這也不過是他們女太太們說着玩罷了。誰知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當日陳太太告辭出府，王妃退進內室去，便有一個值上房的媽媽，見左右無人，忙悄悄的對妃子說道：俺王爺不是常常怨着娘娘不養一個男孩兒嗎？娘娘也爲的是自己不會養得一男半女，所以王爺在外面拈花惹草，也便不他去干預他。如今老身倒有一計：此番娘娘倘然養下一個男孩子來，自然說得嘴響，倘然養下一個女孩子，祇叫如此如此，便也不妨事了。妃子聽了他這番說話，也連連點頭稱說：好計！這且不去說他。却說雍郡王因要謀奪太子，外面養了許多英雄好漢，在朝內又結識了許多大員高官，像張廷玉、隆科多、年羹堯、張英、陳世倌，都是他的死黨。他們每日退朝回來，總聚集在雍王府裏，商量機密大事。後來陳世倌一連三天不會到王府去，把個雍正急得走頭無路。原來陳世倌官做到閣老，手握朝廷大權，諸事要和他商量。到第四天上，陳閣老纔來，雍正問他：家中有什麼要事？陳世倌笑着說道：不啻諸位說，下官虛度五十歲，膝下猶虛；前天內人分婉，託王爺的福，居然養下一個男孩兒來。因此在家料理，耽擱了此間公事。衆人聽了，都向閣老賀喜。接着又商量大事。年羹堯

說道：昨天接到邊報。噶爾丹部兵馬，已到烏朱穆秦地方；皇上意思要打發裕親王和太子帶兵去抵敵，此番太子出關，又是我們絕好的機會，切不可錯過。接着又商定了幾件大事，各自退去。雍王退進內室，那王妃鈕祜祿氏從房裏迎接出來；雍王看他捧着一個大肚子，便想起日間陳世官的話，便把陳閣老生了一個男孩兒的話對王妃說了。王妃聽了，不覺心中着急，看看自己袋着一個肚子，不知養下來是男是女。當時王妃聽了王爺的話，暗地裏向管事媽媽看了一眼，那媽媽點頭微笑。誰知隔不上三天，這位王妃也分娩了。王爺知道了，忙着人進去探問是男是女？裏面報出來說道：恭喜王爺，又添了一位小王爺。雍王聽了，十分歡喜。接着文武官員紛紛前來賀喜；到了三朝，王爺府中擺下筵宴，一連熱鬧了七天，便是那班官太太，也一齊到王妃跟前來賀喜請安。王府裏的忌諱，小孩子生下地來，不滿一月，不許和生客見面；因此那班官府太太，都不曾見得那位小王爺的面。鈕祜祿氏又怕別人靠不住，諸事都託了這個管事媽媽；那管事媽媽是一位精細的過來人，祇有他和乳母兩人住在一座院子裏，照料小孩子的冷暖哺乳等事。雖有八個宮女服侍，却祇許在房外伺候。王妃自有大夫診脈調養，天天有一班太太們來和他說話解悶兒。王妃原和陳世官太太最說得投機，如今陳太太生產在月中，不能到王府來；這位王妃每天少也要念上三遍。陳太太好容易望到滿月，陳太太又害病，不能出門；把個王妃急得沒法，自己滿月以後，便親自坐車到閣老府中去探望陳太太。又把小孩兒抱出來給王妃看。看他面貌飽滿，皮肉白淨，把個王妃樂得抱在懷裏，祇是喚寶貝。王妃又和陳太太商量，要把這小孩子抱進府去，給王爺和姬妾們見見。陳太太心中雖不願

意，但礙着王妃的面子，也祇得答應下來，把小孩子打扮一番，又喚自己的乳母抱着，坐着車，跟着王妃進府去。那乳母抱着孩子，走到內院裏，便有府中媽媽出來抱進上屋去；吩咐乳母在下屋子守候。下屋子有許多侍女嬪嬪，便趕着這乳母問長問短；又拿出酒菜來勸他吃喝，直混到天色靠晚，乳母吃得醉醺醺了，祇見那媽媽把小孩子抱出來，臉上罩着一方繡雙龍的黃綢子，乳母上來接在懷裏，一手要去揭那方綢子，那媽媽忙攔住說：小官官已經睡熟了，快抱回去罷！接着，一個侍女捧出一隻小箱子來，另外有一封銀子，說是賞乳母的。那小箱子裏，都是王爺和王妃的見面禮兒。乳母得了銀子，滿心歡喜，匆匆上車回去；到得家裏，陳太太見小孩子睡熟了，忙抱去輕輕的放在牀上；打開那小箱子來一看，陳太太不覺吃了一驚。裏面有圓眼似大的東珠十二粒，金剛石六粒，琥珀貓兒眼白玉戒指珠釧和寶石環，都是極貴重大內的寶物。最奇怪的，有一支玻璃翠的簪子和羊脂白玉簪子，珠子翡翠寶石的耳環，也有二三十副。這封見面禮兒，少說說也上百萬銀子。陳太太看了笑道：這王妃把我們哥兒當作姐兒看了！怎麼賞起簪子和耳環子來了？難道叫俺們哥兒梳着旗頭穿着耳朵不成？那乳母接着說道：虧王妃想得仔細，這簪兒環兒大概留着給俺哥兒長大起來娶媳婦用的。兩人正說着，那小孩子在牀上哇的哭醒來了。乳母忙到牀前去抱時，祇聽得他嘴裏啊啞連聲。陳太太聽了，也走過去看時，由不得連聲嚷着：奇怪！接着又哭着嚷道：俺的哥兒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聲喊，頓時哄動了闔府的人，都到上房裏來探問。這時陳世倌正在廳子屋裏會客，祇見一個僮兒慌慌張張的從裏面跑出來，也顧不得客人，氣喘吁吁的說道：太太有事，請大人進去！陳

世倌聽了，向僮兒瞪了一眼；那客人也便告辭出去。閣老送過了客，同進內室去；一邊走一邊問道：出了什麼事？值得這般慌張？欲知陳太太的孩子，究竟有什麼奇怪之處，且聽下回分解。

血滴子之名，盛矣！吾在孩提，即震於血滴子之神奇；實則血滴子亦一殺人器耳。鐵冠道人者，亦惟善用其器耳。若謂其能自由來去，殺人，不聞聲，則於物理上頗有可疑之點。

人之相殘，必起於同類；惟同類始有希幾覬覦之心。如帝皇與大臣相類也；篡帝位者，必大臣。太子與諸皇子相類也；謀太子者，必諸皇子。故善御下者，必使之名義不相類，而階級不相等，則覬覦之念絕矣。

人生有三厄：一名，一利，一美人。年大將軍不愛美人，自能擺脫不少煩惱；然彼不死於色而死於名位，人生固不能逃此厄也。

第三十一回 康熙帝揮淚廢太子 汪紳士接駕失弱女

却說陳閣老一腳踏進房門，祇見他夫人滿面淌着淚，拍着手嚷道：我好好的，一個哥兒，到王府裏去了一遭，怎麼變成姐兒了！陳世倌聽了，心中便已明白，忙搖着手說：莫聲張！一面把屋子裏的人一齊趕出去，關上房門，把乳母喚近身來，低低的盤問他。那乳母一面拭着淚，一面把如何到王府去，如何一個媽媽把哥兒抱進去，如何直到靠晚送出來，如何不許他揭那方單臉的綢子，回家來如何哥兒變了姐兒說了，祇把自己吃酒的事體瞞着。陳閣老聽了乳母這番話，心中越法雪亮，便對乳母說道：哥兒姐兒你莫管，你在俺

家中好好的乳着孩子。到王府去的事，以後不許提起一個字，倘然再有閒言閒語，俺先取了你的性命喝一聲退去！嚇得那乳母抱着那孩子，悄悄的退去。陳世倌及對他夫人說道：這明明是王妃養了一個小公主，祇因他一向瞞着王爺說養了一個小王爺；如今把俺孩子帶進宮去，趁此掉換了一個。俺們如今非但不能向王妃去要回來，並且也不能聲張；俺們若聲張出來，非但俺孩子的性命不保，便是俺一家人的性命都要不保了。好太太，千萬莫再提起了，俺們命中有子終是有子的。你既養過一個哥兒，也許養第二個哥兒呢。陳夫人吃他丈夫再三勸戒，便也明白了，從此以後，他們合家上下絕口不談此事。看到了第二個滿月，王妃纔把孩子抱出來給雍王爺見面；雍王看孩子長得白淨肥胖，又是妃子鈕祜祿氏生的，便十分寵愛，府中人都稱他四王子。看官須記着，這是陳閣老的嫡親兒子，也便是將來的高宗皇帝。這時陳世倌深怕換了的事體敗露出來，拖累自己，便一再上書，求皇帝放歸田里；聖祖挽留他不住，祇得准了他的奏，放他回去。這裏雍郡王見去了一個親信的陳世倌，心中鬱鬱不樂；虧得那鄂爾泰、張廷玉兩人，竭力幫助他。看看那許多皇子，大半收服做了雍郡王的心腹，內中祇有胤祉、胤禛、胤禩、胤禵、胤禳、胤禔、胤禛、胤禵常常自立門戶，不肯和雍郡王同走一條路。他們一面做着陰謀密秘的事體，一面又在皇帝跟前討好。皇帝便把胤祉、胤禛封做親王，胤祐、胤禩封做郡王，胤禔、胤禵、胤禳封做貝子。雍郡王知道了，越法懷恨在心。內中要算胤禩、胤禔兩人最和雍郡王作對。其實他們暗地裏謀奪太子的心思，十分兇惡；他們却不練習什麼本領，不結識什麼好漢，祇打通了幾個太監去結識那班妃嬪，天天在皇帝耳根邊說了許多太子的壞話；

後來越說越兇，竟說太子有時進宮來調戲妃嬪，甚且暗結死黨，謀弑皇上。這種兇險的話，任你是鐵石人聽了，也要動氣；況且說話的幾位妃嬪，都是皇帝十分寵愛的，他如何有不信之理。便立刻傳宗人府，意欲把太子廢了；後來還是固倫公主再三勸住說：皇上暫時耐着這口氣，這廢立太子，是一件大事，須和衆大臣鄭重商量的。第二天，却巧得到邊報，說噶爾丹都造反，十分猖獗，那車臣部、札薩克部都被他佔據，紛紛打發人進京來告急。皇上得了這個消息，立刻坐朝，和幾位大臣商議。一連發下幾道聖旨：第一道，封裕親王全福爲撫遠大將軍，皇長子胤禔爲撫遠副將軍，帶領五萬人馬出北古口；第二道，封恭親王常甯爲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和信郡王鄂禮都封副將軍，帶領五萬人馬出喜峯口；第三道，又命內大臣舅舅佟國綱、佟國維、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蘇弼喇克遲、彰春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楊岱、前鋒統領班達爾、沙邁圖都隨營參贊軍務。十萬大兵，浩浩蕩蕩，殺奔關外來。誰知這一場戰事，從第一年的秋天出兵，直到第二年的夏天，還不能把噶爾丹打退；皇帝心中十分焦急，便派了康親王傑書去換回恭親王來，自己又帶了御林兵馬，親到博洛河地方去督戰，一面命太子胤初留守在京裏監國。誰知皇帝一到關外，那告太子罪惡的狀紙和雪片也似飛來；有的告他欺凌宗室，有的告他擾害百姓，有的告他擅劫貢物，有的告他擾亂宮庭，有的告他謀弑父皇。聖祖看了，舊恨重提，心中說不出的惱恨，立刻下一道聖旨，叫人進京去把太子提出關外來。不多幾天，那胤初到了行營，進帳來跪在父皇跟前，皇帝看他說話瘋癲，癲癲心中越發氣憤，颯的拔出一柄佩刀來，向太子斬去。虧得舅舅佟國維在一傍攔住，皇帝拍案大罵：一邊罵，

一邊自己淌下眼淚來。說太子胡行妄爲，自己早已知道，祇因看在他母親面上，忍氣二十年；到如今他罪惡愈深，結黨營私，侮辱大臣，生性兇惡，謀害骨肉，甚且擾亂宮庭，謀弑朕躬。這樣狂妄悖逆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皇帝罵到傷心的時候，一口痰向胸口一湧，不覺暈倒在地。待清醒過來，看太子還直挺挺的跪在地下；皇帝氣憤極了，上前去親自動手，在太子的臉上打了兩手掌，喝一聲：滾下去！第二天，聖旨下來，把太子廢去，把兵權交給康親王，擺駕回京去；一面把太子幽囚起來，一面召集許多大臣，商量改立太子的事體。那班大臣受了諸位皇子的好處，各人幫着自己的主人；那時八皇子胤禛，私地裏送了許多金珠給國舅佟國維，和大學士馬齊；便暗暗指使內大臣阿靈阿，散秩大臣鄂倫岱，尙書王鴻緒，侍郎揆敘，還有巴澤一班人，上奏章說八阿哥可以繼立。皇帝看看奏章，不由得大怒起來。說八阿哥少不更事，況從前有謀害太子的嫌疑，他母家又出身微賤，如何可立爲太子？一面派人秘密查問，果然查出胤禛私通大臣的事蹟來。第二天，皇帝上殿，厲聲喝問巴澤，胤禛嚇得渾身抖動，爬在地下，把佟國維和馬齊兩人如何指使他們保奏八阿哥的情形，一一奏聞。天顏震怒，立刻把那班官員革了職，又革去了胤禛親王的爵位。佟國維祇因他是國舅，便當面訓斥了幾句，驅逐出京，永遠不許進宮；大學士馬齊，離間骨肉，罪情較重，下旨交刑部斬首。後來由滿朝文武代求恩免，聖旨下來，着革去功名，交胤禛嚴行管束。自從此番雷厲風行以後，滿朝官員，都絕口不敢說立太子的事；便是聖祖自己，也不再立太子。後來還是皇后覲着皇帝，略略平了氣，便勸着說道：簡立儲君，是國家的一件大事；如今陛下皇子衆多，不得不預立太子，免得將來的變亂。皇帝聽

聽皇后的話，倒也說得不錯；便和皇后商量，究竟立誰妥當？皇后說：皇十四子胤禔，生性慈厚，堪爲儲君。這句話，却深合聖祖的意思；但是皇十四子年紀尚小，這時倘然把聖旨宣佈出去，又怕太子被人謀害。聖祖想到這裏，便想起鄂爾泰、張廷玉兩個人來；皇后也說這兩人是朝廷的忠臣，可以信託。當下立刻把鄂爾泰、兩位大臣宣召進宮來，商量立十四皇子爲太子的事體。那鄂爾泰便想出一個主意來，說：請陛下親筆寫下傳位的詔書，悄悄的去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額的後面；待陛下萬年之後，由顧命大臣把詔書取下來宣讀，那時諸位皇子，見是陛下的親筆，也沒話可說了。聖祖聽了，連稱妙。便又想起國舅隆科多來，立刻把他召進宮來。一面由聖祖親自寫下詔書道：

胤初染有狂疾，早經廢黜，難承大寶。朕晏駕後，傳位十四皇子爾隆科多，身爲元舅，鄂爾泰、張廷玉受朕特達之知，可合心輔助嗣皇帝，以臻上理。勿得辜恩溺職，有負朕意。欽此。

這三位大臣受了皇帝的顧命，便把詔書捧去，悄悄的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額後面；又悄悄的退出宮來，各自散去。自從聖祖行了這個預藏遺詔法子以後，歷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七朝，都沿用這個法子。這是後話，且不去說他。如今再說國舅隆科多，回到府中，便有雍郡王打發來的內監，候在府中；隆科多見了，彼此會意，便暗暗的對那內監祇說了今夜三更四個字，內監同府，把話回稟過。到三更時候，隆科多便悄悄的從後門出去，趑進雍王府的後門，到了一間密室裏，祇見大學士張廷玉、將軍鄂爾泰都在那裏。還有幾位國師，和一班劍客，停了一面，雍王走進密室來，大家便低聲悄悄的商量了一回，直到天明，大

家吃過燕窩粥，纔散出來。隆科多鄂爾泰張廷玉三人依舊上朝去。聖祖陸殿，便不知昨日一般厲聲厲色了。兵部尚書出班奏稱：康親王八百里文武告捷，說噶爾丹部主兵敗大積山，連夜逃至剛阿腦爾，如今已把噶爾丹全部收服，部主親到清兵營中來納款投降，康親王不日班師回京。聖祖得了這個消息，越法歡喜，吩咐傳旨嘉獎；一面預備得勝酒筵，祇待康親王進京，親自犒勞。不多幾天，康親王帶領大兵凱旋，聖祖真的擺動御駕，出城迎接；十萬大軍，見了皇上，齊呼萬歲。聖祖在馬上賞過酒，帶隊進城。第二天，康親王帶了一班從征大員上朝謝恩，皇上又在崇政殿賜宴；一面又下聖旨，陞各人的官級，又賞康親王紫禁城騎馬。這時四境平安，聖祖又舉行第六次南巡；內大臣早行文江南各省，沿途接駕。聖祖五次南巡，都到蘇州遊玩。蘇州地方，有一位首富的紳士，姓汪，名琬，皇上每次駕到，都是這位汪紳士率領合城士大夫出城接駕。汪琬家裏，又蓋得好大園林，名叫獅子林，是江南地方有名的。在聖祖第一次南巡的時候，是康熙二十三年，曾經在獅子林駐蹕；聖祖和汪琬十分要好，臨走的時候，賞他御筆手卷一軸。直傳到汪琬兒子手裏，十分寶貴。汪琬的兒子名叫汪源，這時年紀祇八歲，他父親接駕時候的情形，他都看在肚子裏；家裏曾經御用過的器物 and 戶屋，都封鎖起來。直到聖祖第六次南巡，已隔了二十多年。京中公文行到蘇州，蘇州紳士又忙亂起來；蘇州巡撫天天和地方上紳士商量接駕的事體。那班紳士聽說要見皇上，個個嚇得捏一把汗；內中雖有幾個從前接過駕的，却個個都是年老昏聩，不能辦事。留下幾個後輩子弟，誰見過這陣仗兒，誰也不肯擔任接駕的事體。後來蘇州巡撫出的主意，仍舊公推汪家承辦接駕的差使；汪家花園又大

家裏又有錢，那御用的器具，也是現成的。當下汪源見衆口一詞，便也不推託，把這大事擔任下來。汪家有兩位小姐，大的名蓮，小的名蓉，都出落得一雙玉人似的，美蓉面，楊柳腰，樊素口，小蠻腰。凡是從古來美人的態度，名媛的風韻，他姊妹兩人都佔盡了。姊姊十七歲，妹妹十六歲，真是荳蔻年華，洛神風度。合個蘇州城，上中下三等，人都知道汪家美人是天上少，地下無的。有多少宦家貴族，都來向汪家求婚；汪源不捨得把女兒年紀輕輕遣嫁出去，便一律回絕。他姊妹兩人原住在園裏的，如今預備皇帝駐蹕，便把他姊妹搬出園來，住在內院裏。看看到了二月初一日，忽然有兩個內監，送皇帝的密諭到蘇州來，直闖進撫台衙門去；蘇州撫台，一面招呼兩個太監，打開密諭來看，說聖駕已到鎮江，着蘇州官紳趕到鎮江去迎接。那兩個太監還說：皇上聖旨，着咱家到蘇州來尋訪一百個良家婦女帶去伺候。如今限貴部院三天工夫，務必要把這一百個婦女選齊，由咱家帶去。撫臺聽了這個話，雖不成體統，却也不能駁回；連夜召集了許多當地紳士，商議這件事。內中有一位紳士，說道：「這事容易得很，俺蘇州地方，儘多娼家；如今選一百個略平頭蓋臉的妓女送去，便得了。」撫臺聽了這個話，連聲稱妙，便發落首府，凡是城中官娼私娼，一齊搜捉進撫臺衙門去，由撫臺親自挑選了一百個，先交給太監送去。這裏撫臺帶領合城文武官員，和合境紳士，趕到鎮江去接駕；隔了幾天，皇帝坐着船，到泔墅關上岸，十六個太監抬着一乘龍轎，直到汪紳士花園裏駐蹕。那汪源見天子光降，頓覺十分榮耀，終日在花園門外伺候着。皇帝在花園裏，天天和這班妓女調笑無閒，長枕大被，晝夜行樂。撫臺帶着藩臺臬臺道府等官，在汪家門外站班；太監把守住大門，不放他門進去。後來

各官湊集了十萬銀子，孝敬太監，纔肯替他去通報。皇帝一一傳見，最後傳見汪源，兩人長談到二更時分，纔退出來。從此皇帝天天傳汪源進園去談天，汪源也備了許多好玩的好吃的去孝敬皇帝。因此皇帝和汪源十分知己。皇帝說道：古時有天子而友布衣的，如今朕和卿也結個異姓兄弟如何？汪源聽了，嚇得他忙爬在地下磕着頭，連稱微臣不敢受命。皇帝親自去扶他起來，又吩咐：請出天人小姐來，俺們見一面兒，認個通家。汪源如何敢違背聖旨，忙進去叫他夫人方氏女兒汪蓮，汪蓮打扮齊整，進園去見駕。皇帝見了這兩個美人，不由得連連稱贊，吩咐擺下酒席，皇帝親自陪他母女三人吃酒，直吃到燈昏月上，還不見他母女出園來。把個汪源急得走頭無路，祇是在花園外面探頭兒，好不容易盼得他天人方氏出園來，問兩個女兒時，方氏嘆了一口氣，說：皇上留在屋子裏了！汪源聽了，祇是跺腳，但也無可奈何了。一連三天，皇帝也不傳見，到了第四天上，太監忽然傳出話來，說：皇上要回京了。於是蘇州地方的文武大員，又忙碌起來，紛紛預備程儀，送各太監，又備着十六號官船，送皇帝下船。汪源也在後面送着，眼看着他兩個女兒送下船去，一聲鑼響，扯起龍旗，解纜去了。汪源送過了望駕，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便有許多親友來向他賀喜，說他轉眼要做國文了。到了第三天，忽然撫院裏打發一個武巡捕來，說：大人今天接到一件緊要公文，請老爺快進衙門商量去。汪源聽了他的話，一時裏摸不着頭腦，便立刻坐轎上院去，祇見那位撫臺和許多官員紳士們，坐在一間屋子裏發怔，案上擱着一張公文。他們見汪源來了，拿公文給他看，原來這是淮安府送來的公文，上面說聖駕於二月十四日過淮安，算計起來，二十六日可以到蘇州。原來從前來的是假

皇帝，如今纔是真正的康熙皇帝呢。別人看了這公文猶可獨有汪紳士看了這張公文，不住的蹀着脚，嘴裏連說：糟糕糟糕！苦了我這兩個女孩兒呢！說着，不由得吊下淚來；當時衆官員紛紛勸慰，說這個大膽的假皇帝，俺們多派幾個幹役，四處悄悄的去察訪，總要拿住他，辦他一個死罪，那時你兩位千金也可以合浦還珠了。撫臺接着說道：如今這件事，俺們都耽干係；諸位仁兄，切莫在外面流露半個字，倘然給當今知道，俺們還要活命嗎？一句話，說得衆人啞口無言，各自散去，依舊去預備他接駕的事。二月二十六日，聖駕臨幸虎邱；三十日，游鄧尉山。聖恩寺的老和尚際志，是當年接過駕的，如今七十三歲了，白髯飄拂，跪在山門口接駕。皇上命太監賞老和尚人參二斤，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糖果很多。聖祖伸手去摸着際志和尚的鬚髯，說道：和尚老了！三月十二，到無錫惠山，駐蹕在寄暢園。園中有一株大樟樹，樹身有三人合抱的粗，聖祖常在樹下閒步着。後來回京去，還常常寫信去問：樟樹無恙耶？這時有一位紳士，名叫查慎行，他做一首詩寄呈皇帝，說樹身平安。那首詩道：

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

聖祖自從在惠山見了際志老和尚以後，回到京裏，心中常常記念；後來聖祖年紀到了六十九歲，那際志和尚已是八十八歲，還是十分康健。皇帝便打發內官到無錫去把他接進京來，舉行千叟宴。什麼叫做千叟宴？是搜集六十五歲以上的滿漢臣民，共有一千個老頭兒，用暖轎抬進弘德殿去賞宴。一連吃了三天，都請際志和尚做主席，另外備一桌素酒，賞際志和尚。康熙皇帝也坐在上面陪席。一時歡笑暢飲，許多老

頭兒都忘了君臣之份；三天散席，皇帝又各賞字畫一幅，送回家去。這一年，聖祖分外高興；在正月到二月的時候，巡幸畿甸；四月到九月的時候，巡幸熱河；十月幸南苑，舉行圍獵，皇帝親自跑馬射鹿，十分勇武。到十一月，有一天，忽然害起病來，十分沉重；聖祖便吩咐從南園移駕到暢春園的離宮裏去養病。欲知康熙皇帝性命如何，再聽下回下解。

兩姓易子，不獨帝室爲然；卽閹閱之家，亦所不免。此無他，宗法之念太深也。然既重宗法，易子而撫之，顧不慮其擾亂宗法耶？吾於王妃之私易陳氏子，竊嘆其愚爲不可及也。

康熙明知太子之賢，而以痼病，不得不廢，宜其揮淚也。然太子無罪，諸皇子亦無罪；人誰無進取之念？諸皇子之謀太子，亦進取之念迫之也。所以至此者，亦康熙帝縱慾多子自身之罪也。一世帝皇，每束手於骨肉之間，可嘆！

從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誠可憐可鄙之心理，試問今日趨炎附勢之徒，有幾人非仗仗裙帶者？彼汪源齷齪物，甘以生女愛妻雙手獻與匪類，供其淫樂者，亦攀龍附鳳之一念致之。卽此一念，殺有餘辜！

第三十二回

改遺詔雍正登位

好美色胤禛喪命

却說：康熙皇帝在暢春園養病，這個消息轉到雍郡王胤禛耳中，他便趕先到暢春園去叩請聖安；無奈這時皇帝病勢十分利害，心中又十分煩躁，不願見家人骨肉。胤禛請過聖安以後，祇得退出房外，在隔室悄

悄悄打探消息。這時在皇帝跟前的，除幾個親近內監和宮女以外，祇有國舅隆科多，將軍鄂爾泰，大學士張廷玉，三位大臣，終日陪着幾位御醫，料理方藥。這三位大臣，原和雍正打成一片的，自不必說；便是那太監宮女，平日也得了雍正的好處，凡是皇帝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悄悄的去報告雍正知道。內中有一位宮女，原是貴位領的女兒，進宮來已有四年，因他長得美麗，性情也十分伶俐，便把他派在暢春園裏，專候臨幸。時候皇帝皇后的，他如今見雍正相貌十分威武，知道他將來有發達之日，便覷空溜到隔房去，陪些小心，凡是茶水飲食有不周不備的地方，都是他在暗中料理。雍正這時獨居寂寞，得了這個知己，自然十分歡喜，覷人不防備的時候，他兩人居然結了私情。雍正答應他，倘然一朝登了皇位，便封他做貴妃；那宮女心中越法感激，從此格外忠心。這時雍正和隆科多，已商量過，假造皇帝的旨意，說病中怕煩，所有家人骨肉，一概不許進園，可憐那些妃嬪郡王公主親貴，一齊都擋住在園門外，便是皇后也祇得在園門口叩問聖安，一任雍正，在園裏弄神弄鬼。看看那皇帝病勢，一天重似一天，那些御醫看了，也是縮手無策，祇是天天灌下人參湯去，苟延殘喘。看到十一月底，天氣十分寒冷，皇帝睡在御牀上，喘氣十分急迫，他自己知道不中用了，忙吩咐隆科多，把十四皇子召來。那隆科多早已和雍正預定下計策，奉了皇帝命令，出來把雍正喚進屋去。看皇帝時，早已進氣少，出氣多。這裏隆科多走出園來，見園門外擠了許多皇子妃嬪，他便故意大聲喊道：「皇上有旨，諸皇子到園，不必進內，單召四皇子見駕。」說罷，喚親隨的拉過自己的馬來，嘴裏說找四皇子去，快馬加鞭的去了。你道他真的去找尋四皇子麼？祇見他飛也似的跑進宮門，走到正

大光明殿上，命心腹太監，悄悄的從匾額後面，拿出那康熙皇帝的遺詔來；現成的筆墨，他便提起筆來，把詔書上寫着的傳位十四皇子一句，改做傳位于四皇子。改好以後，依舊藏在原處，悄悄的出了宮門，又飛也似的回到暢春園去。這時康熙皇帝氣厥過去幾回，到傍晚時候，纔慢慢的清醒過來；睜眼一看，見牀前有一個人跪着，雙手高高的捧着一杯參湯，口中連連喚着父皇。康熙皇帝模模糊糊，認做是十四皇子，便伸手過去摸他的臉；那雍正趁此機會，爬上牀去，皇帝睜着眼端詳了半天，纔認出並不是十四皇子，乃是四皇子胤禛，不由他心頭一氣，祇喊得一聲：「你好！」一口氣轉不過來，便死過去了。胤禛看了，假裝做十分悲哀，嚎啕大哭起來；外面太監一聽得裏面哭聲，忙搶進來，手忙腳亂，替皇帝沐浴更衣。這裏隆科多進來，把雍郡王扶了出去。雍郡王悄悄的問道：「大事成功了嗎？」那隆科多祇是點點頭，不作聲兒。停了一回，圍門外的諸王妃嬪，聽說皇帝駕崩，便一擁進來。這時除胤禛病着，胤禔胤禩監禁着，胤禵出征在外；所有三皇子胤祉，七皇子胤祐，九皇子胤禔，十皇子胤祜，十二皇子胤禔，十三皇子胤祥，此外還有胤祺，胤祉，胤禔，胤祿，胤禮，胤禧，胤禕，胤祜，胤祕，共十六個皇子和三宮六院的妃嬪，趕到御牀前，爬在地下，放聲舉哀。哭了多時，隆科多上來勸住，說道：「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不可一日無主；如今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本大臣受先帝寄託之重，請諸位郡王快到正大光明殿去聽本大臣宣讀遺詔。諸位皇子聽說父皇有遺詔，個個心中疑惑，不知道是誰繼承皇位。內中胤禔胤祜，尤其着急，祇怕這個皇位被別人得去，因此急急的趕到正大光明殿去候旨。停了一回，那滿朝文武都已到齊，階下三千名御林軍，排得密密層層，大家靜悄悄的候着；祇

見那隆科多鄂爾泰張廷玉三人走上殿去，殿上設着香案，三人望空行過了禮，便從匾額後面請出遺詔來。隆科多站在當殿，高聲宣讀，讀到傳位于四皇子一句，階下頓時起了一片喧鬧聲，值殿大臣上來喝住，纔把那遺詔讀完。這時四皇子胤禛，也一塊兒跪在階下聽旨；這時便有全班侍衛下來，把胤禛迎上殿去，老實不客氣，把皇帝的冠服全副披掛起來，擁上寶座，殿下御林軍三呼萬歲，那文武百官，一個個上來朝見禮畢，新皇帝率領諸位郡王親王貝子大臣等，再回到暢春園去，設靈叩奠，遵制成服。第二日，把先皇遺體，奉定在大內白虎殿，棺殮供靈。新皇帝下聖旨，改年號爲雍正元年；這位雍正皇帝，便是在清史中著名辣手狠心的世宗。當時他跪在地下，聽讀遺詔的時候，誰在下面喧鬧，他都暗暗的看；到了一旦登位，他第一道聖旨，便革去胤禩胤禛的爵位，說他擾亂朝堂，犯了大不敬的罪，立刻把這兩個人捉住，送交宗人府嚴刑審問。那胤禩熬刑不過，祇得招認了。說如何和胤禛兩人在外面結黨營私，謀害胤禔；後來見胤禔得了瘋病，幽囚在宮裏，便知道他是不中用了，因此日夜想法要謀害胤禛。無奈胤禛手下養着許多好漢，非但不能傷他分毫，而且眼看着他得了皇位；因此心中氣憤不過，當時禁不住在朝堂上喧鬧起來。宗人府錄了口供，奏明雍正皇帝，皇帝吩咐從牢監裏把胤禩提出來審問。胤禩見胤禛都招認了，便也無可抵賴；當時即直認不諱，祇求皇帝開恩，饒他性命。聖旨下來，把胤禩胤禛兩人打入宗人府監獄裏。稱胤禩爲阿其那，阿其那是豬的意思；稱胤禛爲塞思黑，塞思黑是狗的意思。第二天，又提胤禛出來審問。這胤禛却不是尋常郡王可比，他是少林寺的嫡派弟子，學得通身本領，能飛簷走壁，銅拳鐵臂，等閒三五十人，近不得

他的身。雍正皇帝做郡王的時候，也曾吃過他的虧；常常被他打倒在地。雍正皇帝見了他害怕，遠遠見胤禩走來，便躲避開去，因此含恨在心。如今登了帝位，便要報這個仇恨。胤禩這時被宗人府捉來，到得審問的時候，他給你一個老不開口。那府尹惱了，吩咐用刑；祇見他大笑一聲，一縱身飛上瓦，去得無影無踪。那府尹忙去奏明皇帝，皇帝也奈何他不得；忙去把喇嘛請來，要喇嘛用法術去殺死他。喇嘛搖著頭說道：要處死他，很不容易。他身邊常常帶着達賴第一世的金符，等閒符咒，近不得他的身。皇帝問他：這金符可以奪下來嗎？喇嘛說道：平常時候不能下手，祇有候着他，和女人親近的時候，方可下手奪取他的金符。雍正皇帝把喇嘛的話記在肚子裏，吩咐心腹太監去設計擺佈胤禩。那胤禩自從逃出宗人府來，越法狂妄不羈；他最愛吃酒，京城裏大小酒鋪子，都有他的腳跡；他穿着平常人的衣服，有誰知道他是皇子。他每到一處酒家，便拉着店小二同吃。東華門外有一家太白樓酒店，釀得好三月白；那店小二名余三人，又生得和氣，胤禩和他最說得上。因此常在太白樓走動。吃到酒酣耳熱的時候，便拉着余三坐下對酌，談些市言村語；那余三又是大酒量，兩人吃到夜深更靜，也不覺醉。近來胤禩心中不快，越法借杯酒以澆塊壘，便常帶到太白樓來；每來，余三便陪着談些花街柳巷的故事，陌上桑間的豔聞。那風流事務，胤禩原是不善長的，祇因這時他胸中萬分氣憤，拿他來解愁銷悶，也未爲不可。誰知今天聽，明天聽，把胤禩這個心打活了，越聽越聽出滋味來；那余三又說些風流家數，花柳秘訣，把個胤禩說得心癢難搔。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那酒爐半邊，忽然出現一個嬌滴滴的女孩兒來；祇見他斜鞦香肩，低垂粉頸坐着。有時向胤禩溜過一眼。

來頓覺魂靈兒被他勾攝了去。胤祿看了，不覺拍案喝好。祇因滿屋子酒客坐着，不便向他勾搭。看看那酒客一個個都走完了，在酒闌燈灺的時候，看看那女孩兒的粉腮，嬌滴滴越顯紅白。胤祿看了，忍不住喚了一聲美人兒。那女孩兒抿着櫻桃小嘴，嚶嚶一笑，轉過臉兒去，看着別處。這情形被余三看見了，便哈哈大笑道：相如買酒，卓女當爐；俺家三妹子今天得貴人賞識，也是他三生之幸。說着，便向那女孩兒招手兒說道：三妹子過來陪爺吃一杯何妨。那女孩兒聽了，便笑吟吟的走過來，在胤祿肩下坐着，低着頭，祇是不作一聲兒。胤祿看時，長眉侵鬢，星眼微斜，不覺伸手去握着他的纖指，一手送過一杯酒去。那女孩兒含羞帶笑的，便在胤祿手中吃乾了一杯。胤祿連連的讓着妙。一抬頭，見那店小二余三早已避開了。他兩人便唧唧噥噥的說笑起來了。談到夜靜更深，那女孩兒便悄悄的伸手過去，把胤祿的衣角兒一搯，站起身來，便走。胤祿也不覺身子虛飄飄的跟着他，走到一間繡房裏，羅帳寶鏡，照眼銷魂。那女孩兒服侍他寬衣睡下，自己也卸粧解佩，攢進繡衾去，和胤祿並頭睡倒。胤祿睡在枕上，祇覺得一陣一陣甜香送進鼻孔來。他到了這時，便忍不住轉過身來，對女孩兒微微一笑。正在得趣的時候，忽聽得豁啞啞一聲，一個大漢跳進屋子來，伸手在衣架上先奪了胤祿衣襟上佩着的金符，一轉身，手中執着明晃晃的鋼刀，向牀上撲來。胤祿忙把懷中的女孩兒推開，喝一聲疾！祇見他口中飛出許多金蛇來，直衝那大漢。這時窗外又跳進來四五個壯士，各各手擎寶劍，圍住這繡牀奮力攻打。無奈他口中金蛇來得利害，那刀劍碰着金蛇，便毫無用處。那大漢鬪了半天，見不能取勝，便打一聲唿哨，帶着一班壯士，跳出窗子去逃走了。回到宮裏，回奏雍正皇

帝；皇帝聽了，十分詫異，忙問國師時，那國師說道：這是婆羅門的靈蛇陣，陛下放心，凡學這靈蛇陣的，必須對天立誓，不貪人間富貴。想來這胤禛決沒有叛逆的意思了，雍正皇帝聽了國師的說話，將信將疑；後來到底趁胤禛害病沒有氣力的時候，把他捉來，關在牢監裏，用毒劍殺死。那胤禛和力士還奮鬪了三天，連殺了三個劍客，方死呢。雍正皇帝拔去這幾個眼中釘，心中纔覺爽快。誰知隔了不多幾天，又有邊關報到，說青海的羅卜藏丹津，引誘大喇嘛察罕諾們，覲看世宗新接皇位宮庭多故的時候，便乘機造反。先派人去勸額爾德尼郡王察罕丹津親王兩人一同舉兵殺進關去，誰知他兩人都不聽從，便惱了羅卜藏丹津，調動兵馬，先把一位郡王一位親王趕進關來。那親王和郡王被他逼得走頭無路，便動文書進京來告急。雍正皇帝看了文書，心下正在躊躇，忽內侍進來報說國舅隆科多求見。皇帝連說請進。兩人見了面，皇帝說道：舅舅來得正好。說着，便拿邊關的告急文書遞給他看；那隆科多看了，便說道：臣也爲此事而來。陛下不是常常說起那年羹堯擁戴之功不會報麼？又不是說那胤禛屢經戰征，深得軍心，是可怕麼？還有陛下做郡王的時候，招納了許多好漢，養在府裏；如今大功已成，他們都仗着自己是有功的人，在京城裏橫行不法，實在不成事體。如今却巧邊關上出了事體，陛下不如下一道諭旨，派胤禛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做副將軍，從前陛下招納的英雄好漢，都一齊封他做了武官，由年羹堯帶他們到邊去，免得留在京城裏惹是生非。雍正聽了，說道：計雖是好計，但是老年辛苦了一場，叫他做一個副將軍，怕委屈他罷？再者，那胤禛給他做了大將軍，怕越法不能制伏他呢。況且那班英雄好漢，怕也不能永遠叫他住在青海地方，他日

同京來，依舊是個不了。隆科多聽了皇帝的話，笑說道：陛下莫愁，臣自有作用在裏面。接着又低低的把裏面的深意說了。雍正皇帝聽了，不覺拍案叫絕。第二天坐朝，便把拜胤禔爲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爲副將軍的聖旨發了；一面又叫鄂爾泰袖着密諭，去見年羹堯，吩咐他如此如此。年羹堯受了密諭，連日搜集那班江湖好漢，保舉他做副將，做參贊，做都統，都司，千總，把總的。那班好漢，一旦做了官，便十分歡喜，看看調齊了八萬大兵，皇帝吩咐副將軍帶領兵馬先行啓程。拔隊那一天，天子親自出郊送行；在路上，足有三個月行程，到了四川邊疆地方，會合了四川的副將岳鍾琪手下四萬兵馬，浩浩蕩蕩，殺向青海去。這裏雍正皇帝待年羹堯去了兩個月，纔放胤禔出京，掛了大將軍帥印，帶着一百個親兵，輕裝減從的趕着路；到了四川成都省城，打聽得年羹堯已帶兵殺出關去了，胤禔心中疑訝，怎麼副將軍不待大將軍的軍令，輕自出兵？正氣悶的時候，忽然有廷寄送到。胤禔忙擺設香案，接受聖旨；一位太監宣讀道：撫遠大將軍胤禔，着即免戰；所有印綬，交年羹堯接收。着授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爲參贊。胤禔纔聽罷聖旨，回過頭來一看，那年羹堯也加自己並肩跪着接旨。到這時，胤禔心中纔明白皇帝是調虎離山之計；如今他自己的軍隊又不跟在跟前，手中又失了兵權，便也無可奈何，撩着一肚子氣，把印信交出，拂袖而去。祇因他這時無權無勢，他的行踪，也便沒有人去查問他。如今在下暫丟下此處不說，祇說廣東省城珠市上有一家買賣行，主人姓梁，連年買賣不佳，虧折已盡。店主人和夥計們，終日愁眉不展，坐在店堂裏發怔。看看已到年關，債戶四逼；這姓梁的無法可想，吩咐小夥計到江邊照財神去。原來這是廣東商家的風俗，倘有營業不振，

便在江邊樹一株旗杆，杆頭掛一盞紅燈，名叫照財神。這家買賣行却巧開設在江邊。誰知紅燈纔掛上，忽然有一隻大貨船，駛近店門口停下；船上跳下一個大鼻子家人來，操着北京話，問行主人在嗎？姓梁的忙出去招呼，那家人領他到船上，祇見一個中年男子，氣象魁梧，舉動闊綽，他自己說姓金，此次販賣許多北貨茶果，特到廣州來銷售。祇因找不到熟悉的行家，祇見他家門口掛着紅燈，特來拜託。那姓梁的看他船中貨如山積，沒有三五十萬銀子，休想買得到手；但是這時廣東正缺少北貨，倘能把這一船貨買下，定可大大的發一筆財。祇恨自己手頭沒有銀錢，心中便萬分焦急。那男子看出了店主人的心事，說道：你倘沒有本錢，也不要緊，我船中有四十萬銀子的貨物，暫時寄存在你店中，託你慢慢的銷售；現在我並不要你分文，待到明年這時候，我再來和你結賬。那店主人聽了他的話，十分歡喜，連連對他作揖道謝；一面備辦極豐富的酒席款待這客人，一面僱了許多夫役，把船上的貨物，統統搬進店去。那客人吃過了酒飯，說一聲切擾，便上船去了。這姓梁的在店中，替他經營貨物，不上半年工夫，那許多貨物，都已銷去了，整整的賺了十萬銀子；店主人去存在錢鋪子裏生利，祇待那客人到來結賬。看看又到年底，姓梁的便打掃店堂，預備筵席，自己穿着袍褂恭候着；到夜裏，那客人果然來了，十隻大船，一字兒停泊在這買賣行門口，船主都滿戴着南北貨物，和參桂藥品。那客人走上岸來，一見了主人，便拉着手笑盈盈的說道：此番夠你忙了！我船上有四百多萬銀子的貨物，你快快想法子起岸罷。那店主人一面招呼客人吃酒，一面招集了合城的買賣行主人，商量堆積貨物的事體。頓時僱用了五七百個夫役，搬運貨物；那許之聲，滿街都聽得。搬完了

貨物，姓梁的纔進來陪着客人吃酒。酒醉飯飽，主人捧出賬簿來，正要結賬，那客人把賬簿推開，說道：你決不有錯，俺們慢慢的算罷。說着站起身來便告辭去了。臨走的時候說道：此去以三年爲限，到那時我自能來和你算賬，現在不必急急。說着跳上船頭，解纜去了。這姓梁的自從那客人去後，着意經營，居然十分發達；不上三年工夫，那十船貨物，早已銷完。姓梁的天天候着，到了大除夕這一天，那客人果然來了一見了主人，便說恭喜。主人一面招待酒食，一面告訴他那宗貨銀連本搭利已在六百萬以上，分存在廣州各錢莊家，如何處置，悉聽大爺吩咐。那客人聽了，便說道：提出一半貨銀，劃付漢口德裕錢莊。其餘的一半，且存在廣州再說。主人聽了客人的吩咐，便連夜到各錢莊去匯劃銀子。看到了正月初五，那客人孑然一身，祇帶一個家人，住在姓梁的買賣行裏。姓梁的雖是天天好酒好菜看待他，但他總覺得寂寞無聊。要知這客人到底是什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富家子惟恐其不多，多則亂生帝皇家何獨不然？直至易簣之時，目擊骨肉殘殺，始悔當初縱淫之非。其心中之自訟，尤甚於死。嗚呼！帝皇！人生等朝露，亦何苦乃爾？

惟女子爲最可畏：彼巧笑美盼，均有所謀；不必脂粉迷魂，白刃加頸時，始令人驚魂驚魄也。寄語男兒，家家牀頭有一白刃在，勿徒迷其色而忘其陰謀。胤祿練得一身神技，而卒不能逃此關，其可畏爲何如也？

行賈亦丈夫壘落事也；彼身爲皇子者，亦徒迷於富貴而自投羅網。不然，載得西子，逍遙五湖，作陶朱

清宮十三朝演義 第三十二回

公，神仙不啻矣。於皇子乎何有？

3



150051

150051